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

战国策故事选读



上海古籍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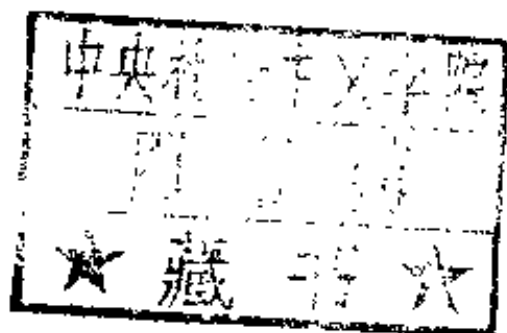
1242.1/4 57510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

战国策故事选译

ZHAIGUNCE GUSHI XUANYI

刘耀林 选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

插图 王亦秋

D465/22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

战国策故事选译

刘耀林 选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6.125 字数 105,000

1982年3月第1版 1982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01—105,500

统一书号：10186·324 定价：(五)0.44元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

出版说明

我国具有灿烂的文化传统。在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迅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中，为了批判继承我国古代优秀的文学遗产，给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提供有益的借鉴，我社编辑出版这套《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

这是一套普及性的读物。遵照党的“百花齐放”、“古为今用”的方针，选录历代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优秀作品，包括诗、词、散文、小说、戏曲、书信、日记等各种体裁，采用选注、选译等方式分册出版，以有助于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阅读、欣赏原作。

这套丛书是在原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的《古典文学普及读物》的基础上，重新加以扩充、修订的。欢迎广大读者对我们的工作多提批评、建议。

上海古籍出版社

前 言

《战国策》是一部记录战国时期纵横家思想和活动的著作，具有较高的史学和文学价值。它取材于各诸侯国的简策(档案)，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情况。作者是谁，已无从查考。到汉成帝时，刘向把这些资料整理集纳在一起，定名为《战国策》。全书包括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等十二策，总共三十三篇。从公元前四五五年(周贞定王十四年)到前二一六年(秦王政三十一年)，共计二百三十九年。刘向编定《战国策》后，东汉高诱为它作了注释。到北宋时散佚了十一篇，经宋代曾巩访求当时藏本加以校定，才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原来的规模，这就是流传至今的《战国策》。一九七三年十二月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与今本《战国策》的内容相似，经过整理，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全书二十七篇，一万七千多字，其中十一篇的内容见于今本《战国策》和《史记》(直接引用《战国策》的就有九十多件事)，文字也大体相同，另外十六篇则为佚书。为我们研究纵横家的思想和战国中期合纵连横的活动，提供了重要资料。

从公元前四七五年(周元王元年)到前二二一年(秦王政二十六年)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期,一般称为“战国”,而把互相攻伐的齐、楚、燕、韩、赵、魏、秦等七个强国,叫做“战国七雄”。不少史学家认为:春秋末期到战国,是我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时期。当时“邦无定交”,国与国之间,由于各自的利害关系,时而联合,时而分手,一方面在战场上进行生死存亡的搏斗,另一方面在外交上也展开错综复杂的斗争。在这一特定的条件下,纵横家一类人物应运而生,他们风尘仆仆,奔走于各国之间,从事于“合纵”“连横”的外交活动,兜售各种政治主张,以求得时君的重用。列国当局则“礼贤下士”,罗致人才,听取他们的意见,考虑采用“连横”或“合纵”的策略,解决怎样立于不败之地的问題。这就形成了纷纭复杂的各种学派和政治派别。如主张“事一强以攻众弱”,以秦为主体的,就有“连横”之说;主张“合众弱以攻一强”,以六国为主体的,就有“合纵”之说。在思想上、学术上形成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

《战国策》中,有许多情文并茂、脍炙人口的历史故事。象这本小书中所选的《苏秦以连横说秦》、《张仪诳楚绝齐》、《甘罗十二出使》、《冯谖客孟尝君》、《鲁仲连义不帝秦》、《触奢说赵太后》、《唐雎不辱使命》、《荆轲刺秦王》等等,都有着丰富的思想内容,能帮助读者了解当时的历史状况,并从中得到启发

教育。

这些故事，在人物描写上也颇具特色，善于把人物置身在典型环境和矛盾冲突之中，较好地揭示了人物的精神面貌和内心世界。人物的语言警策动人，富于个性特征。那些游说之士，都能言善辩，但由于各人所处的地位不一、环境不同，性格各异，讲出话来也不一样。有的单刀直入、斩钉截铁，迫使对方当场折服；有的曲喻旁譬，丝丝入扣，令人潜移默化；有的铺陈夸张，危言耸听；有的借题发挥，意在言外。各篇的结构也都比较完整，情节的变化合情合理，而又引人入胜。人物的形象随着情节的发展而逐渐深化丰满。读完这些故事，张仪、苏秦、甘罗、冯谖、鲁仲连、唐雎、荆轲等各不相同的有血有肉的形象，便历历如在眼前。

《战国策》中许多言简意赅、饶有趣味的寓言故事，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如这本小书中所选的《南辕北辙》、《三人成虎》、《鹬蚌相争》、《画蛇添足》、《狐假虎威》等故事，原是各篇章的有机组成部分，但人们常把它作为独立的故事，加以引用。这些寓言故事，闪烁着人民群众的智慧，丰富了祖国的语言，有着不容忽视的思想和文学价值。

由于《战国策》成书年代离今久远，文字较为艰深，篇幅又多，不免给一般读者带来阅读上的困难。为此，我们选取了其中一些比较精彩的篇章，酌加注释，并把它译成口语。对于内容上的某些不当之处，

我们在“说明”中予以指出。至于各种版本文字有出入者，择善而从，这里就不一一注明了。

对于本书的译注工作，恳切地欢迎读者提出批评，以便日后修改提高。

刘耀林

目 次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出版说明

前 言	1
苏秦以连横说秦	1
张仪游楚绝齐	13
两虎相斗	20
甘茂攻宜阳	24
吕不韦立君得利	29
甘罗十二出使	36
三字谏	43
邹忌讽齐王纳谏	46
画蛇添足	51
土偶人讥桃梗	54
韩子卢逐东郭逵	56
冯谖客孟尝君	58
颜闾论贵士	68
赵威后问齐使	75
齐人难田骈	78
狐假虎威	80
田单攻狄	82

郑袖谗魏美人	85
庄辛进谏	88
不死之药	94
春申君之死	96
三家灭知伯	103
鲁仲连义不帝秦	113
触奢说赵太后	125
田需贵于魏王	131
三人成虎	135
唐雎说信陵君	137
南辕北辙	139
缩高义抗信陵君	143
唐雎不辱使命	147
燕昭王求贤	153
鹬蚌相争	159
荆轲刺秦王	161
墨子救宋	180
卫人迎新妇	184

苏秦以连横说秦

本文选自《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篇。

战国中后期，封建兼并战争频繁激烈，“合纵”“连横”的政治活动，也就进一步展开。所谓“纵”，是指以魏、赵、韩为主，北连燕、南连楚；所谓“横”，是指以魏、赵、韩为主，东连齐或西连秦。秦国同关外的某一国或某几国合作，以制服其他国家，这样的策略叫做“连横”；关外几国联合起来抗秦（也可以对齐），这样的策略叫做“合纵”。两者针锋相对，当时的一些谋臣策士，积极地为各国君主出谋划策。历史上把他们叫做“纵横家”。张仪、苏秦就是纵横家的代表人物。

苏秦(?——公元前284年)字季子，东周洛阳人，年辈后于张仪。公元前三五九年以前，秦国还很贫穷落后。自从秦孝公任用卫国人商鞅实行变法以后，秦国一跃而为当时各诸侯国中最先进、最富强的国家。公元前三三八年，秦惠王即位，旧贵族乘机进行报复，诬告商鞅谋反，用车裂的酷刑杀害了商鞅。秦惠王当时一方面很憎恶外来的游士，一方面认为秦国实力还不到并吞六国、统一天下的时候，因此不肯听信苏秦的“连横”学说。苏秦便反过来倡导

“合纵”，游说六国团结起来，抵抗强秦，使得秦兵不敢出函谷关以东达十五年之久，人民暂时得到生养休息。所以，苏秦的“合纵”，在一定程度上对当时人民是有利的。但是，它解决不了六国内部的矛盾，合纵盟约不久就被秦国所破坏。

关于苏秦的一生，《史记》里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本篇故事只是介绍了一个片段。但是从中已可看出苏秦刻苦好学，有一定的才识胆略，熟悉时事，机智雄辩。为了谋求个人的政治地位，他在几经挫折之后，不但不灰心丧气，反而更加“发愤图强”。当然，在他的心目中，“合纵”也好，“连横”也好，都只是他猎取功名富贵的一种手段而已。这种一心追求个人名利的思想，这种朝秦暮楚、翻云覆雨的行为，都是不足取的，应该加以批判的。

这篇不到二千字的作品，写得有声有色。作者通过对人物本身言行的叙述，努力揭示出人物的内心活动；同时，通过对人物之间相互关系的描绘，充实和丰富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给读者留下了鲜明的印象。

【原文】

苏秦始将连横说（说 shuì，游说）秦惠王（秦国君嬴驷，秦孝公之子），曰：“大王之国，西有巴、蜀（今四川省一带）、汉中（今陕西省南部地区）之利（财富资

源)，北有胡貉（盒 hé，兽名）、代马之用（泛指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自然资源。代，今山西省代县），南有巫山（在今四川省巫山县以东）、黔中（楚地，今湖南省西北部一带和贵州省东南一部分地区）之限（险要），东有馘（摇 yáo，同“峯”。山名，在今河南省洛阳县北）、函（函谷关，在今河南省灵宝县南）之固（坚固）。田肥美，民殷富（殷实富足），战车万乘（剩 shèng，相当于“辆”），奋击（奋发勇敢的战士）百万，沃（握 wò）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地理形势便于攻守）。此所谓天府（得天独厚的地区），天下之雄国（强国）也。以大王之贤，士民之众，车骑（兵车战马，这里指武装部队）之用，兵法之教（熟习），可以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愿大王少（稍）留意，臣请奏（说明，下对上有所陈述叫“奏”）其效（方略）。”

秦王曰：“寡人（古代诸侯对下的自称）闻之：毛羽不丰满者，不可以高飞；文章（指法令）不成（具备）者，不可以诛（讨伐）罚；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顺者，不可以烦大臣（烦劳大臣，指对外用兵）。今先生俨然（郑重其事地）不远千里而庭教之（亲临庭前当面指教），愿以异日（愿意改日再领教）。”

苏秦曰：“臣固（本来）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农（传说中的古代帝王名，教民务农）伐补遂

(古部落)，黄帝(传说中古代部落联盟首领)伐涿(卓zhuō)
鹿(山名，在今河北省涿鹿县东南)而禽(同“擒”)蚩尤(南
 方九黎部落的首长)，尧(传说中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部落联
 盟领袖)伐驩兜(huān dōu, 尧的叛臣，被放逐在崇山)，
舜(尧的继承人)驩三苗(古国名，在今湖南省溪洞一带)，
禹(治水有功，舜传位给他，国号“夏”)伐共(恭gōng)工
 (水官职称，以官名为氏，被禹放逐到幽陵)，汤(商汤，灭夏
 称王，国号“商”)伐有夏(指夏桀，夏朝末代君主)，文王
 (姓姬，名昌，商末周族领袖)伐崇(商时国名，在今河南崇县
 北。崇侯虎助纣，被文王所诛)，武王(周文王子，名发，灭
 纣后即天子位，国号周)伐纣(商朝末代君主)，齐桓(齐桓
 公，齐国国君，姓姜，名小白，春秋五霸之一)任战(用战争的
 手段)而伯(同“霸”，这里是有势力的可为盟主的意思)天
下。由此观之，恶(乌wū, 那, 岂)有不战者乎?

“古者使车毂(古gǔ, 车轮中心的圆木，这里也是
 说车)击驰(车辆互相摩擦撞击，形容交往频繁)，言语相
结(用外交辞令订立盟约)，天下为一。约从(即“合
 纵”)连横(指六国彼此东西“连横”，与上文异解)，兵革
 (武器)不藏(用个不休)；文士并(竞)飭(通“饰”，巧言诡
 辩)，诸侯乱惑，万端俱起，不可胜理(治，处理)；
科条(法令条例)既备，民多伪态(法令越繁，钻空子、
 弄虚作假的越多)；书策(文件、政令)稠浊(多而杂)，百
姓不足(不得安宁)；上下(君臣)相愁，民无所聊(聊

赖，依靠)；**明言章理**(道理讲得愈清楚)，**兵甲愈起**(战争更加频繁)；**辩言伟服**(高论奇计)，**战攻不息**；**繁称文辞**(烦琐的说教，动听的辞令)，**天下不治**；**舌敝耳聋**(讲得多了，听得厌了)，**不见成功**；**行义约信**(所作所为，自命仁义道德；所订条约，自命信守不渝)，**天下不亲**。于是乃**废文任武**，**厚养死士**(敢死之士)，**缀甲厉兵**(整军备战)，**效胜于战场**。**夫**(扶 fú，语气助词)**徒处**(空手等着)而**致利**(获利)，**安坐而广地**(扩充土地)，**虽古五帝**(泛指上古时代部落首领)、**三主**(指夏、商、周三代开国之主)、**五伯**(一般指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明主贤君**，常欲**坐而致之**(相当于“它”)；其势不能，故以**战续之**。**宽则两军相攻**，**迫**(逼近)则**杖戟**(指两种兵器)相撞，然后可建大功。是故**兵胜于外**，**义(善政)强(振作)于内**；**威立于上**，**民服于下**。今欲并天下，**凌(压倒)万乘**(指大国)，**诘(通“屈”)敌国**，**制海内**，**子元元**(抚育万民)，**臣诸侯**(使诸侯称臣)，**非兵不可**。今之**嗣主**(时君，后王，对上文“五霸”等先王而言)，**忽(忽略)于至道**(重要道理，指战争)，**皆昏(昏昧不明)于教**，**乱于治**，**迷于言**，**惑于语**，**沉于辩**，**溯(逆 nì，迷惑)于辞**。以此论之，**王固(必)不能行也。”**

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黑貂(即紫貂，毛

皮极其贵重)之裘敝(坏,破),黄金百斤尽,资用乏绝,去(离)秦而归。羸滕(雷腾 léi téng;绑腿布)履(穿)屣(擗 juē,草鞋),负书担橐(驼 tuó,指行李),形容枯槁,面目黧黑(黄黑),状有愧色。归至家,妻不下纆(认 rèn,纺织,这里指织机),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苏秦喟(愧 kuì)然(叹息声)叹曰:“妻不以我为夫,嫂不以我为叔,父母不以我为子,是皆秦(苏秦自称)之罪也!”

乃(于是)夜发(取出)书,陈(陈列)篋(怯 qiè,书箱)数十,得太公(吕望,姓姜,名尚,周文王臣,佐武王平纣开国)《阴符》(兵书,相传吕望所著)之谋,伏而诵之,简练(精选熟习)以为揣(chuǎi)摩(反复研究)。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哪里还会)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的吗)?”期(基 jī)年(一周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说当世之君矣。”

于是乃摩(经过)燕、乌集阙(要塞名),见说(既见而游说)赵王(赵肃侯,名语)于华屋(壮丽的殿堂)之下,抵掌(击掌。形容说话时的动作。)而谈。赵王大悦,封为武安君(苏秦的封号。武安,赵邑,故城在今河南省武安县西南),受相印。革车(运载军需物资的辘重车)百乘,锦绣千纯(束,匹),白璧百双,黄金万镒(溢 yì,古代重量单位),以随其后。约从散横(解散

六国和秦的联系),以抑(义 yì,遏制)强秦。

故苏秦相于赵,而关不通(六国和秦断交,秦兵不能出入函谷关)。当此之时,天下之大,万民之众,王侯之威,谋臣之权(权柄),皆欲(待)决于苏秦之策。不费斗粮,未烦一兵,未战一士,未绝一弦,未折一矢,诸侯相亲,贤于(胜过)兄弟。夫贤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从。故曰:“式(用)于政(政治、外交),不式于勇(武力,战争);式于廊庙(朝廷)之内,不式于四境之外。”

当秦之隆(盛),黄金万镒为用,转毂连骑,炫熿(熿同“煌”。辉煌,照耀)于道,山东之国,从风而服,使赵大重(在诸侯之间声望大大提高)。

且夫(承上启下的语助词)苏秦特(只是)穷巷(普通百姓居住的地方)掘门(就墙壁挖洞作门框)、桑户(用低级木料做的门)椳枢(圈书quān shū,门框曲屈)之士耳(而已)。伏轼(手扶车前横木之上)搏衔(勒住马缰绳),横历(行)天下,庭说(当朝游说)诸侯之主,杜(堵塞)左右(指六国群臣)之口,天下莫之能伉(同“抗”,匹敌)。

将说楚王(楚怀王),路过洛阳。父母闻之,清宫除道(预将住房和道路打扫干净。宫,古代房屋的通称),张乐设饮(安排好鼓吹和筵席),郊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倾耳而听;嫂蛇行匍(仆 pū)伏(伏

在地上向前爬行)，四拜自跪而谢(赔罪，道歉)。苏秦曰：“嫂！何前倨(傲慢)而后卑(低声下气)也？”嫂曰：“以(由于)季子(苏秦字，古人称字表示尊敬和亲昵)位尊而多金。”苏秦曰：“嗟呼(感叹词)！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何可。盖，通盍。)忽(看轻)乎哉(语助词)！”

【译文】

苏秦起先用离间六国、各个击破的“连横”策略，去游说秦惠王道：“大王的国家，西面有富庶的巴蜀、汉中；北面有出产貉裘骏马的胡、代地区；南面有地形险要的巫山、黔中；东面有险固不拔的殽山、函谷关。土地肥沃，百姓富裕。战车万乘，战士百万。良田美地纵横千里，装备粮储堆积如山。地势险要，能攻易守。这真是得天独厚的强国啊！仗着大王的英明，百姓的繁庶，战备的充实，将上的精练，完全有条件成为兼并诸侯、统一天下的帝王。希望大王稍稍留意听一下，让我来说说实现这样一个局面的方略吧。”

秦惠王说：“我曾听说过：鸟类毛羽不丰满的，就不能高飞；法令不完备的，就不能动用刑罚；道德不高尚的，就不能役使百姓；政教不合理的，就不能烦劳大臣。现在先生这样郑重其事，不远千里，登庭指教，只怕我一时还办不到，请改日再领教吧。”

苏秦道：“我原是料到大王不会听我的啊。从前神农氏讨伐补遂，黄帝涿鹿一战擒蚩尤，唐尧驱逐驩兜，虞舜讨伐三苗，夏禹制服共工，商汤征服夏桀，周文王消灭崇国，周武王讨伐商纣，齐桓公凭借兵力列为五霸之首。由此看来，哪有不用武力而能够完成大业的呢？”

“早年各国使节奔走于道路，车辆往来不绝，结盟订约，共同信守，普天之下，如同一家。后来合纵连横，互争雄长，各国都搬出武器，互相火并。谋臣策士游说纷纷，弄得诸侯昏头昏脑，不知究竟听谁的好。因此多种多样的问题都发生了，要处理也处理不了；法令条例越多，下面的欺诈行为也越多；公文繁杂，百姓不安。君臣们都心事重重，苦于无法再统治下去了，老百姓更觉得无所依靠，真是没法过日子。越讲得头头是道，战事越层出不穷。能说会道的谋臣越多，各国间战争越加频繁。法令层出不穷，天下越加动乱。游说的人舌头破了，嘴唇干了，听的人耳朵也听聋了，总是不见有什么成效。尽管你实行的是仁义的事情，订立的是信任的盟约，各国总是不能和睦相处。这样一来，只有弃文用武，用重金收养敢死之士，配备甲冑，磨砺刀枪，用战争解决问题，在战场上决定胜负。一动不动就能得到利益，安坐在那里而可扩充土地，虽然古代五帝、三王、五霸等贤明君主，常常希望能得到这样的结果；然而这在事实上是办不到的，因此不得不用战争来实现它。两

军对垒时，用箭石之类互相攻打；短兵相接时，便一刀来，一枪去。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建立丰功伟业。军队在国外打了胜仗，国君在国内推行仁政，权威一立，百姓自然服从。当前要并吞天下，凌驾于大国之上，战胜敌国，统一海内，抚育万民，使诸侯都来称臣，那就非靠武装力量不可。可惜现在的君王一般都忽略了这个道理，政教不明，管理混乱；他们给那些奇谈怪论迷惑住了，听那些巧言诡辩感到悦耳。这样看来，我早就料到大王不会采纳我这个建议的了！”

苏秦劝说秦惠王的奏章先后上了十次，始终没被采纳。他在秦国耽擱过久，弄得身上穿的黑貂皮袍也破了，所带百斤黄金也用完了。旅资缺乏，只得离秦回家。一路上，苏秦裹了绑腿布，穿上草鞋，担着书籍行李，形容憔悴，面目黧黑，样子显得很惭愧。到了家里，妻子正在织布，也不下机来迎接他，嫂嫂不肯烧饭给他吃，父母也不理睬他。苏秦见了叹息道：“妻子不把我当丈夫，嫂嫂不把我当叔叔，父母不把我当儿子，这都是我苏秦自己不好啊！”

到了夜里，苏秦检取旧书，打开几十个书箱，找到了姜太公专讲战略战术的兵书《阴符》，随即凭几诵读，反复钻研，仔细推敲。读呀读，读到昏昏欲睡的时候，他就用锥子刺自己的大腿，鲜血直流，淌到脚背。他自言自语地说：“坚持下去！我岂会说服不了列国的君王，取得金玉锦绣、卿相封爵么！”过了一

年，苏秦经过艰苦钻研，很有成就，说道：“这次一定能说服列国的君王了！”

于是他出发了，通过燕、乌集阙等要塞到达赵国，赵王在富丽堂皇的宫殿上接见他，并亲切地跟他谈论。苏秦讲得有声有色。赵王听了十分高兴，就封他做武安君，授予相印。还给兵车百辆，锦缎千匹，玉璧百双，黄金万镒，叫他带着去游说各国，建立“合纵”，解散“连横”，共同对付强横的秦国。

由于苏秦做了赵国的宰相，六国和秦断了交，秦兵就不能出入函谷关。在这个时候，天下这样大，百姓这样多，王侯威势这样煊赫，谋臣权柄这样牢靠，但是重要的决策，都待取决于苏秦。苏秦不费一斗粮饷，没有出动一兵一卒，没有断过一条弓弦，没有损失一支箭头，就使六国君主相亲相爱，比兄弟还好。这就证明：贤人在位，天下百姓都会归顺；任用了一个有才能的人，天下诸侯都会听从。所以说：“政治上上了轨道，就不必动用武力；内部问题解决了，就不必到国境之外去大动干戈了。”

当苏秦十分得志的时候，每次外出游说，总是带着黄金万镒作为费用，一路之上，随从他的车马接连不断，荣耀极了。当年太行山以东各国，都十分信服苏秦，从而使赵国的地位也大大提高了。

苏秦原来不过是住在陋巷寒门里的一个普通的书生罢了。如今他驱车跃马，周游列国，游说各国君王，使得列国大臣黯然失色，无人可与伦比。

苏秦将去游说楚王，路过洛阳，他的父母亲知道了，就把住房、道路打扫得干干净净，还叫了一班吹吹打打的乐师来，办好酒席，带领全家到三十里外去迎接他。妻子不敢抬头，偷偷地看着他的脸色，恭恭敬敬地听他讲话；嫂嫂伏在地上，爬到苏秦跟前，拜了四拜，长跪赔罪。苏秦问道：“嫂嫂！你为什么从前那样傲慢，现在却这样低声下气呢？”嫂嫂回答道：“因为叔叔眼下地位高，金子多啊！”苏秦长叹一声道：“唉！一个人贫困潦倒的时候，连父母都不把他当儿子看待；等到大富大贵了，诸亲六眷都敬畏他。人活在世上，势力、地位、财富，怎么可以忽视呢？”

张仪诳楚绝齐

本文选自《秦策二》“齐助楚攻秦”篇。

楚兵在杜陵打了大败仗，只差一点儿没有亡国，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一点是楚怀王的昏庸无能。楚怀王利欲熏心，轻信张仪的甜言蜜语，听不进陈轸的一再进言，结果受到齐秦联军东西夹攻，惨遭失败，被秦国轻易地夺取了汉中等地。

公元前三二五年，张仪曾经用连横政策游说各国，使各国服从秦国。当时齐楚订盟，声势强大。因此秦王又派他前往楚国，离间齐楚。张仪哄骗楚怀王：如果楚国与齐国断交，他就劝秦王献出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怀王信以为真，与齐国断交了。但当楚国的使者向张仪要这六百里地时，张仪抵赖说，当初只是答应六里，不是六百里。张仪的这种行为是容易引起人们的反感的。因此，在一些故事里，张仪往往被描写成为反面人物。

文中所写到的陈轸，是有些先见之明的。但他提出的赂秦损齐的办法，早就被人指责为“乖谬不义”。

【原文】

齐助楚攻秦，取曲沃（今山西省闻喜县东）。其

后秦欲伐齐，齐、楚之交善（亲近），惠王患（耽心）之，谓张仪曰：“吾欲伐齐，齐、楚方欢，子为寡人虑（策划）之，奈何？”张仪曰：“王其（虚词，表要求）为臣约车并币（备好车马和礼品），臣请（愿）试（试探）之。”

张仪南见楚王曰：“弊（同“敝”，谦词）邑之王所说（悦 yuè）甚者（最敬爱的），无大大王；唯仪之所甚愿为臣者，亦无大大王。弊邑之王所甚憎（厌恶）者，无大齐王；唯仪之所甚憎者，亦无大齐王。今齐王之罪，其子（对于）弊邑之王甚厚（严重），弊邑欲伐之，而大国与之欢，是以弊邑之王不得事令（听命于楚王），而仪不得为臣也。大王苟能闭关绝齐，臣请使秦王献商於之地，方（面积）六百里。若此，齐必弱；齐弱，则必为王役（驱使）矣。则是北弱齐，西德（加恩）于秦，而私（享受）商於之地以为利也，则此一计而三利俱至。”

楚王大说（同“悦”），宣言之于朝廷，曰：“不穀（不善。古代诸侯自称的谦词）得商於之田（地），方六百里！”群臣闻见者毕贺（一致道喜）。陈轸（枕 zhěn，纵横家之一）后见（迟到），独不贺。

楚王曰：“不穀不烦（劳）一兵，不伤一人，而得商於之地六百里，寡人自以为智矣！诸

士大夫(群臣百官)皆贺,子(你)独不贺,何也?”

陈轸对曰:“臣见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祸)必至也,故不敢妄贺。”

王曰:“何也?”

对曰:“夫秦所以重(重视)王者,以王有齐也。今地未可得而齐先绝(断交),是楚孤(孤立)也,秦又何重孤国?且先出地绝齐(交出土地作为绝齐的条件),秦计(估计)必弗为也。先绝齐,后责地(收地),且必受欺于张仪。受欺于张仪,王必惋(悔恨)之。是西生秦患,北绝齐交,则两国兵必至矣。”

楚王不听,曰:“吾事善(办法好)矣!子其弭(米 mi)口(住嘴)无言,以待吾事(大功告成)。”楚王使人绝齐,使者未来(归),又重(再次)绝之。

张仪反(同“返”),秦使人使齐,齐、秦之交阴合(暗中结成同盟)。楚因(随即)使一将军受地于秦。张仪至(回秦),称病不朝(上朝)。

楚王曰:“张子以寡人不绝齐乎?”乃使勇士往詈(吏 li,骂)齐王。

张仪知楚绝齐也,乃出见使者曰:“从某至某,广(阔)从(同“纵”。长)六里。”使者曰:“臣闻六百里,不闻六里。”仪曰:“仪固以小人(本来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人),安得六百里?”

使者反报楚王，楚王大怒，欲兴师伐秦。陈轸曰：“臣可以言乎？”王曰：“可矣。”轸曰：“伐秦，非计（不是办法）也。王不如因而赂之一名都（大城），与之（跟它一起）伐齐，是我亡（失）于秦而取偿（补偿，值）于齐也，楚国不尚全乎？王今已绝齐，而责欺于秦（谴责秦国欺骗我们），是吾合齐、秦之交也，国必大伤。”

楚王不听，遂带兵伐秦。秦与齐合，韩氏（韩国）从之（跟秦、齐一起）。楚兵大败于杜陵。故楚之土壤士民非削弱（不算狭小、懦弱），仅以救亡者（仅仅免于亡国），计失于陈轸，过（错误）听于张仪！

【译文】

齐国帮了楚国去打秦国，夺了秦国的曲沃。后来，秦国想去讨伐齐国，可是齐楚两国交情很好，秦惠王很耽心，对张仪说：“我想去讨伐齐国，可是齐楚两国正很亲热，你替我策划一下，怎么样？”张仪说：“希望大王给我准备好车马和礼品，让我去试探试探看。”

张仪到南方去见楚怀王，说道：“敝国君主所最敬爱的人，没有胜过大王的了；就是我张仪心悦诚服向他称臣的，也唯有大王您了。敝国君主所最厌恶的人，没有超过齐王的了；就是我张仪所最不满的

人,也没有超过齐王的了。现在齐王的罪恶,对于敝国君主来说是很严重的,我国想去讨伐他,可是贵国和齐国非常亲热,因此,敝国君主不能听命于大王,我张仪也不能来做大王的臣子。大王如果能够关闭关口,跟齐国断交,我就可以请秦王献上商於这块面积六百里的土地。如果这样,齐国一定会衰弱,齐国一衰弱,就一定会听从大王的驱使了。这样一来,在北面削弱了齐国,在西面给了秦国恩惠,贵国又可享受商於这个地方的利益,这个计策一实现,三种好处都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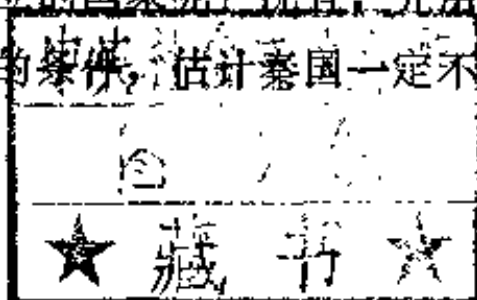
楚怀王听了,非常高兴,就在朝廷上宣告说:“我得到了商於这块六百里的地方!”臣子们听了,都向他道喜。陈轸迟到,只有他不道喜。

楚怀王说:“我没有出动一个兵,没有死伤一个人,就得到商於的六百里土地,我自己想,这总算聪明的了!群臣百官都向我道喜,单单你不道喜,是什么缘故?”

陈轸回答说:“依我看,不仅得不到商於之地,而且将大祸临头,所以不敢胡乱道喜。”

楚怀王问道:“什么缘故?”

陈轸回答说:“秦国看重大王的原因,是由于大王有齐国这一盟邦。现在土地未必可到手,却先跟齐国断交,这样楚国就陷于孤立,秦国又怎么会看重我们这种孤立的国家呢?况且,先用交出土地作为跟齐国断交的条件,估计秦国一定不会这样做。我



们先跟齐国断交，然后向秦国去要土地，那一定会受到张仪的欺骗，大王一定会悔恨的。这样，西面惹出秦国的祸患，北面和齐国断绝了外交关系，那末两国的军队一定会打到我们这里来。”

楚怀王不听陈轸的劝告，说道：“我的办法是对的！闭上你的嘴，别说了，等着我大功告成吧。”楚怀王派人去和齐国断交，使臣还没有回来，又急着再派人去宣布断交。

张仪在动身回秦国的时候，秦国就派使者到齐国去，齐国和秦国暗中结成了联盟。楚国随即派了一位将军到秦国去接受土地。张仪回来以后，假说有病，不去上朝。

楚怀王说：“张仪怀疑我没有和齐国断交吗？”于是派了个勇士去骂齐王。

张仪知道楚国已经和齐国断交，就出来见楚国的使者，说道：“从某处到某处，长宽各六里。”使者说：“我知道是六百里，没听说是六里。”张仪说：“我张仪本来就是这样一个极普通的人嘛，哪里有什么六百里呢？”

使者回去报告楚怀王，楚怀王气极了，要发兵去讨伐秦国。陈轸说道：“我好说话了吗？”楚怀王说：“你说吧。”陈轸说：“讨伐秦国，不是办法。大王还是乘机送秦国一个有名的都城，跟他一起去打齐国。这样，我们虽然有一个都城落到秦国手里，但是可以从齐国补偿回来，楚国不是仍然完整无缺吗？大王现

在已经和齐国断交，又去谴责秦国欺骗我国，这等于我们去促使齐秦两国联合起来，楚国必然会因此受到重大损失。”

楚怀王不听陈轸的话，就出兵去打秦国。秦国和齐国联合作战，韩国也出兵跟随着他们。楚国军队在杜陵打了大败仗。楚国的土地和人民并不狭小和懦弱，但最终仅仅免于亡国，是因为不采用陈轸的计策，而错误地听信了张仪的鬼话啊！

两虎相斗

本文选自《秦策二》“楚绝齐”篇。

“两虎相斗”，也叫做“坐山观虎斗”，为俗传“三十六计”中的一计。两虎相斗，必有一伤。“待伤虎而刺之，则一举而兼两虎”。这种利用矛盾，从中取利的方法，在斗争错综复杂的战国时代，是各国策士所经常采用的。

【原文】

楚绝齐，齐举兵伐（攻）楚。

陈轸谓楚王（楚怀王）曰：“王不如以地东解（罢兵）于齐，西讲（议和）于秦。”

楚王使陈轸之秦，秦王谓陈轸曰：“子秦人（因陈轸在秦国做过事）也，寡人与子故（旧交）也。寡人不佞（泞 nìng，不才，无能），不能亲（亲近，处理）国事也，故子弃（去）寡人事楚王。今齐、楚相伐，或谓救之便（利），或谓救之不便。子独（难道）不可以忠（尽心）为子主（指楚怀王）计，以其余为寡人乎？”

陈轸曰：“王独不闻吴人之游（到楚国做官）楚者乎？楚王甚爱之。病，故使人问之，曰：

‘诚(果然)病乎？意(通“抑”，还是)亦思(怀乡)乎？’左右曰：‘臣不知其思与不思，诚思则将吴吟(吴歌)。今轸将为王吴吟(陈轸自表未尝不思秦)。

“王不闻夫(扶fu，语助词)管与之说(言)乎？有两虎争(同“争”)人而斗者，管庄子(即卞庄，春秋时勇士)将刺之，管与止之曰：‘虎者，戾虫(凶暴的动物)；人者，甘饵也。今两虎争人而斗，小者必死，大者必伤。子待伤虎而刺之，则是一举而兼(并获)两虎也。无刺一虎之劳，而有刺两虎之名(声誉)。齐、楚今战，战必败(齐国一定会打败)。败，王起兵救之，有救齐之利，而无伐楚之害(弊)。

“计听知复逆(研究现实情况，预见形势变化)者，唯王可也。计(谋)者，事之本也；听(察)者，存亡之机。计失而听过，能有国者寡也。故曰：‘计有一二者难悖(倍bèi，失误)也。听无失本末(根干连枝叶，全盘)者难惑。’”

【译文】

楚国和齐国绝交了，齐国就派兵攻打楚国。

陈轸对楚怀王说：“大王还是放弃一点土地，在东面跟齐国和解，在西面跟秦国和睦相处吧。”

楚怀王就派陈轸到秦国去。秦王对陈轸说：“你

在我国做过事，我跟你有老交情。我缺乏才能，不能处理好国家大事，以致你离开我跑到楚国去了。如今齐楚两国互相攻打，有的说救齐有利，有的说救齐不利。你难道不能在替你的主人效忠之余，也替我出点主意吗？”

陈轸说：“大王难道没听说有位吴国人在楚国做官的事吗？楚王很喜欢这个人。这个人病了，派人去探听一下：‘是真病呢？还是想家呢？’左右回答道：‘我们不晓得他想不想家，如果真想家的话，那他一定会不自觉地哼出一些吴歌来的。’现在，我也为大王哼曲‘吴歌’吧。”

“大王没听说过管与的言论么？有两只老虎，为了抢夺同一个对象——人而互相争斗，管庄子要去刺杀它们，管与拦住他，说：‘老虎，是非常凶暴的野兽；人呢，是老虎最爱吃的。现在两只老虎争食互斗，那只力弱的一定会被咬死，那只力大的也一定受伤。你等那只老虎受伤时再去刺杀它，就可以一下子得到两只老虎啦！不费刺杀一只老虎的力气，而能获得刺杀两只老虎的美名。’现在，齐国和楚国交战，齐国一定会吃败仗的；打败了，大王派兵去帮助它，那你就能得到救援齐国的好处，而不会遭受攻打楚国的恶果了。”

“能够研究现实情况，预见事态发展的，只有你大王啊！出谋划策，是大事成功的前提；经过再三考察而决定计策，是举措成败的关键。既失算又失察，

就很难保全国家利益。所以说：‘具有一两套计谋的人，处理事情就不大会失误；从头到尾全面考察的人，就不大会顾此失彼。’”

甘茂攻宜阳

本文选自《秦策二》“秦武王谓甘茂”篇。

这篇文章，主要是说，作为一国君主，必须知人善任、用人不疑。这样，才能使部下充分发挥聪明才智，从而建德于内、立功于外。

文中所提到的关于“曾参杀人”的故事，也很有启发性。其中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说人言可畏，谎话多次重复、辗转，就会惑乱真相。二是规劝人们不要听信谗言和谣传。

【原文】

秦武王谓甘茂（楚国人，在秦国任丞相）曰：“寡人欲车通（经）三川（指伊水、洛水、黄河交汇地区，入秦为三川郡），以窥（谋取）周室，而寡人死不朽乎！”

甘茂对曰：“请之（到）魏，约伐韩。”

王令向寿辅行（作为副手同去）。甘茂至魏，谓向寿：“子归告王曰：‘魏听臣（同意我的意见）矣，然愿王勿攻也。’事成，尽以为子功。”

向寿归以告王，王迎（召还）甘茂于息壤（秦地名）。甘茂至，王问其故。对曰：“宜阳（韩地，在今河南省宜阳县西），大县也，上党、南阳积之久

矣，名为县，其实郡也。今王倍_(兼程)数_(几)险_(重险道)，行千里而攻之，难矣！臣闻张仪西并巴、蜀之地，北取西河_(黄河西岸，今陕西省大荔、宜川一带)之外，南取上庸_(今湖北省竹山县一带)，天下不以多_(称赞)张仪，而贤_(颂扬)先王_(秦惠王)。魏文侯令乐羊将_(领兵)，攻中山_(小国，在今河北省定县)，三年而拔_(攻取)之。乐羊反_(同“返”)而语功，文侯示之谤书_(恶意攻击的信)一篋。乐羊再拜稽_(启 qǐ)首_(叩头)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今臣羁_(基 jī)旅_(作客他乡)之臣也，樛_(初 chū)里疾、公孙衍二人者，挟_(倚仗)韩而议_(挑拨)，王必听之。是王欺魏，而臣受公仲侈_(韩相)之怨也。

“昔者曾子_(名参，孔子七十二弟子之一)处费_(邑名，在今山东省费县)。费人有与曾子同名族_(姓)者而杀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参杀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杀人。’织自若。有顷焉，人又曰：‘曾参杀人！’其母尚织自若也。顷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参杀人！’其母惧，投杼_(柱 zhù，梭子)逾_(越过)墙而走。夫_(扶 fú)以曾参之贤，与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则慈母不能信也。今臣之贤，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未若曾子之母也。疑臣者不_(通“畜”，仅仅)适_(通“畜”，仅仅)三人，臣恐王为臣投杼也。”

王曰：“寡人不听也，请与子盟。”于是与之盟于息壤。

果攻宜阳，五月而不能拔也。樗里疾、公孙衍二人在（通“才”）争（谏）之王，王将听之，召甘茂而告之。甘茂对曰：“息壤在彼（立的盟誓还在那里）！”王曰：“有之！”因悉（尽数）起兵，复使甘茂攻之，遂拔宜阳。

【译文】

秦武王对甘茂说：“我很想打通三川，伺机吞并周室，这样我就是死了，也可永垂不朽了！”

甘茂答道：“那么让我到魏国去，约它一同讨伐韩国。”

秦武王派向寿作甘茂的副手一起去。甘茂到了魏国，对向寿说：“你回去报告大王说，魏国同意我的意见了，但我希望大王不要马上发兵。这事办妥了，功劳都是你的。”

向寿回国，把甘茂的话报告了秦武王。秦武王到息壤去迎接甘茂。甘茂到了，武王问他为什么不让发兵。甘茂答道：“三川要道宜阳，是韩国的大县，上党、南阳两郡的力量一向集中在那里。它名义上是个县，实际上抵得一个郡。现在大王日夜兼程，经过好几处险要的地方，行军千里，去攻打它，难啊！我听说张仪西面并吞了巴蜀，北面攻下西河一带，南面又

夺取了上庸，可是大家都没有称赞张仪，而是颂扬先王贤明。魏文侯任命乐羊为将军，去攻打中山，攻了三年才拿下来。乐羊回来，数说自己的功劳。魏文侯听了，把一箱诽谤乐羊的书信给他看。乐羊见了深为感动，再拜叩头道：‘这不是我的功劳，全仗大王给予支持啊！’我原来不是秦国人，在秦国来说是客卿，樗里疾、公孙衍两人替韩国设想，从中挑拨离间，大王定会听信他们。这样，大王欺骗了魏国，而我更会遭到韩相公仲侈的怨恨了。

“从前，曾子住在费邑。有个人，跟曾子同名同姓，杀了人。有人去告诉曾子的母亲说：‘曾参杀了人。’曾母说：‘我的儿子是不会杀人的。’照样在那儿织布。过了一会儿，又有人来说：‘曾参杀了人！’曾母仍然自在地织着布。过了一会，又有个人来告诉她说：‘曾参杀了人！’曾母害怕起来了，扔下梭子，急忙越墙逃走了。象曾参这样有德行的人，母亲对儿子又如此信任，可是因为有三个人怀疑他杀人，结果使得慈母也对他怀疑起来了。现在我的德行不及曾子，而大王对我，又不及曾母对儿子那样信任，怀疑我的决不止三人，我恐怕大王也会为我扔下梭子的。”

秦武王道：“我不会听信那些话的，情愿跟你对天发誓。”于是跟甘茂在息壤立下了盟誓。

果然，甘茂攻打宜阳，打了五个月还拿不下来，樗里疾、公孙衍两人就在秦武王面前讲甘茂的坏话。秦武王相信了，便召甘茂回来，把那些话告诉了他。

甘茂回答说：“息壤立的盟誓还在那里呀！”秦武王道：“对！”于是把秦军统统调动起来，叫甘茂再次去攻打宜阳，终于把宜阳攻下来了。

吕不韦立君得利

本文选自《秦策五》“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篇。

吕不韦是战国末期的政治家，大约生于公元前二九〇年至公元前二八〇年之间，死于公元前二二五年。他出生在卫国濮阳，曾在阳翟（今河南省禹县）经商，是一个“家累千金”的大商人。从他同父亲的一段对话中，可以看出，他早已想把秦孝文王的儿子异人作为政治赌注，把拥立异人做国君，当作一本万利的生意经。吕不韦为了达到目的，费尽心机，用尽口舌。他看准了当时统治阶层中的一些关键人物，于是就投他们所好，从为他们谋取权势利益的角度，来打动他们的心，从而取得了有力的支持。就这样，吕不韦终于使异人做了君主，自己也就获得了高官厚禄。

本文用不多的笔墨，便把吕不韦其人其事刻划得活龙活现。文章结构严谨，层层递进，引人入胜。对话也相当洗炼生动，很能反映出人物的性格特征。

【原文】

濮阳（在今河南省）人吕不韦，贾（古 gú，经商）于邯郸，见秦质子（做人质的王子）异人（秦孝文王子、

秦始皇父)，归而谓父曰：“耕田之利几倍？”曰：“十倍。”“珠玉之赢（赚钱）几倍？”曰：“百倍。”“立国家之主赢几倍？”曰：“无数。”曰：“今力田疾作（务农操劳），不得暖衣余食；今建国立君，泽（好处）可以遗世（传给后代）。愿往事之（做这件事）。”

秦子（王子）异人质于赵，处子廓（决 jué）城（赵国地名）。故（特地）往说之曰：“子侯（细 xì，异人的异母兄）有承国之业（有继承王位的条件），又有母在中（宫内）。今子无母于中，外托于不可知之国，一旦倍（违背）约，身为粪土。今子听吾计事求归，可以有（享有，执政）秦国。吾为子使（专使），秦必来请子。”

乃说秦王后（华阳夫人）弟阳泉君（国舅）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君之门下（门庭之下，指追随左右的人）无不居高尊位，太子（子侯）门下无贵者；君之府藏珍珠宝玉，君之骏马盈（充满）于外厩，美女充（住满）后庭（后院）。王（指孝文王）之春秋（指年岁）高，一日山陵崩（比喻国王逝世），太子用事（当权），君危于累卵（把蛋叠起来，很容易倒下打碎，比喻处境危险），而不得寿于朝生（菌类，朝生暮死）。说有可以一切（一下子）而使君富贵千万岁，其宁（稳固）于泰山四维（四角），必无危亡之患

矣。”

阳泉君避席(离开座位),请闻其说。

不韦曰:“王年高矣,王后无子,子侯有承国之业,士仓又辅(帮助)之。王一日山陵崩,子侯立,士仓用事,王后之门,必生蓬蒿(杂草)。子异人贤材也,弃在子赵,无母于内,引领(伸长头颈)西望,而愿一(有一天)得归。王后诚请而立之(立为自己的儿子),是子异人无国而有国,王后无子而有子也。”

阳泉君曰:“然。”入说王后,王后乃请赵而归之(让异人回秦)。

赵未之遣(未将异人送回),不韦说赵曰:“子异人,秦之宠(偏爱)子也,无母子中,王后欲取而子之。使(如果)秦而欲屠(灭)赵,不顾一子以留计(延迟计划的执行),是抱空质(守着空头抵押品)也。若使子异人归而得立,赵厚送遣之,是不敢倍德畔(通“叛”)施(忘恩负义),是自为德讲(讲和修好)。秦王老矣,一日晏驾(去世),虽有子异人,不足以结(结交)秦。”赵乃遣之。

异人至,不韦使楚服(叫他穿上楚国服装)而见。王后悦其状,高(重视)其知,曰:“吾楚人也!”而自子之(将异人作为嫡子),乃变(改)其名曰“楚”。王使子诵(读经),子曰:“少弃捐(离家背

乡)在外,尝无(未曾)师傅所教学,不习(惯)于诵。”王罢之(不叫他诵读),乃留止(留在宫里)。间曰(乘机进言):“陛下尝轂(认 rèn)车(停车)于赵矣,赵之豪杰得知名者不少。今大王反国,皆西面(向西)而望,大王无一介之使(一个使者)以存(慰问)之,臣恐其皆有怨心,使边境早闭晚开(两国关系反常)。”王以为然,奇(惊异)其计。王后劝立之。王乃召相(相国)令之曰:“寡人子莫若(比不上)楚,立以为太子。”

子楚立(太子楚登位),以不韦为相,号曰“文信侯”,食蓝田(在今陕西省蓝田西)十二县。王后为华阳太后。诸侯皆致秦邑(送地给秦国)。

【译文】

濮阳人吕不韦,在赵国都城邯郸经商。他看见秦孝文王的儿子异人在赵国做人质,回家后,就问父亲道:“种田能获得几倍的利益?”父亲回答说:“十倍。”“做珠宝生意,能赚多少倍的钱?”“一百倍。”“拥立一个国家的君主,能赚多少倍呢?”“数也数不清。”“现在辛辛苦苦地耕田劳动,还是穿不暖,吃不饱;建国立君,所得到的好处,却可以传给后代。让我去做这件事吧!”

秦国王子异人在赵国做人质,被安置在邯郸。吕不韦特地去对他说:“子侯(异人的异母兄)是有资

格继承王位的，他的母亲又在宫廷里。如今你的母亲不在宫廷里，你又被抵押在凶险难料的赵国，如果有一天，秦赵两国撕毁盟约，你的性命也保不住。现在你听从我的计策进行活动，设法回到秦国去，秦国就是你的了。我做你的专使，秦国一定会来请你回去的。”

吕不韦到了秦国，对秦王后的弟弟阳泉君说：“你有死罪，你可知道么？追随你的人没有不是官高位尊的，可是太子子侯手下却没有一个这样的人；你的仓库里藏满了珍珠宝玉，你的马房里养满了骏马，后院里住满了美人。君王已经年老了，有一天去世，太子当权，你的处境就很危险，性命也朝不保夕。有人说有办法一下子可以使你永保富贵，比泰山还要安稳，一点风险也没有。”

阳泉君听了，马上离开座位，向吕不韦请教。

吕不韦说：“君王已经年老，王后没有儿子，子侯有资格继承王位，又有臣子士仓辅佐他。有朝一日君王去世，子侯登位，士仓执政，王后的门庭，一定会冷落得长满杂草。王子异人很有才能，如今被抛弃在赵国，母亲不在宫里，他每天在伸长头颈向西盼望，很想有一天能够回国来。如果王后能够让他回来，把他立为自己儿子的话，那末，王子异人本来没有秦国王位，就有了王位；王后本来没有儿子，就有了儿子。”

阳泉君说：“对！”于是进宫去向王后建议，王后

就请求赵国让异人回来。

赵国没有将异人送回来。吕不韦就去对赵王说：“王子异人，是秦王最宠爱的儿子，他的母亲在宫中毫无地位，王后要接他回去，立为太子。如果秦国要灭掉赵国，决不因为一个王子在做人质，就推迟它的进攻计划，那末赵国所拥有的，只是一个空头抵押品。如果赵国很隆重地送王子异人回去，使他回国后能立为太子，那么，他一定不会忘恩负义，而为秦赵和睦相处而努力。反过来说，秦王已是风烛残年，哪一天他去世了，赵国即使留着王子异人，也很难跟秦国和好了。”于是，赵国就把异人送了回去。

异人回到了秦国，吕不韦叫他穿上楚国服装去拜见王后。王后看了他的模样儿，心里非常喜欢，很重视他的聪明才智，说道：“我原是楚国人啊！”就将异人认作自己的儿子，给他改名为“楚”。秦王要王子楚诵读经书，楚说：“我从小就被抛弃在国外，没有经过老师的教导，所以不会诵读。”秦王就不叫楚诵读了，把他留在宫里。楚乘机说道：“大王从前也在赵国住过，赵国有名望的人和你认识的相当多。现在大王回国了，他们都在向西遥望，很想念你，可是陛下并没有派一个使者去慰问他们，我担心他们心里都会怨恨你，使得两国关系发生变化。”秦王认为楚说得好，对他的计策感到惊异。王后劝秦王立他为太子。秦王就叫宰相来，下令说：“我的儿子中没有一个是比得上楚的，现在立他为太子。”

后来楚登位，拜吕不韦为相，封他为文信侯，把蓝田等十二个县作为他的封地。王后被尊为华阳太后。各国都送了一些土地给秦国。

甘罗十二出使

本文选自《秦策五》“文信侯欲攻赵以广河间”篇。

甘罗是秦相甘茂的孙子，十二岁做秦相吕不韦的家臣。吕不韦企图联燕攻赵，以扩大河间郡。甘罗主动请求出使赵国，说服了赵王，割五城给秦，并且迫使赵国攻取燕国三十六座城池，使得秦国又从中获利。甘罗因功被封为上卿。

甘罗两次出色地完成了使命，充分地显示出他的早慧。他抓住对手的弱点，采取威胁、利诱的手段，使得秦燕盟约告吹，张唐劳而无功，燕国无端受攻，赵国代秦在火中取栗。为了谋取秦国的一国之利，不惜损害其它国家。在这里，道义、是非观念都没有了。十二岁的甘罗干出这么一番“惊人事业”来，正是战国时代的政治现实和社会现实所促成的。

【原文】

文信侯(吕不韦)欲攻赵，以广(扩展)河间(太行山以东直到黄河一带地方)，使刚成君蔡泽事燕三年，而燕太子质(抵押)于秦。文信侯因请张唐相(助)燕，欲与燕共伐赵，以广河间之地。张

唐辞曰：“燕者必径（假道，借路）于赵。赵人得唐者，受百里之地。”文信侯去而不快（乐）。

少庶子（官名）甘罗曰：“君侯（对列侯的尊称）何不快甚也？”

文信侯曰：“吾令刚成君蔡泽事燕三年，而燕太子已入质矣。今吾自请张卿相燕而不肯行。”

甘罗曰：“臣行之（我叫他去）。”

文信侯叱（赤 chī，斥骂）去曰：“我自行之而不肯，汝安能行之也？”

甘罗曰：“夫（扶 fú）项橐（駝 tuō）生七岁而为孔子师。今臣生十二岁于兹（此）矣，君其试臣，奚（析 xī，何）以遽（巨 jù，马上）言叱也！”

甘罗见张唐曰：“卿之功孰与武安君（秦将白起）？”

唐曰：“武安君战胜攻取，不知其数；攻城堕（灰 huī，毁坏）邑，不知其数。臣之功不如武安君也。”

甘罗曰：“卿明知功之不如武安君欤？”

曰：“知之。”

“应侯（范雎）之用秦也，孰与文信侯专（权重）？”

曰：“应侯不如文信侯专。”

曰：“卿明知为不如文信侯专欤？”

曰：“知之。”

甘罗曰：“应侯欲伐赵，武安君难之，去咸阳七里，绞而杀之。今文信侯自请卿相燕，而卿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之处矣！”

唐曰：“请因孺子而行（请你报告文信侯我去了）。”令库（府库）具车，厩（救 jù，马房）具马，府具币（礼品），行有日矣。

甘罗谓文信侯曰：“借臣车五乘，请为张唐先报赵。”

见赵王，赵王郊迎。谓赵王曰：“闻燕太子丹之入秦欤？”

曰：“闻之。”

“闻张唐之相燕欤？”

曰：“闻之。”

“燕太子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张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秦燕不相欺则伐赵，危矣！燕秦所以不相欺者无异故，欲攻赵而广河间也。今王赍（基 jī，给）臣五城以广河间，请归燕太子，与强赵攻弱燕。”

赵王立割五城以广河间。归燕太子。赵攻燕，得上谷（在今河北省保定、易县、宣化、河间一带）三十六县，与（给）秦什一。



甘罗去见赵王,赵王亲临郊外迎接他。

【译文】

文信侯吕不韦打算进攻赵国，以扩大河间一带地盘。于是派遣刚成君蔡泽出使燕国，过了三年，燕国把太子丹送到秦国来做人质。吕不韦就请张唐出使助燕，计划跟燕国一起攻打赵国，以达到预期的目的。张唐推辞说：“到燕国去，一定要借路经赵，赵国人抓住我，可以得到百里的封地哩。”吕不韦将他打发走后，心里很不愉快。

少庶子甘罗对吕不韦说：“君侯为什么这样不高兴啊？”

吕不韦答道：“我派蔡泽到燕国去了三年，燕太子丹就来我国做人质了。今天我亲自请张唐去燕完成共同伐赵的使命，他却不肯去。”

甘罗说：“我能让他去。”

吕不韦呵斥他走开，说道：“我亲自请他去，他还不肯，你怎么能请得动呢？”

甘罗答道：“项橐才七岁就做了孔子的老师。我现在已经十二岁啦，您应该让我试试看，何必立即呵斥呢？”

于是甘罗就去见张唐，问道：“您的功劳跟武安君白起比比，哪个大呢？”

张唐道：“武安君打了数也数不清的胜仗，攻陷了数也数不清的城池，我的功劳比不上武安君啊。”

甘罗又问：“您真知道自己功劳比不上武安君么？”

张唐道：“真知道。”

甘罗问：“应侯范雎佐昭襄王立了功，他的权力，跟文信侯比比，哪个大呢？”

张唐道：“应侯比不上文信侯。”

甘罗问：“您真知道应侯权力比不上文信侯么？”

张唐道：“真知道。”

甘罗道：“当初应侯要去攻打赵国，武安君不肯去，就被绞死在离咸阳七里的杜邮地方。如今文信侯亲自请你去相燕，您竟不肯去，我真不知道您会死在哪里呢！”

张唐说：“请你告诉文信侯，我去。”于是他就吩咐准备好车马和礼物，并且定下了出发的日期。

甘罗对吕不韦说：“借给我五辆车子，让我替张唐先去通报赵国一声。”

甘罗去见赵王，赵王亲临郊外迎接他。甘罗问赵王道：“听到燕太子丹去秦国做人质的事了么？”

赵王说：“听到了。”

甘罗问：“听到张唐要去相燕的事了么？”

赵王说：“听到了。”

甘罗说：“燕太子丹到秦国做人质，说明燕国不欺骗秦国。张唐出使燕国，说明秦国不欺骗燕国。秦燕两国互相信任，合力攻赵，赵国就危险啦！燕秦两国之所以表示互不欺骗，没有别的原因，就是为了攻打赵国，以扩大河间的地盘。今天大王给我五座城池，以扩大河间之地，我请秦王遣送燕太子回国，再

跟强大的赵国一起去攻打弱小的燕国吧。”

赵王听了，马上割让五座城池给秦国，以扩大河间之地。秦王放回燕太子。于是赵国攻打燕国，占领了上谷等三十六座城池，送给秦国十一座。

三字谏

本文选自《齐策一》“靖郭君将城薛”篇。

“海里的大鱼，网儿兜不住它，钩儿钓不到它，但是一不小心游到了失水的地方，那末连小小的蚂蚁也能欺负它。”这位门客的话，不只是告诫了靖郭君，其实也是对当时那些只谋个人权益，不顾国家存亡的人的一个忠告。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基础没有了，建筑在这基础上的东西怎么能存在呢？文章很短，含义却很深刻。

【原文】

靖郭君（齐相田婴的封号）将城（筑城）薛（今山东省滕县东南），客多以谏。靖郭君谓（吩咐）谒者（负责传达的官员），无为客通（通报）。

齐人有请者（请求见靖郭君的人），曰：“臣请三言（三个字）而已（止）矣，益（加）一言，臣请烹（用鼎镬煮杀人的酷刑）。”

靖郭君因见之。客趋（快步）而进曰：“海大鱼！”因（即）反（返）走。

君曰：“客有（在，留）于此。”

客曰：“鄙臣（齐人自称）不敢以死为戏。”

君曰：“亡(无,毋),更(再)言之。”

对曰：“君不闻大鱼乎？网不能止(网住)，钩不能牵(钩上)；荡而失水，则蝼蚁得意焉。今夫(扶)齐，亦君之水也。君长有齐阴(荫庇)，奚(何)以薛为？失齐，虽隆(增高)薛之城到于天，犹之(仍然)无益也。”

君曰：“善！”乃辍(辍 chuò, 停止)城薛。

【译文】

靖郭君准备在自己的封邑薛筑城，他的门客都劝他不要这么做。靖郭君不听，他吩咐负责传达的官员，不要替这些人通报了。

门客中有个齐国人，求见靖郭君，说：“我只要求让我讲三个字就行了。如果多说一个字，就请把我处以烹刑。”

靖郭君便接见了。齐人快步向前，说了一声：“海大鱼！”转身就跑。

靖郭君说：“等一等，你的话还没有说完！”

齐人说：“我可不敢拿性命开玩笑啊。”

靖郭君道：“没关系，你再说下去。”

齐人说道：“你不曾听说过大鱼吧，网儿兜不住，钩儿钩不上，如果一不小心到了没水的地方，那末连小小的蚂蚁也可以任意欺侮它了。现在，齐国就是你的‘水’啊。你只要一直保有齐国的庇护，又何必

在薛筑城呢？如果失去了齐国，你就是把薛城筑得天一般高，也没有用处的啊。”

靖郭君听了，说：“对！”就停止在薛筑城。

邹忌讽齐王纳谏

本文选自《齐策一》“邹忌修八尺有余”篇。

这是一篇脍炙人口的故事。邹忌采用了贴切而又巧妙的比喻，劝谏齐威王不要自我陶醉，闭目塞听；要广开言路，听取意见，改革政治。齐威王听了，深受启发，于是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原文】

邹忌修_(长)八尺_(合现在市尺五尺左右)有余，而形貌眇_(亦 yì, 光艳)丽。朝_(招 zhāo, 早晨)，服_(穿戴)衣冠，窥_(亏 kuī, 看)镜，谓其妻曰：“我孰与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

城北徐公，齐国之美丽者也。忌不自信，而复问其妾_(窃 qiè, 小老婆)曰：“吾孰与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

旦日_(明天)，客从外来，与坐谈，问之：“吾与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_(如)君之美也。”

明日，徐公来。孰_(同“熟”)视_(仔细地看)之，



“我跟城北徐公相比，谁漂亮呀？”

自以为不如；窥镜而自视，又弗（不）如远甚。暮（晚上），寝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偏爱）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

于是入朝见威王（齐国的国君），曰：“臣诚（实在）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于臣，皆以（以为）美于徐公。今齐地方千里（纵横千里）、百二十城；宫妇左右（身边随从的人），莫（没有）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由此观之，王之蔽（受蒙蔽）甚矣！”

王曰：“善！”乃（就）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当面）刺（指摘）寡人之过（过错）者，受上赏；上书（写奏章）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评）议于市朝（公共场所），闻于（传到）寡人之耳者，受下赏。”

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数月之后，时时而间（稀稀落落）进；期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

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派使者到齐国来致敬）。此所谓“战胜于朝廷（意思是先从最高方面做起）”。

【译文】

邹忌身材修长，容貌光泽漂亮。早晨，他穿戴好了，朝镜子望望，问他的妻子道：“我跟城北徐公相比，谁漂亮呀？”他的妻子回答道：“您漂亮极啦，徐公哪里比得上您呀！”

城北徐公原是齐国出名的美男子。邹忌有些不自信，又去问他的小老婆道：“我漂亮，还是徐公漂亮？”

小老婆答道：“徐公哪里比得上您呀！”

第二天，来了一位客人，邹忌在跟他谈话中也问起他来：“我跟徐公谁长得漂亮呢？”那个客人说道：“徐公不如您漂亮啊。”

过了一天，徐公来了，邹忌把他仔细地打量一番，觉得自己实在比不上人家；再对镜子端详一下，更觉得比人家差得太远了。晚上睡觉时他想：“妻子说我漂亮，那是偏袒我啊；小老婆说我漂亮，那是惧怕我啊；客人说我漂亮，那是因为有什么事要我帮助啊！”

于是，邹忌就上朝去见齐威王，说道：“我确实知道自己不如徐公漂亮。但是我的妻子偏爱我，我的小老婆惧怕我，客人对我有所要求，因此都说我比徐公漂亮。如今齐国地方纵横千里，有一百二十座城池，大王的左右仆从和宫里的后妃没有一个不偏爱大王的；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不惧怕大王的；全国的老百姓没有一个不想求助于大王的！这样看来，大

王所受的蒙蔽实在太厉害了！”

齐威王说道：“你说得对！”于是下道命令说：“无论朝廷臣子、地方官吏以及全国老百姓，能当面指摘我的过失的，给他上等奖赏；能上奏章直言劝谏我的，给他中等奖赏；能在公众场合批评我，而又能传到我耳中的，给他下等奖赏。”

这道命令刚下去的时候，臣子们纷纷进言规劝，院子里就象集市一样拥挤。过了几个月，只是断断续续地有些人来说了。一年以后，有些人虽然想说，也没有什么可指摘的了。

燕、赵、韩、魏等国听到了这件事，都来朝见齐威王。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在朝廷上就打了胜仗”。

画蛇添足

本文选自《齐策二》“昭阳为楚伐魏”篇。

蛇本来是没有脚的。第一个画好蛇的人，就已经得到喝酒的权利了。可是他为了表现自己，一定要给蛇添上脚，结果弄巧成拙，不但喝不到酒，反而给人们留下了笑柄。这对不顾客观事实、不根据客观规律办事的人，是一种辛辣的讽刺。

【原文】

昭阳（楚怀王的将军）为楚伐魏，覆（击溃）军杀将，得八城，移兵而攻齐。

陈轸为齐王（齐威王）使，见昭阳。再拜，贺战胜，起而问：“楚之法，覆军杀将，其官爵何也？”

昭阳曰：“官（官职）为上柱国（官名，为楚国的最高武官），爵为上执珪（为楚国的最高爵位）。”

陈轸曰：“异（更）贵于此者何也？”

曰：“唯（只）令尹（楚国的最高军政长官）耳（而已，罢了）。”

陈轸曰：“令尹贵矣！王非置两令尹也。臣窃为公譬（打个比方）可也；

“楚有祠(祭祀)者，赐其舍人(贵族、官僚左右管事的人) 卮(之 zhī, 盛酒的器皿) 酒。舍人相谓曰：‘数人饮之不足(够)，一人饮之有余。请画地为蛇，先成者饮酒。’一人蛇先成，引(取)酒且(将)饮之，乃左手持卮、右手画蛇，曰：‘我能为之足(给它添上脚)。”未成，一人之蛇成，夺其卮曰：‘蛇固(本来)无足，子(你) 安(怎么)能为之足?’遂饮其酒。为蛇足者，终亡(失)其酒。

“今君相(辅助)楚而攻魏，破军杀将，得八城，不弱(损，削弱)兵。欲攻齐，齐畏公甚。公以是为名(你因此成了名)足矣！官之上非可重(不能官上加官)也。战无不胜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后归(归于后人)，犹为蛇足也。”

昭阳以为然，解军而去。

【译文】

昭阳为楚国攻打魏国，击溃了魏军，斩杀了魏将，夺得八座城池。接着就调动军队去攻打齐国。

陈轸作为齐王的使者去见昭阳。他向昭阳致敬，祝贺他打了胜仗。然后问：“按照楚国的成法，打败了敌军，杀死了敌将，可以得到多大的官爵呢？”

昭阳说：“官么，可当上柱国；爵呢，该是上执珪。”

陈轸问：“比这官爵还要大的是什么？”

昭阳说：“那只有令尹了。”

陈轸说：“令尹是全国最大的官，你们楚王该不会设置两个令尹的，我替你打个比方吧：

“楚国有个举行祭礼的人，礼毕，他赏给亲近左右的人一壶酒。这些人商量说：‘几个人喝，不够；一个人喝，有余。请大家在地上画条蛇，谁先画好谁就喝。’有个人最先画好，拿过酒壶正待喝，随即左手执壶，右手作画，口中说道：‘我还有空给蛇添上脚。’脚未画成，另外有个人已把蛇画好了，就把他的酒壶夺过来，说：‘蛇根本没有脚，你怎能给它画上脚呢？’就把酒喝了。为蛇添脚的那个人，终于没有喝到酒。

“如今将军为楚国攻打魏国，打垮了魏军，杀掉了魏将，攻占了八座城池，没有损兵折将。现在想要攻打齐国，齐国很怕你。你因此得到威名，这就足够了。上柱国上面，不会再加个‘上柱国’的啊。你虽然每次都打了胜仗，但不懂得适可而止，总有一天你会死亡的，那末连上柱国的官职也会属于别人，这样岂不就象画蛇添足一样么！”

昭阳听了，觉得很对，就罢兵而归。

土偶人讥桃梗

本文选自《齐策三》“孟尝君将入秦”篇。

田文，齐国的贵族，齐相田婴的儿子，封于薛，号孟尝君。门下有食客数千。一度入秦为相，不久逃归。孟尝君的处境跟一般周游列国，充当客卿的人不同。他更应该跟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立足本土，确保安全，不可投身到强横的秦国去。

作者把泥人和木偶人都人格化了，通过两者相互对话，使文章生动活泼，很有说服力。

【原文】

孟尝君将入秦，止者（劝沮的人）千数而弗听。苏代（苏秦之弟）欲止之，孟尝君曰：“人事者，吾已尽知之矣；吾所未闻（知）者，独鬼事耳。”苏代曰：“臣之来也，固（不）敢言人事也，固且（姑且）以鬼事见君。”

孟尝君见之。谓孟尝君曰：“今者臣来，过于淄（水名，源出于山东莱芜县）上，有土偶人（泥人）与桃梗（用桃木雕的人）相与语。桃梗谓土偶人曰：‘子（你）西岸之土也，挺（同“挺”、“埏”，揉和）子（土）以为人，至岁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则

汝残(垮)矣。’木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吾残则复西岸耳。今子，东国(东方地区，指齐本国)之桃梗也，刻削子以为人，降雨下，溜水至，流子而去，则子漂漂者将何如(往)耳。’今秦四塞之国(四面都有关隘)，譬若(如)虎口，而君入之，则臣不知君所出矣。”

孟尝君乃止。

【译文】

孟尝君要到秦国去，成千人劝阻他，都不听。苏代也想前去劝说一下。孟尝君得知苏代来意后，便让人传话道：“讲人事的话，我全听过啦；仅仅有些鬼事我还没听说过。”苏代说：“我此番来，本来不敢讲什么人事，姑且谈谈鬼事吧。”

孟尝君接见了苏代。苏代对孟尝君说：“我这次来，经过溜水，碰见泥人和木偶人在谈话。木偶人对泥人说：‘你是西岸的泥土，被捏成个人，到了八月里，一场大雨，溜水大发，你就给冲垮啦！’那个泥人说：‘不对。我是西岸的泥土，我垮了，仍然留在西岸上。至于你呢，原是本地的一根桃梗，被雕成个人，大雨一来，溜水一冲，就把你冲走了，那时你漂漂荡荡的，将往何处为家呢？’如今秦是四面关山险固的国家，象虎口一样，而你走进去，我不知道你从哪里逃得出来！”

孟尝君听了这番话，就把入秦的打算取消了。

韩子卢逐东郭逡

本文选自《齐策三》“齐欲伐魏”篇。

淳于髡(坤 kūn)是齐国有名的辩士,以博学著称。

本文是说,齐国打算进攻魏国,淳于髡用一个简单而又生动的故事,说服了齐王,使他取消了伐魏的计划。

【原文】

齐欲伐魏,淳于髡谓齐王(齐宣王)曰:“韩子卢者,天下之疾犬也。东郭逡(困 qūn)者,海内之狡兔也。韩子卢逐东郭逡,环山者三,腾山者五。兔极(疲乏)于前,犬废(垮)于后,犬兔俱罢(音、义都作“疲”),各死其处。田父(府 fǔ,老农夫)见之,无劳倦之苦,而擅(独享)其功。今齐魏久相持,以顿(委顿,疲)其兵,弊(疲)其众,臣恐强秦大楚承其后,有田父之功。”

齐王惧,谢(辞去,不用)将休士(兵士)也。

【译文】

齐国准备去攻打魏国,淳于髡对齐王说:“韩子卢是天下跑得极快的猎狗,东郭逡是海内非常出色

的狡兔。有一次，韩子卢追赶东郭逡，绕山三圈，五越山头。在前面逃的东郭逡累坏了，在后面追的韩子卢也垮了，都倒下死啦。有个种田的老人见到了，不花一点力气，就得到了它们。现在齐魏两军长久相持不下，部队劳累，百姓疲困。我很担心强大的秦国和楚国就象那个老农一样，不费丝毫气力而坐享其成哩！”

齐王听了有些恐惧，随即下令收兵。

冯谖客孟尝君

本文选自《齐策四》“齐人有冯谖者”篇。

战国时代贵族、官僚“养士”的风气很盛。号称“四公子”的孟尝君、春申君、信陵君和平原君，都以各有数千门客而出名。他们因收罗了这批门客（也叫“食客”），在某些政治斗争之中得到一点好处。门客本人也分润杯羹。

冯谖是其中比较能干的一个。他的“狡兔三窟”之计，既为孟尝君个人着想，也顾及了齐国的安危。因为孟尝君在齐国得不到重用，而被放逐，这是不利于齐国的。全篇着力刻划了冯谖这个出身贫寒，有远见，敢作敢为的策士形象。“矫命焚券”，虽然出于恩赐观点，但客观上对人民是有利的。所谓“市义”，最根本的一条，还是为孟尝君的私利打算的。接着冯谖西游于梁、请立宗庙于薛等一系列活动，也都是为了解除孟尝君个人的后顾之忧，让他可以“高枕而卧”的措施。这个故事也从一个侧面写出了孟尝君的为人。

【原文】

齐人有冯谖(喧 xuān)者，贫乏不能自存(生存)。使人属(同“嘱”，致意)孟尝君，愿寄食(就食)门下。孟尝君曰：“客何好(hào, 爱好)?”曰：“客

无好也。”曰：“客何能(技能)？”曰：“客无能也。”
孟尝君笑而受之，曰：“诺(儒 nuò, 答应声)。”

左右(孟尝君身边的人)以(因为)君贱(轻视)之也，食(寺 sì, 给他吃)以(用)草具(指粗劣的食物)。

居有顷(不多久)，倚柱弹其剑，歌曰：“长铗(莫 jiǎ, 指剑)归来乎，食无鱼！”

左右以告。孟尝君曰：“食之，比(相当于)门下之客(一般食客)。”

居有顷，复(又)弹其铗，歌曰：“长铗归来乎，出无车！”

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尝君曰：“为之驾(替他备车)，比门下之车客(乘车的食客)。”

于是乘其车，揭(举)其剑，过(访问)其友曰：“孟尝君客我(把我当客人看待)！”

后有顷，复弹其剑铗，歌曰：“长铗归来乎，无以为家(无法养家)！”

左右皆恶(误 wù, 讨厌)之，以为贪而不知足。孟尝君问：“冯公有亲(亲人)乎？”对曰：“有老母。”孟尝君使人给其食用，无使乏(缺吃少穿)。于是冯谖不复歌。

后孟尝君出记(通告)，问门下诸客：“谁习(熟悉)计会(会计)，能为文收责(同“债”)于薛(今山东省滕县东南)者乎？”冯谖署(署名)曰：“能。”

孟尝君怪之，曰：“此谁也？”左右曰：“乃（就是）歌夫（扶丘，那个）‘长铗归来’者也。”孟尝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负之（对不起他），未尝（曾）见也。”请而见之，谢（道歉）曰：“文倦（“懈怠”的意思）于事，愤（昏乱）于忧（忧患），而性忤（同“懦”）愚，沉（陷入）于国家之事，开罪（得罪）于先生，先生不羞（不以为耻），乃（却）有意欲为收责于薛乎？”冯援曰：“愿之。”于是为约（预备）车治（收拾）装（行李），载券契（票据）而行，辞（告辞）曰：“责毕收（收完了），以何市（买些什么）而反（返）？”孟尝君曰：“视吾家所寡有（缺少）者。”

驱（赶车）而之（到达）薛，使吏（官员）召诸民当偿（该还债）者，悉（全部）来合券（核对票据）。券遍（全部）合，起矫（假托）命，以责赐诸民，因（就）烧其券，民称“万岁”。

长驱到齐，晨而求见。孟尝君怪其疾（快速）也，衣冠（穿戴整齐）而见之，曰：“责毕收乎？来何疾也！”曰：“收毕矣。”“以何市而反？”冯援曰：“君云‘视吾家所寡有者’，臣窃计（私自打算）君宫中积珍宝，狗马实（充满）外厩（教jiù，马房），美人充下陈（行列）；君家所寡有者以义耳！窃以（同“已”）为君市（买）义。”孟尝君曰：“市义奈何（怎么样）？”曰：“今君有区区（小小）之薛，不拊

(同“抚”)爱(爱护)子其民(把人民当作自己的子女)，因而贾(古 gǔ，算计)利(渔利)之。臣窃矫君命，以责赐诸民，因烧其券，民称‘万岁’，乃臣所以为君市义也。”孟尝君不悦，曰：“诺，先生休矣(算了吧)！”

后期年，齐王(齐闵王)谓孟尝君曰：“寡人(齐王自称)不敢以先王(指齐宣王)之臣为臣。”孟尝君就(归)国(封地)于薛，未至百里(离薛还有一百里)，民扶老携幼，迎君道(大路)中。孟尝君顾(瞧着)谓冯谖曰：“先生所为文市义者，乃(才兹)今日见之！”

冯谖曰：“狡兔有三窟(洞穴)，仅得免其死耳；今君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请为君复凿二窟。”

孟尝君子(给)车五十乘(辆)，金五百斤，西游于梁(今河南省开封市，魏国国都，这时已称梁国)，谓惠王曰：“齐放(放遣)其大臣孟尝君于诸侯，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强。”于是梁王虚(空出)上位(国相的位置)，以故相(刚去位的国相)为上将军，遣使者黄金千斤、车百乘，往聘(请)孟尝君。冯谖先驱(赶着车先走一步)诫(劝告)孟尝君曰：“千金，重币也；百乘，显(煊赫)使也。齐其(这里同“该”)闻之矣。”梁使三反(来回三次)，孟尝君固(坚



孟尝君看看冯谖，对他说：“先生替我买的‘义’，今天见到了！”

决)辞(谢绝)不往也。

齐王闻之，君臣恐惧。遣太傅(官名，太子的老师)赍(基jī，赠送)黄金千斤、文(画上花纹)车二驷(指四匹马的车子)，服(佩)剑一，封书(备信一封)谢孟尝君(向孟尝君谢罪)曰：“寡人不祥(吉利)，被于(受到)宗庙之祟(岁suì，灾祸)，沉(溺)于谄谀(产于chǎn yú，奉承献媚)之臣，开罪于君！寡人不足为(不值得你为我出力)也，愿君顾(顾念)先王之宗庙，姑(暂且)反国统(治理)万人乎？”冯谖诫孟尝君曰：“愿请先王之祭器(礼器，宗庙里祭祖的用具)，立宗庙于薛。”庙成，还报孟尝君曰：“三窟已就(成功)，君姑高枕为乐矣！”

孟尝君为相数十年，无纤介(细微)之祸者，冯谖之计也。

【译文】

齐国有个人叫做冯谖的，穷得活不下去了，托人转求孟尝君，让他在门下做个食客。孟尝君问：“客有什么爱好？”答：“没有什么爱好。”孟尝君又问：“客有什么本领？”答：“没有什么本领。”孟尝君笑了笑，说：“噢！”答应收留冯谖。

那些手下人因为孟尝君看轻冯谖，每天就给他吃些粗茶淡饭。

住了没多久，冯谖就靠在庭柱上，敲敲佩剑唱道：“长剑回去吧，没有鱼吃啊！”

左右的人告诉了孟尝君。孟尝君说：“让他有鱼吃，给他安排在食客之列。”

没多久，冯谖又敲着佩剑唱道：“长剑回去吧，出门没有车子啊！”

左右的人都笑了，又去告诉孟尝君。孟尝君说：“替他备车，跟车客同样待遇。”

于是冯谖坐着车子，带上佩剑，访问他的朋友说：“孟尝君把我当作食客看待哩！”

此后不久，冯谖又敲着佩剑唱道：“长剑回去吧，在这儿养活不了家啊！”

左右的人听了感到厌恶，认为他也太不知足啦。孟尝君听说有这回事，就问道：“冯公有亲人吗？”左右的人说：“有个老娘。”孟尝君就派人按时把吃的用的送去，不使冯母困乏。这样一来，冯谖就不再弹剑唱歌了。

后来，孟尝君出了通知，遍询食客：“有谁熟悉会计，能替我到薛邑去收债的？”冯谖署上了自己的名字，说：“能！”

孟尝君见了这名字，很惊异，问道：“这是谁呀？”左右的人说：“就是唱‘长剑回去吧’的那一位啊！”孟尝君笑道：“这位客人果然是有能耐的！真对不起，我还没有接见过他呢。”于是就把冯谖请来相见，当面道歉说：“我给各种繁杂的事务缠住啦，搅得头昏

脑胀，自己又愚弱无能，成天淹没在忙忙碌碌的国事里，怠慢了先生。先生却不放在心上，倒愿意到薛地去替我收债，是么？”冯谖道：“愿意去！”于是准备好车子，收拾起行李，装载着票据动身了。临行的时候，向孟尝君告辞说：“债收齐了，买些什么回来呢？”孟尝君道：“看我家里缺什么配什么吧。”

冯谖赶车到薛，叫地方官召集该还债的百姓都来验对票据。人到齐了，验对也完毕了，他假托奉了孟尝君之命，当众宣布说：孟尝君把该收的债统统赏赐给大家，不必还了；并把票据统统烧毁。老百姓高呼“万岁”。

事情一办完，冯谖立刻赶回齐国，第二天清早，就去见孟尝君。冯谖这么快就回来了，孟尝君感到很奇怪，穿戴好了，就出来接见他，问道：“债都收完了么？怎么回来这么快呀？”冯谖道：“收完啦。”孟尝君问道：“买些什么回来？”冯谖道：“您说过‘看我家里缺什么配什么’。我想，您宫中积满了奇珍异宝，畜栏里养满了猎狗骏马，内室住满了美人，您家里缺少的只是‘义’。所以我替您买了‘义’回来。”孟尝君道：“买‘义’！这是怎么一回事呀？”冯谖道：“现在您的封邑只有这么一个小小的薛，却不爱抚那里的百姓跟自己的子女一样，在他们头上渔利，这怎么行啊！因此，我擅自借口说是您的命令，把债款全部赏给百姓，票据一概烧掉了，老百姓欢呼‘万岁’。这就是我替您买的‘义’啊。”孟尝君听了很不高兴，说：

“噢！先生，算了吧！”

过了一年，齐闵王对孟尝君说：“我不敢把先王的臣子当作自己的臣子使用。”孟尝君只得回到他的封地薛邑去安家。在离开薛邑还有百里路程的时候，就见老百姓扶老携幼，早在路上迎接他了。孟尝君看看冯谖，对他说：“先生替我买的‘义’，今天见到了！”

冯谖说：“狡兔准备了三个洞，才得保全一条命。现在你只有一个‘洞’，还不能高枕无忧，让我替你去再挖两个吧！”

孟尝君就给他五十辆车子、五百斤黄金，西去梁国游说。冯谖到了梁国，对梁惠王说道：“齐国把大臣孟尝君放遣国外，诸侯中谁先接待他的，谁就能国富兵强。”

梁惠王听了，就空出宰相的位置留给孟尝君，让刚去位的宰相当上将军；又派遣使者带上一千斤黄金和一百辆车子，去聘请孟尝君。冯谖先一步驱车赶回，提醒孟尝君道：“黄金千斤，是厚重的聘礼啊；车子百辆，是煊赫的使臣啊；齐国该知道了吧。”梁国的使者往返三次，孟尝君坚决辞谢不去。

齐王听到了这个消息，君臣都感到震惊。于是齐王派了太傅带上千斤黄金、两辆上等的车子和齐王自佩的宝剑一口，致书向孟尝君谢罪说：“我不幸，好象着了鬼怪一般，给那些光会恭维的臣子们蒙住了，因此得罪了您。我不值得您为我出力，请您看在先

王面上，还是回到齐国来治理国家大事吧！”

冯谖又提醒孟尝君道：“请齐王把先王传下来的祭器分一部分给您，在薛邑建立一座宗庙吧。”宗庙落成，冯谖这才回报孟尝君说：“三个‘洞’都挖好了，您可以高枕无忧了。”

孟尝君做了几十年的宰相，没有受到什么祸患，这全靠冯谖的策划得当啊。

颜觸论贵士

本文选自《齐策四》“齐宣王见颜觸”篇。

齐宣王及其左右的人一致认为“王者贵”、士人（这里主要指知识分子）卑贱。这在当时是天经地义、毫不足怪的。颜觸却公开宣称：“士贵耳，王者不贵！”君主必得贤才辅佐，才会有出色成就。他列举历史事实，论证了“士”对国家所作的贡献，驳倒了齐宣王等人尊君卑士的言论，使他们开始认识到国君对待士人的态度会影响人才的去就，也关系到国势的盛衰。于是，齐宣王决定给颜觸官做，让他“食必太牢，出必乘车，妻子衣服丽都”；并请求颜觸收他为弟子。但是，颜觸不肯做官，不愿过荣华富贵的生活。他认为自己已经尽忠直言，便坚决辞去，以保持本色。这也表现了我国古代正直的知识分子所特有的精神面貌。

【原文】

齐宣王见（接见）颜觸（触 chù，齐人），曰：“觸前（过来）！”觸亦曰：“王前！”宣王不悦。左右曰：“王，人君也；觸，人臣也。王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可乎？”

觸对曰：“夫(扶 fú)‘觸前’为慕势(仰慕权势)，‘王前’为趋(接近，重视)士。与使觸为慕势，不如使王为趋士。”

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贵乎？士贵乎？”

对曰：“士贵耳！王者不贵。”

王曰：“有说(根据)乎？”

觸曰：“有。昔者秦攻齐，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展禽，字“季”，谥“惠”，鲁国人。柳下是他的食邑)塋(坟墓)五十步而樵采(打柴)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齐王头者，封万户侯，赐金千镒。’由是观之，生王之头，曾不若死士之塋也。”

宣王默然不悦。左右皆曰：“觸来！觸来！大王据千乘(拥有一千辆战车)之地，而建千石(十斗为一石或一百二十斤为一石)钟、万石簏(同“虞”，据 jù，悬挂钟鼓的木架)，天下之士，仁义(仁人义士)皆来役处(效劳，投奔)，辩知(才智)并进，莫不来语(献议)；东西南北，莫敢不服；求万物无不备具(齐全)，而百姓无不亲附。今夫(现在那般)士之高者，乃称(名为)匹夫(平民之一)，徒步(光身)而处农亩；下则鄙野(粗陋)监门闾里(看守里巷)。士之贱也，亦甚矣！”

觸对曰：“不然。觸闻古大禹之时，诸侯万国。何则？德厚(重视仁义道德)之道得(得当，有

成就)，贵（重视）士（人才，贤士）之力（功效）也。故舜起农亩，出于野鄙而为天子；及汤之时，诸侯三千；当今之世，南面（古代以面向南为尊位）称寡（王者称孤道寡）者乃二十四。由此观之，非得失之策（影响得失的策略关系）与（通“欤”，疑问词）？稍稍（逐渐）诛灭（削灭），灭亡无族（遗类）之时，欲为监门间里，安可得而有乎哉？是故《易传》（解释《易经》的论著）不云乎（不是这样说的么）：‘居上位未得其实（不务实际），以喜其为名（一味讲求空名）者，必以骄奢（自高自大）为行，据（同“倨”）慢（傲慢）骄奢，则凶（祸）从（跟、随）之。’是故无其实而喜其名者削（削弱），无德而望其福者约（窘迫），无功而受其禄者辱，祸必握（同“渥”，重，厚）。故曰：‘矜功不立（好大喜功不务实事的不能立业），虚愿不至（空想不能达到目的）。’此皆幸乐（自我陶醉）其名，华（光有表面文章）而无其实德者也。是以尧有九佐（副手，下文“友”、“丞”、“辅”含义大致相同），舜有七友，禹有五丞，汤有三辅，自古至今，而能虚成名（毫无别人帮助而成名）于天下者，无有。是以君王无羞亟（器 gǐ）问（不以多提问题为耻），不愧下学（不以向低贱的人请教为愧）；是故成其道德而扬功名于后世者，尧、舜、禹、汤、周文王是也。故曰：‘无形者（没有形象化的），形之君（主）也；无端

者(没法找到头绪的)，事之本(根本，开始)也。’夫上见其原，下通其流，至(至于)圣人明学(明白大道理)，何不吉之有哉！老子曰：‘虽贵，必以贱为本；虽高，必以下为基。’是以侯、王称孤、寡、不穀(不善)。是其贱之本与(是因为他们本来身分低贱么)？非。夫孤、寡者，人之困贱下位也，而侯、王以自谓，岂非下人(谦恭待人)而尊(重视)贵士(敬重士大夫)与？夫尧传舜，舜传禹，周成王任周公旦，而世世称曰明主，是以明乎士之贵也。”

宣王曰：“嗟乎！君子焉(怎么)可侮(得罪)哉？寡人自取病(自讨没趣)耳！及今闻君子之言，乃今闻细人(小人，君子的对立面)之行，愿请受(收)为弟子。且颜先生与寡人游(同游共处)，食必太牢(牛、羊、豕三牲全备)，出必乘车，妻子衣服丽都(华贵)。”

颜闾辞去，曰：“夫玉生于山，制(加工)则破焉，非弗宝贵矣，然太璞(玉的本质)不完(受到损伤)。士生于鄙野，推选(推举)则禄(做官)焉，非不得尊遂(高贵而称心)也，然而形神不全(贤士的本色有缺陷)。闾愿得归，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无罪以当贵，清净贞正以自虞(同“娱”，自乐其乐)。制(制驭，听取)言者王也，尽忠直言者闾也。”

言要道已备矣，愿得赐归，安（缓）行而反（同“返”）臣之邑屋（老家）。”则（即）再拜谢而辞去也。

【译文】

齐宣王接见颜觸说：“颜觸过来！”颜觸也说：“大王过来！”宣王不高兴。左右百官都说：“大王是国君，你颜觸是臣子。大王说‘颜觸过来’，你也说‘大王过来’，行吗？”

颜觸答道：“颜觸上前，是仰慕权势；大王前来，是亲近贤士。与其叫我颜觸慕势，倒不如让大王亲贤好。”

宣王气得面孔变色，说：“做国君的高贵？还是你做士人的高贵？”

颜觸答道：“士人高贵！国君不高贵。”

宣王说：“你有根据么？”

颜觸说：“有。从前秦国攻打齐国，下令说：‘哪个胆敢走到柳下季坟墓五十步内去砍柴，有死无饶！’还有一道命令说：‘哪个能斩得齐王头的，就封他为万户侯，赏黄金千镒。’这样看来，活着的国君的脑袋，还抵不上死了的贤士的坟墓。”

宣王听了一声不响，闷闷不乐。臣子们都说：“颜觸过来！颜觸过来！大王身为千乘大国之主，又有铸造千石钟、万石簠的财力，天下志士仁人都来投奔效力，才智出众的人都来出谋献策，天下四方，无敢不服，各种物资无不齐备，百姓无不归顺。现在那

般士人中最高级的，也不过是平民之一而已，僻处乡间，一无所有；那些粗陋而低级的，只能看守里巷。士人处境低贱极了！”

颜闾回答说：“错了！我听说古代大禹的时候，万国来朝。为什么当时会有这样多的小国呢？这是因为他致力仁政措施得当，尊重贤士的结果呀。所以舜从一个出身卑贱的农民登上了天子的宝座；到商汤的时候，诸侯服属的还有三千个；如今呢，称孤道寡的只有二十四个了。这样看来，对贤士有足够的重视与否，难道不是兴亡、成败的关键么？等到逐步削弱，最后国破家亡的时候，即使想在里巷看看门，哪里还轮得到你呢？所以《易传》是这样说的：‘处在高位而不务实际、光务虚名的人，一定表现为傲慢奢侈，祸患即跟着来了。’所以不务实事、徒慕虚名的人遭到削弱；不做好事、希望得福的人显得窘迫；没有功劳、窃据官位的人被侮辱，受大祸。因此说：‘好大喜功、不务实事的不能成功立业，一味空想的达不到目的。’这些都是徒慕虚名，华而不实的人呀！所以尧有九个助手，舜有七个诤友，禹有五个丞相，汤有三个贤佐，从古到今，毫无别人帮助而自己成名于天下的，一个也没有！因此君王不以屡向别人请教为耻，不以向卑贱的人学习为愧，这样成就为道德高尚而扬名于后代的，象尧、舜、禹、汤、周文王等都是。所以说：‘没有形象化的是各种形象的主宰，凡事在没法找到头绪的时候是事物本身的开

端。’上能察见渊源，下能顺其流向，圣人懂得大道理，哪里会有不顺遂的？老子说：‘虽然尊贵，必得在卑贱中立足；虽然高明，必得以低下的为基础。’所以诸侯、国君自称‘孤’、‘寡’、‘不穀’。这是因为他们本来身分低贱吗？不是的。孤、寡原是卑贱的称谓，侯、王甘于以此自称，岂不是对人谦恭而重视吗？尧传位于舜，舜传位于禹，周成王任用周公旦，世世代代都称他们为明主，这就足以说明士之可贵了。”

宣王说道：“咳，贤士怎么可以得罪的呢？我自讨没趣哩！如今听到了先生的高论，才看穿那些小人的行径，请先生收我为学生吧！今后颜先生跟我同游共处，三牲佐餐，车子代步，让您的夫人子女个个衣著华丽。”

颜闾辞谢说：“玉生长在山里，一经加工，就被破坏，这并不是说它不宝贵了，而是玉的本来面目失去了；士生活于乡间，被推举做官，不是说不尊贵、不称心了，然而作为士的本质却不完整了。我情愿回家，迟点吃饭，跟吃肉一样有味；徐步缓行，跟趁车一样安稳；不犯罪，自由自在，宁静正直，自乐其乐。对进言的人操生杀之权而决定取舍的是你大王，敢于尽忠直言的是我颜闾。我认为是大道理的都说光了，请大王让我归去，慢慢地踱回我的老家吧。”接着拜了两拜，辞别宣王走了。

赵威后问齐使

本文选自《齐策四》“齐王使使者问赵威后”篇。

全文用提问方式来阐明治理国家应该“以民为本”的道理。前三问，性质同，句法也一致；后三问，指出国君应该怎样处理国家大事；最后一问，从反面来论证“国以民为本”这一论点。表现方式新颖，道理说得透彻。

赵威后的思想，深受孟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理論的影响。这一思想在当时是含有一定民主性，有进步意义的。

清

【原文】

齐王使_(派)使者问_(问候)赵威后_(赵惠文王后)。书未发_(启封)，威后问使者曰：“岁_(年成)亦无恙_(病,灾)耶？民亦无恙耶？王亦无恙耶？”

使者不说_(同“悦”)，曰：“臣奉使_(奉命)使_(通使命于)威后，今不问王，而先问岁与民，岂先贱而后尊贵者乎？”

威后曰：“不然_(不对)。苟_(如果)无岁，何以有民？苟无民，何以有君？故有_(需要)问，舍本而问末者耶？”

乃进而问之曰：“齐有处士（有才学而没有做官的读书人）曰钟离（复姓）子无恙耶？是其为人也，有粮者亦食（寺 sī，给东西吃），无粮者亦食；有衣者亦衣（意 yì，给衣服穿），无衣者亦衣；是助王养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业（不加重用，使他成就功业）也？叶阳子无恙乎？是其为人：哀（怜悯）鰥（关 guān，老而无妻的人）寡（寡妇），恤（抚恤）孤（幼而无父的人）独（老而无子的人），振（同“赈”，救济）困穷，补（补助）不足（缺衣少食），是助王息（生长养育）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业也？北宫（复姓）之女婴子无恙耶？彻（除去）其环（耳环）瑱（镇 zhèn，玉制的耳垂），至老不嫁，以养父母，是皆率（表率）民而出于孝情者也，胡为（为什么）至今不朝（不加“命妇”封号，让她上朝）也？此二士弗业，一女不朝，何以（拿什么）王（旺 wàng，统治）齐国、子（爱护、抚育）万民乎？於（乌 wū）陵（在今山东省长山县西）子仲尚存乎？是其为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于家，中不索（求）交诸侯，此率民而出于无用者，何为至今不杀乎？”

【译文】

齐王派了一个使者去问候赵威后。国书还没有启封，威后就问使者道：“你们的年成好么？百姓好

么？国君好么？”

使者听了不高兴，说道：“我奉命通使命于威后，现在你不问我们大王，倒先问年成和百姓，难道是卑贱为重、尊贵为轻么？”

威后说：“不对。如果没有丰年，怎么会有百姓呢？如果没有百姓，又怎么会有国君呢？所以要这么问。哪能撇开根本而光问枝节呢？”

于是进一步问使者说：“齐国有个尚未做官、名叫钟离子的，他好吗？他的为人呀，让有粮食的有得吃，没粮食的也有得吃；有衣服的有得穿，没衣服的也有得穿，这是帮助国君抚育百姓呀，怎么到现在还不让他出来做一番事业呢？叶阳子好吗？他的为人呀，同情鳏夫寡妇，抚恤孤儿老人，救济穷困，周济贫乏，这是帮助国君滋育民生呀，为什么不让他出来工作呢？北宫的女儿婴儿子好吗？她卸下了首饰，不讲打扮，到老不嫁人，奉养父母，她这孝心，可作老百姓的榜样，为什么到现在还不让她上朝受封呢？这两个贤士不出来工作，一个孝女尚未上朝受封，怎么能统治齐国，管理百姓呢？於陵子仲还活着吗？这个人呀，一不为国家效劳，二不过问家务，三不跟各方诸侯打交道，这会引诱百姓脱离社会而成为无用之人，为什么到现在还不除掉他呢？”

齐人难田骈

本文选自《齐策四》“齐人见田骈”篇。

这篇故事里的“齐人”，是个有胆略、有辩才的智者。他用“邻人之女”的生动比喻，有力地揭露和鞭挞了对方高谈阔论、哗众取宠的虚伪卑劣。告诉人们：“听其言，观其行”，才是识别人的好方法。

【原文】

齐人见田骈(pián, 齐学者)，曰：“闻先生高议(高论)：设(假设, 倡导)为不宦(换 huàn, 官)，而愿为役(为民效劳)。”

田骈曰：“子何(从哪里)闻(知)之？”

对曰：“臣闻之邻人之女。”

田骈曰：“何谓也？”

对曰：“臣邻人之女，设(假托)为不嫁，行(历)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则不嫁，然嫁过毕(然而比嫁者有过之而无不及)矣。今先生设为不宦，訾(同“资”，财富)养(俸禄)千钟(量器)，徒(侍从)百人，不宦则然矣，而富过毕也。”

田子(田骈)辞。

【译文】

齐人见到田骈，说道：“我听到先生的高论了，提倡不做官，甘愿为民效劳。”

田骈问道：“你怎么知道的呢？”

齐人说：“我从邻家的女儿那里得知的。”

田骈说：“这怎么讲呢？”

齐人回答道：“我那邻人的女儿说是说不嫁，但她才三十岁就有七个孩子了。不嫁虽不嫁，但她却比出嫁的人还会养孩子。现在你先生口头说不做官，实际上却是厚禄万石，侍从成百；不做官倒是真的，可是富贵荣华却着实超过一般做官的了。”

田骈听了，连忙走开。

狐假虎威

本文选自《楚策一》“宣王问群臣”篇。

这个寓言描写了狡猾的狐狸，利用“百兽害怕老虎”这一点，对老虎进行欺骗；同时也辛辣地嘲笑了老虎胡涂，遭到狐狸捉弄。这对一些只看事物的表面、不看事物实质的人，是很有教育意义的。

“狐假虎威”，后来还被用来比喻奴才凭借主子的权势，作威作福，任意欺压人。

【原文】

宣王（楚宣王）问群臣曰：“吾闻北方（北方各国的总称）之畏昭奚恤（楚国的将军）也，果诚何如（果真是这样的么）？”群臣莫对。

江一（魏人，在楚做官）对曰：“虎求（寻找）百兽而食之，得狐。狐曰：‘子无敢（不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长（掌zhǎng，领导）百兽。今子食我，是逆（违背）天帝命也。子以我为不信（不实），吾为子先行，子随我后，观百兽之见我而敢不走（逃跑）乎？’虎以为然（对），故遂与之行。兽见之皆走。虎不知兽畏己而走也，以为畏狐也。

“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带甲（武装部队）百万，

而专属(主 zhǔ, 托付)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实畏王之甲兵也,犹百兽之畏虎也。”

【译文】

楚宣王问群臣说:“听说北方各国都怕我的将军昭奚恤,果真是这样的吗?”

臣子们听了都不响。

江一回答说:“老虎找寻野兽吃,有一次,捉住一只狐狸。狐狸说:‘你怎敢吃我!老天爷派我做百兽之王。现在你要吃我,是违背天意的。你如果不相信我说的话,我就走在你的前面,你跟着我,看看百兽见到我有谁敢不逃跑的。’老虎认为有理,就跟狐狸一起走。野兽见着,果然都逃。老虎不懂得野兽原是害怕自己才逃跑的,还以为是害怕狐狸呢。”

“如今大王的国土方圆五千里,拥有上百万的军队,而把统治权专托付昭奚恤。因此,北方各国害怕昭奚恤,其实是害怕大王的军队,就象百兽害怕老虎一样!”

田单攻狄

本文选自《齐策六》“田单将攻狄”篇。

决定战争胜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将领跟士兵的关系是个重要因素。如果将领高高在上，养尊处优，对士兵颐指气使的话，势必造成将、士间的对立。这样，在战场上，将、士双方就不会同心同德，当然也难以打胜仗了。相反，将领跟士兵同甘共苦，临阵又能身先士卒，这样，军队士气旺盛，就能夺取胜利。田单攻狄的一胜一败，深刻地说明了这些道理。

【原文】

田单（齐国大将）将攻狄（笛 dī，在今山东省高青县东南），往见鲁仲子（鲁仲连，齐人，善于计谋划策，排解纠纷）。仲子曰：“将军攻狄，不能下（攻破）也。”田单曰：“臣（田单自称）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外城，这里指即墨城），破亡（败逃）余卒（残兵），破万乘（指大国）之燕，复（恢复）齐之墟（故土），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车弗谢（告辞）而去。

遂攻狄，三月而不克之也。

齐婴儿谣（民歌）曰：“大冠（帽子）若箕（簸箕），

修(长)剑拄(煮 zhǔ, 支撑)颐(宜 yí, 下巴), 攻狄不能下, 垒(营)于枯丘(欺 qī, 枯草堆)!”

田单乃惧, 问鲁仲子曰: “先生谓单不能下狄, 请闻其说。”

鲁仲子曰: “将军之在即墨, 坐而织蓐(溃 kuì, 草袋), 立则杖(拿着)插(同“锛”, 铁锹), 为士卒倡(倡导)曰: ‘可往矣! 宗庙亡矣, 亡(音、义都作“无”)日尚(希望)矣, 归于何党(地方)矣!’ 当此之时, 将军有死之心, 而士卒无生之气。闻若(你的)言, 莫不挥泣奋臂而欲战。此所以破燕也。当今将军东有夜邑(在今山东省掖县)之奉(供养), 西有菑上之虞(欢), 黄金横带(金叶子作腰带), 而驰(驱车驾马)乎淄、澠(绳 shēng, 古水名, 在今山东省临淄县一带)之间, 有生之乐, 无死之心, 所以不胜者也。”

田单曰: “单有心(心思), 先生志(知)之矣!” 明日, 乃厉(激励)气循(巡视)城, 立于矢石(箭和礮石, 守城武器)之所, 乃援(拿着)枹(浮 fú, 鼓槌)鼓(鼓动)之, 狄人乃下(降服)。

【译文】

田单准备攻狄, 他先去请教鲁仲连。鲁仲连说: “将军这次去攻狄, 我看是攻不下来的。”

田单说：“我凭靠这座小小的即墨城，指挥老弱残兵，打垮了兵车万辆的强大燕国，收复了齐国失地，如今先生说我攻不下小小的狄邑，不知从何说起呢！”田单气鼓鼓地上了车，招呼也不打一声就走了。

接着田单就带兵去攻狄，打了三个月，还是没有打下来。那时候齐国的小孩子们唱道：

“高高的帽子，象个簸箕，长长的剑柄，抵住下巴，连个小小狄邑都打不下，将军把兵驻扎在枯草堆上。”

田单吃了一惊，再去请教鲁仲连，说：“先生说我攻不下狄邑，请把其中的道理告诉我吧。”

鲁仲连说：“将军在即墨的时候，坐着就编草袋，站着就拿锹干活，给士兵做出好榜样。激励将士们说：‘向前吧！宗庙都给毁啦，没有日子可望再活啦，我们还能退到什么地方去啊！’在那个时候，将军有牺牲的决心，士兵也没有偷生的念头。听了你的话，没有一个不悲愤落泪、决心跟敌人拚个死活的。这就是将军能打垮燕军的道理。如今将军东面有夜邑可以供奉，西面有菑上可以欢娱，金带围腰，驱车跃马，驰骋于淄水、澠水之间，一味贪图生活享受，全无牺牲决心，这又怎么打得了胜仗呢！”

田单说：“我的心思，先生都知道了！”第二天，他就亲自出马鼓舞士气，巡视城防，站在矢石如雨的前方，抡起大槌，擂鼓指挥。这一下，狄人就给征服啦。

郑袖谗魏美人

本文选自《楚策四》“魏王遗楚王美人”篇。

郑袖是楚王宠姬，为人阴险狠毒。她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要尽手段，将魏美人陷害致死。

这一宫廷纠纷，也反映了当时政治斗争残酷、卑劣的一面。因为郑袖和上官大夫靳尚等人是一些辱国丧权、屈膝媚敌的亲秦派，他们必然拚命打击迫害以屈原为代表的革新和主战派。陷害魏美人，实际上是使楚王不可能亲近魏国，以至于达到破坏联魏抗秦这一政治目的。

【原文】

魏王遗^(畏 wèi, 赠送)楚王(楚怀王)美人，楚王悦之。夫人郑袖已知王之悦新人也，甚爱新人；衣服玩好，择其所喜而为之；宫室卧具，择其所善而为之，爱之甚于王。

王曰：“妇人所以事^(侍奉)夫者，色也；而妒者，其情也。今郑袖知寡人之悦新人也，其爱之甚于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亲、忠臣之所以事君也。”

郑袖知王以己为不妒也，因谓新人曰：

“王爱子(你)美矣! 虽然, 恶(讨厌)子之鼻。子如见王, 则必掩(捂住)子鼻。”

新人见王, 因掩其鼻。王谓郑袖曰: “夫(扶)新人见寡人, 则(即)掩其鼻, 何也?”

郑袖曰: “妾知也。”

王曰: “虽恶(误 wù, 虽然很难听), 必言之。”

郑袖曰: “其似恶闻君王之鼻也。”

王曰: “悍哉!”

令劓(义 yì, 割鼻, 古五刑之一), 无使逆命(不得抗命)。

【译文】

魏王送给楚王一个美人, 楚王很喜欢。夫人郑袖晓得楚王喜欢魏美人, 就格外巴结她。凡是穿的玩的, 都挑美人喜欢的来做; 房间和床帐被褥, 都拣美人中意的来办。看样子, 郑袖比楚王还喜爱她哩!

楚王说道: “妇人是靠容貌取得丈夫欢心的。对丈夫喜爱别的女人而表示出嫉妒, 这是妇人的常情。现在郑袖知道我爱新人, 而她却比我更爱她。这个道理是跟孝子伺候父母、忠臣奉事国君一样的啊!”

郑袖知道楚王已经认为自己不嫉妒这个新来的美人了, 就跟美人说: “大王喜欢你的美貌, 但讨厌你的鼻子。你如果见到大王, 就捂住你的鼻子吧。”美人信以为真, 见了楚王, 就捂住自己的鼻子。

楚王问郑袖道：“魏美人看到我，就捂住鼻子，这是什么缘故啊？”

郑袖道：“我知道。”

楚王道：“即使话很难听，你也必须说出来。”

郑袖道：“可能是厌恶大王身上的臭气吧。”

楚王怒道：“太可恶了！”

于是下令割去魏美人的鼻子，不得抗命。

庄辛进谏

本文选自《楚策四》“庄辛谓楚襄王”篇。

庄辛针对楚襄王宠信小人，不理国政，被秦军攻破郢都这一事实，用一系列浅显生动的比喻，说明居安忘危、乐而忘忧是自取灭亡的原因。比喻从远到近，层层深入，怵目惊心，终于使楚襄王大为震动，重新振作起来。

【原文】

庄辛（楚庄王的后代）谓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犁（捻 niǎn）从（从车、后车）鄢陵君与寿陵君，专（一味地）淫逸侈（齿 chǐ）靡（奢侈浪费），不顾国政，郢（影 yǐng）都（楚国国都，在今湖北省江陵县北）必危矣！”

襄王曰：“先生老悖（备 bèi，昏乱）乎？将（或者，有二者必居其一的语气）以为（作为）楚国袄（同“妖”）祥乎？”

庄辛曰：“臣诚（实在）见其必然者也，非敢以为国袄祥也。君王卒（终于）幸（宠）四子者（这四个佞臣）不衰（减，歇），楚国必亡矣。臣请（请求）辟（同“避”）于赵，淹留（逗留）以观之。”

庄辛去之(到)赵,留五月,秦果举(攻下)鄢(在今湖北省宜城县境)、郢、巫(在今四川省巫山县)、上蔡(在今河南省上蔡县西南)、陈(在今河南省淮阳县)之地。襄王流(徙)掩(困)于城阳(应是成阳,今河南信阳县东北)。于是使人发驹(邹.zūo,随驾骑士,亲兵)征(召)庄辛于赵。庄辛曰:“诺。”

庄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于此,为之奈何?”

庄辛对曰:“臣闻鄙语(俗话)曰:‘见兔而顾(看)犬,未为晚也;亡(走失)羊而补牢(畜栏),未为迟也。’臣闻昔汤、武以百里昌(兴盛),桀、纣以天下亡。今楚国虽小,绝(截)长续(补)短,犹(尚)以(已)数千里,岂特(但,仅)百里哉?”

“王独不见夫(那)蜻蛉(蜻蜓)乎?六足四翼,飞翔乎(于)天地之间,俯啄蚊虻(萌 méng)而食之,仰承(接受)甘露而饮之,自以为无患(灾难),与人无争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正在)将调饴(移 yí,糖浆)胶(粘)丝,加己乎(把自己胶住在)四仞(刃 rèn,古长度单位)之上,而下(落下)为蝼(娄 lóu,蝼蛄)蚁食也。”

“夫蜻蛉其小者也,黄雀因是以(同“已”、“矣”。也是这样)。俯啄白粒(米),仰栖(停留在)茂树,鼓翅奋翼,自以为无患,与人无争也。不

知夫(扶 fú)公子王孙,左挟弹(弹弓),右摄(探)丸(弹子),将加已乎十仞之上,以其颈为招(箭靶子)。昼游乎茂树,夕调(烹调)乎酸咸。倏忽之间,坠于公子之手。

“夫黄雀其小者也,黄鹄(胡 hú,天鹅)因是以。游乎江海,淹(息)乎大沼(池),俯啄鲙鲤,仰啖(聂 niè,咬)菱衡(同“衡”。香草),奋其六翮(核 hé,尾部坚羽,一般有六条)而凌(乘,驾)清风,飘摇乎高翔,自以为无患,与人无争也。不知夫射者方将修(整治)其矰(波 bō,石箭)卢(黑色的弓),治其缙缴(增矫 zēng jiǎo,将绳子系在箭上,可发可收),将加已乎百仞之上,被(受到)矰(蓝 lán,带绳的石子)磳(播 bō,石制箭头),引(带着)微缴(细绳),折(迎)清风而抔(同“陨”,坠落)矣!故昼游乎江河,夕调乎鼎鼐(顶耐 dǐng nài,古代烹饪的器具,鼎小鼐大)。

“夫黄鹄其小者也,蔡灵侯(姬般,杀父自立为国君,后被楚宣王诱杀)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皮 pī,地名),北陵(登上)乎巫山(在今四川省巫山县东),饮(饮马)茹溪(在巫山县北)之流(水),食湘(湖南省的湘江)波之鱼,左抱幼妾,右拥嬖(闭 bì)女(宠爱的女子),与之驰骋(池逞 chí chěng,走马遨游)乎高蔡(在今河南省上蔡县)之中,而不以国家为事。不知夫子发(楚国大夫)方受命乎灵王,系已(指蔡灵侯)

以朱丝(红绳)而见之(楚灵王)也!

“蔡灵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指襄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辇从鄢陵君与寿陵君，饭(吃)封禄(封邑赋税收入的俸禄)之粟，而载方(四方)府(国库)之金(货币)，与之驰骋乎云梦(地名)之中，而不以天下国家为事。而不知夫穰(瓢 ráng)侯(名魏冉，秦昭王母舅)，方受命乎秦王(秦昭王)，填(同“镇”，镇守)郢塞(敏赛 mǐn sài，楚国关隘)之内，而投(抛)己(指楚襄王)乎郢塞之外。”

襄王闻之，颜色变作(作变，顿变)，身体战慄(发抖)。于是乃以执珪而授(交付)之为阳陵君(庄辛封号)，与(音、义都同“举”，攻下)淮北之地也。

【译文】

庄辛对楚襄王说：“大王左边有州侯，右边有夏侯，摆驾出外，又有鄢陵君和寿陵君跟着，一味贪图享乐，奢侈浪费，不关心国家大事，国都郢城一定要保不住了！”

楚襄王说：“先生可是老糊涂了？你是楚国的不祥之兆吧？”

庄辛说：“我确实预见一定会有这么一天，不敢散布不祥。大王如果长期宠幸这四个人，楚国一定要灭亡。请让我换个地方，到赵国去耽搁一段时间，等着瞧吧。”

庄辛离开郢都到赵国去，才住了五个月，秦军果然攻占了鄢、郢、巫、上蔡、陈等等地方。楚襄王逃亡到城阳。于是派出专人、调遣车辆赶到赵国，征召庄辛回国。庄辛说：“好！”

庄辛一到，襄王说：“我当初没听先生的忠告，如今事情搞到这个地步，如何是好？”

庄辛回答说：“我听俗话说：‘看到兔子，回头招呼狗，并不算晚；羊儿逃掉，再补羊栅，还不嫌迟。’我听说从前商汤和周武王凭那区区百里的地方兴旺起来；夏桀和商纣拥有整个天下，结果反而灭亡了。现今楚国虽然不大，截长补短，方圆还有几千里，可不止百里啊！”

“大王难道不曾看见过蜻蜓吗？它六只脚，四只翅膀，在空中飞来飞去。俯身啄着蚊子和苍蝇吃，仰头吸着甜美的露水喝，自以为不会有什么灾难了；跟谁也没有竞争啦！哪晓得五尺来高的小孩，正在调糖浆、胶网丝，把它从两三丈高的地方粘将下来，丢给蚂蚁吃了。

“蜻蜓还算小的哩。那黄雀也是这样。低下头来啄食谷米，仰着身子躲在树丛里栖息，扑扑翅膀，随意飞翔，自己以为不会有什么灾难，跟谁也没争夺啦！哪里晓得，公子王孙左手挟弓，右手探丸，把它从七八丈高的地方弹了下来。白天还在树丛里飞着、玩着，晚上已给拌上油盐酱醋了。

“黄雀还算小的哩。那天鹅也是这样。它在江

海上飞翔，在湖沼间栖息；低飞下来捕食鱼类，抬起头来咬嚼菱角和香草；张开强有力的翅膀，趁着清风，自由地在高空翱翔，自己以为不会有什么灾难，跟谁也没有争夺了，哪里晓得打猎的人正在修治弓矢，整理他的系着绳的箭杆，从七八十丈的高空中对准目标，一发而中，它就被绳子系住，随风掉下，死了。白天还在江河上飞着玩，晚上已在青铜锅里给煮了。

“天鹅还算小的哩。蔡灵侯也是这样。他南游高陂，北登巫山，饮马茹溪，品鱼湘江。左抱年轻妃子，右拥妖冶侍女，跟她们驱车跃马，到高蔡去游乐，不把国家大事放在心上。哪里晓得，子发正接受楚灵王命令，用红绳捆绑他去见灵王哩。

“蔡灵侯还算小的哩。大王的情况也是象这样。您左边有州侯，右边有夏侯，同车进出又有鄢陵君和寿陵君跟着，浪费仓廩中的粮食，挥霍国库里的钱财，跟他们放马奔驰，到云梦去游乐，不把国家大事放在心上。哪里晓得，穰侯正接受秦王的命令，侵占黾塞，把大王赶到黾塞之外去！”

楚襄王听了这番话，脸色顿变，浑身发抖。这一来，他就把白玉礼器授予庄辛。庄辛被封为阳陵君以后，攻下了淮河以北的地方。

不死之药

本文选自《楚策四》“有献不死之药于荆王”篇。

历史上有些封建统治者，在他们志得意满的时候，总想长生不老。故事中的王宫卫士，无情地嘲弄了楚王这种愚昧透顶的行为。

【原文】

有献不死之药于荆王(楚王)者，谒者(为国君掌管传达的官员)操(拿着)以入。中射之士(宫中侍卫人员)问曰：“可食乎？”曰：“可。”因(就)夺而食之。

王怒，使人杀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说王曰：“臣问谒者，谒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无罪，而罪在谒者也。且客献不死之药，臣食之，而王杀臣，是死药也。王杀无罪之臣，而明(表明)人之欺王。”

王乃不杀。

【译文】

有人向楚王进献长生不死的灵药，传达官把药送进宫去。卫士问道：“这药可以吃吗？”传达官说：

“可以吃。”于是卫士就把药抢过去吃了。

楚王知道后大怒，派人去杀那个卫士。卫士托人对楚王说：“我问过传达官，他说‘可以吃’，所以我就把它吃了。这样，我没有罪，罪在传达官。再说，人家来献长生不死之药，我吃了它，大王却杀了我，足见它是‘死药’。大王杀了我这个无罪之臣，反而证明自己受了人家的欺骗。”

于是楚王就没有杀他。

春申君之死

本文选自《楚策四》“楚考烈王无子”篇。

春申君跟李园狼狈为奸，采用卑劣手段，阴谋夺人之国。他们既是同谋，又各打自己的算盘。李园生怕春申君败露天机，便暗中豢养刺客，想要谋杀他。春申君的门客朱英，察觉了李园的阴谋。他为了维护春申君的权益，对春申君讲了许多知心话，并且替他作了周密的设想。但是春申君被李园迷了心窍，对于朱英的忠告，一点也听不进去，以致最终身死族灭。

【原文】

楚考烈王无子，春申君（黄歇的封号）患之（忧虑），求妇人宜子者（会生儿子的）进之，甚众，卒（终于）无子。

赵人李园持（携）其女弟（妹）欲进之楚王，闻其不宜子，恐又无宠。李园求事春申君为舍人（贵族左右侍从的人）。已而谒归（告假回去），故（故意）失期（误期）。还谒（回来报告），春申君问状（情况），对曰：“齐王遣使求臣女弟，与其使者饮，故失期。”春申君曰：“聘入（接受聘礼）乎？”对

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见乎？”曰：“可。”

于是园乃进其女弟，即幸（受宠）于春申君。知其有身（怀孕），园乃与其女弟谋（商量）。

园女弟承间（趁机）说春申君曰：“楚王之贵幸（厚待）君，虽兄弟不如（比不上）。今君相楚王二十余年，而王无子，即百岁后（死后）将更立兄弟（由兄弟登位）。即楚王更立，彼亦各贵（优待）其故（旧）所亲，君又安得（怎能）长有宠（荣耀）乎？非徒然也（不仅如此），君用事（当权）久，多失礼（失敬）于王兄弟；兄弟诚立，祸且（将）及身，奈何（怎么能够）以保相印、江东（长江下游）之封（封地）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不）知。妾之幸君（同你结合）未久，诚（果能）以君之重（高贵的身分）而进（献）妾于楚王，王必幸妾。妾赖天而有男（得子），则是君之子为王也，楚国封尽（全）可得，孰与（与，如。怎如）其临不测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以为很对）。乃出（送出）园女弟，谨舍（专房安置）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为太子，以李园女弟立为王后。楚王贵李园，李园用事。

李园既入其女弟为王后，子（妹生的儿子）为太子，恐春申君语泄（泄密）而益骄，阴养（暗中培养）死士（敢死的武士），欲杀春申君以灭口。而国

人颇有知之者。

春申君相楚二十五年，考烈王病。朱英（门客）谓春申君曰：“世有无妄（意料不到）之福，又有无妄之祸。今君处无妄之世，以事无妄之主，安不有（哪里会没有）无妄之人乎？”

春申君曰：“何谓无妄之福？”

曰：“君相楚二十余年矣，虽名为相国，实‘楚王’也。五子（春申君有五子）皆相诸侯。今王疾甚（病得厉害），旦暮且崩，太子衰弱，疾而（如果）不起（不能好），而君相少主（幼君），因而代立当国（代他掌权），如伊尹（姓伊名挚）、周公（姓姬名旦）。王长而反政（交还政权）；不即（否则）遂南面称孤（做起国君来），因而有楚国。此所谓无妄之福也。”

春申君曰：“何谓无妄之祸？”

曰：“李园不治国（不担任官职），王之舅（母舅）也。不为兵将（不是带兵的将领），而阴养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崩，李园必先入，据本议（预谋）制断君命（假造圣旨，独断专行），秉权（凭借权势）而杀君以灭口。此所谓无妄之祸也。”

春申君曰：“何谓无妄之人？”

曰：“君先仕（任命）臣为郎中（宫廷官职名），君王崩，李园先入，臣请为君劓（冲 chōng，穿刺）其胸

杀之。此所谓无妄之人也。”

春申君曰：“先生置之(算了)，勿复言已(不要再讲了。已，矣)。李园软弱人也，仆(自称的谦词)又善(亲近)之，又何至此？”

朱英恐，乃亡去(逃跑)。

后十七日，楚考烈王崩，李园果先入，置(布置)死士止(停留)于棘(吉)门(即“戟门”、辕门，臣子入朝必经的第一道门)之内。春申君后入，止(阻于)棘门；园死士夹刺(两面动手刺杀)春申君，斩其头，投之棘门外。于是使吏(差官)尽灭春申君之家。而李园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为楚幽王也。

【译文】

楚国考烈王没有儿子，大臣春申君对此感到忧虑，于是就去物色会生男孩的女子，献给考烈王，人数很多，到头来楚王还是没有儿子。

赵国有个人名叫李园，想把自己的妹妹献给楚王，但听说楚王不会生儿子，便又担心妹妹不能因此得到楚王的宠爱。于是，李园在春申君那里做了舍人。不久，他告假回家，故意过了期限才回来。回来后向春申君报告，春申君问他为什么误期，李园回答说：“齐王派了使者来，要娶我的妹妹做妃子。我跟使者一起喝酒，所以误期了。”春申君问道：“聘礼收

了吗？”李园回答说：“还没有。”春申君说：“可以让我看看她吗？”李园说：“好的。”

于是李园把妹妹送了去，妹妹马上受到春申君的宠爱。

李园知道妹妹已经怀孕，就跟她商量计策。

李园的妹妹趁机对春申君说：“楚王这样厚待你，就是亲兄弟也比不上。如今，你在楚国已经做了二十多年的相国，可是楚王却没有儿子，等到楚王去世之后，会由兄弟继承王位。等到另立了国君，新的国君也会优待他过去所亲近的人，你又怎么能够永远保有荣华富贵呢？不单是这样。你当权的时间已经很长久，对楚王的兄弟往往有得罪的地方；楚王的兄弟如果登位，灾难就要落到你的身上，你怎么能够保得住相国的印信和江东的封地呢？现在我知道自己已经怀孕了，可是别人还不知道。我侍候你的时间还不久，如果仗着你的身分，把我献给楚王，楚王一定宠爱我。我如果得到老天的保佑生了个男孩，那末将来就是你的儿子做楚王了，整个楚国都归你所有了，这跟遭受难以料想的罪过，究竟哪个好呢？”春申君听了，以为很对。就把李园的妹妹送到外边去，小心地安置在另一所房子里，并报告了楚王。楚王就召李园的妹妹进宫，很宠爱她。不久就生了个男孩，楚王把这男孩立为太子，把李园的妹妹立为王后。楚王从此很信任和宠爱李园，李园就掌握了大权。

李园把他的妹妹献给楚王做了王后，妹妹生的儿子立为太子以后，生怕春申君泄漏了秘密，更加骄傲起来，于是暗地里豢养了一批刺客，要把春申君杀掉灭口。可是楚国已不少人知道事情的真相。

春申君在楚国做了二十五年的相国，这时候，考烈王病了。有个叫朱英的门客对春申君说：“世上有意料不到的福气，又有意料不到的灾难。如今你处在这个意料不到的世上，替意料不到的君主效劳，哪里会没有意料不到的人呢？”

春申君问道：“什么叫做意料不到的福气？”

朱英回答说：“你任楚相国已经二十多年了，虽然名义上是相国，其实是‘楚王’。你的五个儿子也都在各诸侯王那里任相国。如今楚王病得很厉害，早晚就要去世了。太子还很幼小，楚王的病如果好不起来，那你要辅助幼君，代他掌握国家大权，象伊尹和周公一样。等少主长大了，再把政权交还给他。不然的话，你就自己做起国君来，楚国就归你所有了。这就叫做意料不到的福气啊。”

春申君又问道：“那末什么叫做意料不到的灾难呢？”

朱英说：“李园并不担任官职，但他却是国舅。他不是带兵的将领，可是暗中养着刺客，日子已经很久了。楚王去世，李园一定抢先进入宫廷，按照预先的计谋，假传圣旨，独断专行，利用权力，把你杀掉灭口。这就叫做意料不到的灾难啊。”

春申君又问：“什么叫做意料不到的人呢？”

朱英说：“你趁早派我做宫廷侍卫，楚王一逝世，李园抢先进宫，请让我替你刺穿他的胸膛，把他杀掉。这就叫做意料不到的人啊。”

春申君说：“先生算了吧，不要再讲了。李园是一个软弱的人呀，我又和他很亲近，怎么会弄到这样的地步呢？”

朱英听了，心里害怕起来，就逃跑了。

过了十七天，考烈王死了。李园果然抢先进宫，在辕门里面埋伏好刺客。春申君迟到，被阻止在辕门；李园的刺客从两面动手刺杀春申君，割下他的头，丢到辕门外面。李园于是派人把春申君的家族全部杀掉。李园的妹妹起先在春申君那里怀了孕，后来献给楚王所生的那个儿子，就被立为楚幽王。

三家灭知伯

本文选自《赵策一》“知伯帅赵韩魏而伐范中行氏”篇。

春秋末期，晋国由大贵族范氏、中行氏、知氏、韩氏、魏氏、赵氏组成的六卿专政，他们之间互相进行兼并。公元前四五三年（周贞定王十六年）赵氏和韩氏、魏氏灭了知氏。公元前四〇三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原来“五霸”之一的晋国，被韩、赵、魏三家瓜分，建立了韩、赵、魏三个诸侯国。

这个故事通过赵襄子和知伯之间的互相争夺，反映了战国时代大贵族之间的一场剧烈争斗。从善如流、当机立断、敢于冲锋陷阵的赵襄子，依靠谋士张孟谈和黎民百姓，一面做好防卫工作，一面展开外交攻势，使韩氏、魏氏与赵氏一起反对知伯。知伯却是一个贪得无厌、骄横固执、鼠目寸光的人，原先联合韩氏、魏氏，对赵氏采取军事行动，但在关键时刻，却拒绝接受知过的正确意见，以致身死族灭，正是自食其果。

知过和张孟谈都是具有真知灼见和斗争经验的谋士。但是，由于所处的具体环境和客观条件不同，两人的遭遇和结果也就两样。这样的描写，对于知伯和赵襄子的形象起了很好的映衬作用。

【原文】

知伯（名瑤）帅（率领）赵、韩、魏而伐范、中行氏，灭之。休（停）数年，使人请（索取）地于韩。韩康子（名虔）欲勿与，段规谏曰：“不可。夫（扶）知伯之为人也，好利而鸷（至 zhì，凶狠）愎（璧 bì，固执），来请地不与，必加兵于韩矣。君其与之。与之彼（他）狙（纽 niǔ，贪），又将请地于他国。他国不听，必乡（向，加）之以兵；然则（那末）韩可以免于患难，而待事（形势）之变。”

康子曰：“善。”使（派遣）使者致（送）万家之邑一（一个有一万户的大县）于知伯。

知伯说（同“悦”）。又使人请地于魏。魏桓子（名驹）欲勿与。赵葭（佳 jiā，魏氏相）谏曰：“彼请地于韩，韩与之。请地于魏，魏弗与，则是魏内（对内）自强（自己逞强），而外怒（触怒）知伯也。然则其错（同“措”。施行）兵于魏必矣！不如与之。”桓子曰：“诺。”因使人致万家之邑一于知伯。

知伯说。又使人之（往）赵，请蔡皋狼（故城在今山西省离石）之地，赵襄子弗与。知伯因阴结（密约）韩、魏，将以伐赵。

赵襄子召张孟谈（晋大夫，亲赵氏）而告之曰：“夫知伯之为人，阳亲而阴疏，三使（三次派人）

韩、魏，而寡人弗与焉，其移兵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安顿在哪里好呢）？”

张孟谈曰：“夫董安于（赵氏家臣），简主之才臣也，世（世代）治晋阳（在今山西省太原市），而尹泽循（继）之，其余（遗，留下的）政教犹存。君其定居晋阳。”

君曰：“诺。”乃使延陵生将车骑先之晋阳，君因从之。至，行（巡）城郭，案（验）府库，视仓廩（凛 lǐn，粮仓）。召张孟谈曰：“吾城郭之完（完整），府库足用，仓廩实矣，无矢（箭）奈何？”

张孟谈曰：“臣闻董子（即董安于）之治晋阳也，公宫（公房）之垣（墙），皆以荻、蒿、苦（山 shān，草类）、楚（木类）檣（同“墙”）之，其高至丈余，君发而用之。”于是发而试之，其坚则籊（俊 jùn）籊（路 lù，竹类）之劲不能过也。

君曰：“矢足矣。吾铜少，奈何？”张孟谈曰：“臣闻董子之治晋阳也，公宫之室，皆以炼铜（精铜）为柱质（材料），请发而用之，则有余铜矣。”君曰：“善。”

号令以（同“已”）定，备守（防卫）以具。三国之兵乘（迫近）晋阳城，遂战。三月不能拔（破）。因舒（散）军而围之，决晋水而灌之。围晋阳三年，城中巢居而处（在高处搭棚住），悬釜而炊（挂起

锅子做饭)，财食将尽，士卒病羸（雷 léi，瘦弱）。襄子谓张孟谈曰：“粮食匱（愧 kuì，缺乏），城力尽，士大夫（兵和官）病，吾不能守矣，欲以城下（投降），何如？”张孟谈曰：“臣闻之，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则无为贵知士也（那就不必重视人才了）。君释（放弃）此计，勿复言也。臣请见韩、魏之君。”襄子曰：“诺。”

张孟谈于是阴见（秘密往见）韩、魏之君曰：“臣闻唇亡则齿寒，今知伯帅二国之君伐赵，赵将亡矣；亡则二君为之次矣。”二君曰：“我知其然。夫知伯之为人也，粗中（内心对人很疏远）而少亲（不易亲近）。我谋未遂而知（发觉），则其祸必至，为之奈何？”张孟谈曰：“谋出二君之口，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即与张孟谈阴约三军，与之期日（约定日期），夜遣（当夜派遣）入晋阳。张孟谈以报襄子，襄子再拜（一再拜谢）之。

张孟谈因朝（进见）知伯而出，遇知过（知氏族入）辕门之外。知过入见知伯曰：“二主（韩康子、魏桓子）殆（代 dài，几乎）将有变（变卦）。”君曰：“如何？”对曰：“臣遇张孟谈于辕门之外，其志矜（气盛），其行高（脚步很高）。”知伯曰：“不然。吾与二主约谨（郑重约定）矣，破赵三分其地，寡人

所亲之，必不欺也。子释之（你放心），勿出于口。”

知过出见二主，入说知伯曰：“二主色动而意变（变色动心），必背（叛）君（你），不如令杀之！”知伯曰：“兵箸（同“着”。附，迫）晋阳三年矣，旦暮当拔之而飨（享受）其利，乃有他心（异心），不可！子慎勿复言。”知过曰：“不杀则遂亲之。”知伯曰：“亲之奈何？”知过曰：“魏桓子之谋臣曰赵葭，韩康子之谋臣曰赵规，是皆能移其君之计。君其与二君约，破赵则封二子者各万家之县一。如是则二主之心可不变，而君得其所欲矣。”知伯曰：“破赵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万家之县一，则吾所得者少，不可。”知过见君之不用也，言之不听，出，更其姓为辅氏，遂去（离开）不见（现）。

张孟谈闻之，入见襄子曰：“臣遇知过于辕门之外，其视（眼色）有疑臣之心；入见知伯，出更其姓。今暮不击，必后之（错过机会）矣！”襄子曰：“诺。”使张孟谈见韩、魏之君曰：“夜期杀守堤之吏，而决水灌知伯军。”

知伯军救水而乱，韩、魏翼（左右分兵）而击之，襄于将卒犯（冲）其前，大败知伯军而禽（同“擒”）知伯。

知伯身死，国亡地分，为天下笑，此贪欲无厌也。夫不听知过，亦所以亡也。知氏尽灭，唯辅氏存焉。

【译文】

知伯率领赵氏、韩氏、魏氏的军队去讨伐范氏和中行氏，把他们都灭掉了。过了几年，知伯派人向韩氏索取土地。韩康子想不给他，段规劝告说：“这样不好。知伯的为人呀，既凶狠又固执，他来索取土地不给他，一定会派兵来打我们韩氏的。你还是给他吧。给了他，他就更加贪心，会向别的国家索取土地；别国不答应，他一定会出兵。那末，我们韩氏就可以避免这场灾难，静候形势的发展了。”

韩康子说：“说得对。”于是派遣使者去见知伯，把一座有一万户的县城送给他。

知伯很高兴，又派人向魏氏索取土地。魏桓子想不给他。赵葭劝告说：“知伯向韩氏索取土地，韩氏给了他。如今向我们索取土地，如果不给他，那末我们自己对内逞强，对外却触怒了知伯。这样，知伯一定会出兵来打我们的，不如给了他吧。”魏桓子说道：“好吧。”于是就派遣使者，将一座有一万户的县城送给知伯。

知伯很高兴，又派人到赵氏那里索取蔡皋狼这个地方，赵襄子不给。知伯就秘密联络韩氏和魏氏，

准备讨伐赵氏。

赵襄子把张孟谈找来，告诉他说：“知伯的为人呀，表面上跟人家很亲热，内心里却很疏远。他三次派人去勾结韩氏、魏氏，我不给他土地，他要派兵来打我们是肯定的了。如今我安顿在哪里好呢？”

张孟谈说：“董安于，是先君简子的很有才能的臣子，世代治理晋阳，如今由尹泽继任。董安于在政治、文化和教育方面的业绩，至今还都保留着。你还是住到晋阳去吧。”

赵襄子说：“好吧。”于是派延陵生带领人马先到晋阳，自己跟着去了。到了晋阳，他巡视城郭，查验财库，视察粮仓。把张孟谈找来，说道：“我们的城墙很完整牢固，府库里钱财很多，粮仓里粮食很充足，可是没有箭，怎么办？”

张孟谈说：“我听说董安于治理晋阳的时候，公房的墙壁，都是用芦荻、蒿艾、楛树、荆树筑成的，有一丈多高，你把它拆掉做箭用好了。”于是把墙拆了，用那些东西做成箭，试了一下，它的劲道，比用上好竹子做的箭还强。

赵襄子说：“箭够了。可是我们缺少铜，怎么办？”张孟谈说：“我听说董安于治理晋阳的时候，公房都是用精铜做柱的材料的，可以把它拆下来铸造兵器，那铜就用不完了。”赵襄子说：“这个办法好。”

号令一发出去，各项防卫工作很快就做好了。知伯和韩氏、魏氏的军队果然开到晋阳来，攻城战就开

始了。打了三个月，还是打不下。知伯就散开军队把晋阳包围起来，同时决堤使晋水冲淹晋阳城。晋阳被包围了三年，城里水深，人们只好在高处搭起棚子来住，吊着锅子来做饭，财物和粮食都快用完吃光，士兵们病得身体很瘦弱。赵襄子对张孟谈说：“粮食没有了，财力消耗光了，官兵病倒了，我守不住啦，准备献城投降，你看怎么样？”张孟谈说：“我听说过：‘国家快要灭亡，却不能挽救它；遇到凶险，却不能转危为安，那末还要谋臣智士干什么！’请你抛开这个打算，不要再讲了。我就去见韩氏和魏氏两家的君主。”赵襄子说：“好吧。”

张孟谈就秘密地去会见韩康子和魏桓子，对他们说：“我听说过：‘嘴唇没有了，牙齿就会感到寒冷。’如今知伯率领你们来攻打赵氏，赵氏快要灭亡；赵氏一灭亡，就要轮到你们了。”韩康子和魏桓子说：“我们知道是这样。可是知伯的为人呀，内心对人很疏远，使人不易亲近。我们的计谋还没有成功，就被发觉，那末大祸一定会临头，你看该怎么办呢？”张孟谈说：“计谋是从你们的嘴里说出来，只有我一个人听到，别人都不会知道。”韩康子和魏桓子马上跟张孟谈秘密联络所有部队，约定举事的具体日期，当夜派张孟谈到晋阳城里去。张孟谈报告了赵襄子，赵襄子一再向他道谢。

张孟谈进见知伯以后，出去时，在辕门外面碰到了知过。知过进去对知伯说：“韩氏、魏氏很可能要

变卦。”知伯问道：“你有什么根据？”知过回答说：“刚才我在辕门外碰到张孟谈，看他趾高气扬，非常得意。”知伯说：“不会的。我跟韩魏两家郑重地约定，攻破赵氏之后，我们三家平分赵氏的土地。韩氏和魏氏是我所亲近的，决不会欺骗我的。你放心吧，不要乱说。”

知过出来见了韩康子和魏桓子，就进去对知伯说：“我看韩康子和魏桓子神色有变化，心神不定，肯定要背叛你，不如差人把他们杀掉！”知伯说：“我们的军队围困晋阳已经有三年了，很快就能把它攻下来，可以分享到好处，产生这种猜疑的心理，是很不应该的！你千万不要再说啦。”知过说：“你不杀掉他们，那就跟他们亲近吧。”知伯说：“怎么亲近法？”知过说：“魏桓子的谋臣赵葭，韩康子的谋臣段规，都是能够改变他们主子主意的。你现在跟韩氏、魏氏约定，在灭掉赵氏以后，封给赵葭和段规每人一座有一万户的县城。这样，韩魏两家就不会变心，你也就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了。”知伯说：“灭掉赵氏，三家平分他的领土，倘使再封给赵葭、段规每人一座万户之县，那我所得到的就更少了。这可不行！”知过见知伯不信任自己，不采纳正确意见，就告辞出来，改姓为辅，从此他离开知伯，不再露面了。

张孟谈听到这件事，马上去见赵襄子，对他说：“我在辕门外碰见知过，他的眼色有怀疑我的样子；他进去见知伯，出来以后就把姓也改了。我们今天

夜里不去袭击知伯，必然错过机会！”赵襄子说，“好的。”于是派张孟谈去会见韩康子和魏桓子，对他们说：“夜里杀掉守堤的官吏，决堤放水冲淹知伯的军队。”

知伯的军队为了救水，乱成一团，韩魏两家的军队从两边夹攻，赵襄子率领士兵冲在知伯军队的前面，把知伯的军队打得大败，还活捉了知伯。

知伯丧了命，亡了国，领土被赵、韩、魏三家分掉，遭到天下人的耻笑，这是贪心不足的缘故。知伯不接受知过的劝告，也是遭到灭亡的原因。知氏全族都灭掉了，只有辅氏还存在着。

鲁仲连义不帝秦

本文选自《赵策三》“秦围赵之邯郸”篇。

鲁仲连是齐国稷下学派学者之一，有胆识，仗正义，扶危济困，排难解纷。两千年来，他的事迹一直传为佳话，甚至他的名字也被用为一般调解人的代称。

鲁仲连对于该不该尊秦为帝这个问题，站在合纵派的立场，判断秦称帝的后果必然是专制独裁，擅作威福，各国都将遭难，情况不堪设想。他引用许多历史事实，层层分析，丝丝入扣，比喻生动，逻辑性强，义正辞严，说理透辟，深刻揭示了“帝秦”的危害性，终于说服了客将军辛垣衍。鲁仲连这一行动，坚定了列国抗秦的信心，加强了抗秦的力量，迫使秦军自动撤退。

事成之后，鲁仲连不居功、不受赏，“遂辞平原君而去，终身不复见”。这种高洁的情操，深为人们所赞许。

【原文】

秦围赵之邯郸（寒丹 hán dān，赵国国都，今属河北省），魏安釐（西 xī）王使将军晋鄙救赵，畏秦，止于荡阴（赵、魏两国交界处。今河南省汤阴县），不

进。魏王使客将军（别国人在魏国做将军的）辛垣（复姓）衍间（建 jiàn）入（潜入）邯郸，因（通过）平原君（即赵胜。任赵相）谓赵王（赵孝成王，名丹）曰：“秦所以急围赵者，前与齐闵王（田遂）争强为帝（公元二八八年，齐闵王称东帝，秦昭王称西帝，相互争强），已而（不久）复归帝（废去帝号），以齐故（因为齐王不称帝的缘故）。今齐益（更加）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此举，指围城）非必贪邯郸，其意欲求为帝。赵诚（果能）发使尊秦昭王（即秦昭襄王）为帝，秦必喜，罢兵（收兵）去。”平原君犹豫未有所决。

此时，鲁仲连（齐国人）适（恰巧）游赵，会（恰逢）秦围赵，闻魏将欲令赵尊秦为帝，乃见平原君曰：“事将奈何矣？”平原君曰：“胜也何敢言事！百万之众折（损折）于外，今又内（深入国境）围邯郸而不能去（退敌）。魏王使客将军辛垣衍令赵帝秦，今其人（那个人）在是（这里）。胜也何敢言事！”

鲁连（即鲁仲连）曰：“始（原先）吾以君为天下之贤公子也，吾乃今然后知君非天下之贤公子也。梁（魏国）客辛垣衍安在（在哪儿）？吾请为君责而归之（打发他回去）。”平原君曰：“胜请为介绍（介绍）而见之于先生。”

平原君遂（就）见辛垣衍曰：“东国（齐在赵之

东)有鲁连先生,其人在此,胜请为介绍而见之于将军。”辛垣衍曰:“吾闻鲁连先生,齐国之高士(品德高尚的人)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职(出使来赵有专职),吾不愿见鲁连先生也。”平原君曰:“胜已泄之(告诉他)矣。”辛垣衍许诺。

鲁连见辛垣衍而无言。辛垣衍曰:“吾视居此围城之中者,皆有求于平原君者也。今吾视先生之玉貌(尊容),非有求于平原君者,曷为(为什么)久居此围城之中而不去也?”

鲁连曰:“世以(世上的人认为)鲍焦(春秋时代隐士,因为不满时政,抱树饿死,以示抗议)无(非)从(聪 cōng)容而死者,皆非也。今众人(常人)不知(无知),则为一身(个人打算)。彼秦弃礼义、上(同“尚”,崇尚)首功(以斩敌人首级多少记功)之国也,权使(用权诈手段役使)其士,虏(奴役)使其民。彼(指秦王)则(居然)肆然(肆无忌惮)而为帝,过(进一步)而遂(竟)正于天下(充当各国的统治者),则(那末)连有(唯有)赴东海而死耳,吾不忍(不能容忍)为之民也!所为见将军者,欲以助赵也。”

辛垣衍曰:“先生助之奈何?”

鲁连曰:“吾将使梁(魏迁都大梁后改称梁)及燕助之,齐、楚固(本来)助之矣。”

辛垣衍曰:“燕则吾请以从(听从)矣;若乃

(至于)梁,则吾乃(就是)梁人也,先生恶(乌 wū;怎么)能使梁助之耶?”

鲁连曰:“梁未睹(睹 dǔ,看到)秦称帝之害故也!使(如果)梁睹秦称帝之害,则必助赵矣。”

辛垣衍曰:“秦称帝之害将奈何?”

鲁仲连曰:“昔齐威王(即田婴齐)尝(曾经)为仁义矣!率(帅 shuài,倡导)天下诸侯而朝周。周贫且微(弱小),诸侯莫(不)朝,而齐独朝之。居岁余(过了一年多),周烈王崩(皇帝去世,专用字),诸侯皆吊(吊丧,慰问丧家),齐后往。周怒,赴(同“讣”,报丧)于齐曰:‘天崩(塌)地坼(彻 chè,裂。指周烈王死),天子(继承烈王的新王)下席(指守孝),东藩(属国)之臣田婴齐后至,则斫(渎 zhuó,砍杀)之。威王勃然(很生气的样子)怒曰:‘叱嗟(斥皆 chì jiē,怒斥声),而(你,指周显王)母婢(丫头)也!’卒(终于)为天下笑。故生则朝周,死则叱(骂)之,诚不忍其求(苛求)也。彼天子固然(本来这样),其无足怪。”

辛垣衍曰:“先生独未见夫(扶 扶)仆乎?十人而从一人者,宁(难道)力不胜、智不若(如)耶?畏之也。”

鲁仲连曰:“然(是),梁之比于秦若仆耶?”

辛垣衍曰：“然。”

鲁仲连曰：“然则吾将使秦王烹醢（下油锅）梁王！”
（海 hǎi，剁成肉酱）梁王！”

辛垣衍怏然（不高兴的样子）不悦，曰：“嘻（惊叹声）！亦太甚（过分）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恶能使秦王烹醢梁王？”

鲁仲连曰：“固也（当然罗）！待吾言之：昔者鬼侯、鄂（愕 è）侯、文王，纣之三公（三个诸侯，三位高官）也。鬼侯有子（女儿）而好（美），故入（进献）之于纣，纣以为恶（丑陋），醢鬼侯。鄂侯争之急，辨之疾（急），故脯（甫 fú，把人杀了做成干肉）鄂侯。文王闻之，喟（愧 kùì）然（叹息声）而叹，故拘之于牖（友 yǒu）里（在今河南省汤阴县北）之库（监狱）百日，而欲舍（置）之死。曷为与人俱称帝王，卒就（居于）脯醢之地（地位）也？”

“齐闵王将之（到）鲁（国名，在今山东省曲阜一带），夷维子（齐闵王的臣子）执策（马鞭）而从，谓鲁人曰：‘子（你们）将何以待（款待）吾君。’鲁人曰：‘吾将以十太牢（牛、羊、豕）待子之君。’夷维子曰：‘子安取礼（根据什么礼节）而来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指齐闵王）也。天子巡狩（视察诸侯国境），诸侯辟舍（让出正殿，避居于外），纳（缴出）管键（钥匙），摄（撩起）衽（认 rèn，衣襟）抱几（搥几），视膳

(伺候天子用饭)于堂下；天子已食，退而听朝(上朝，自己听政办公)也。’鲁人投其籥(同“钥”。下锁闭了门)，不果纳(不让他入境)，不得入于鲁。将之薛(国名，今山东省滕县)，假涂(借道)于邹(国名，在今山东省邹县东南)。当是时，邹君死，闵王欲入吊。夷维子谓邹之孤(指邹国的新君)曰：‘天子吊，主人必将倍(向“背”，转换方向。古代以坐北朝南为正)殡柩(bìn jiù，待葬的棺材)，设(安放)北面于南方(灵位的方向要从坐北移为坐南)，然后天子南面吊也。’邹之群臣曰：‘必若此，吾将伏剑而死(死在剑下，自杀)！’故不敢入于邹。邹、鲁之臣，生则不得事养(侍奉)，死则不得饭含(古时殡礼，把粟米或珠玉放在死者口中)，然且欲行天子之礼于邹、鲁之臣，不果纳。今秦万乘之国，梁亦万乘之国，俱据万乘之国，交(互)有称王之名。睹其(秦国)一战而胜，欲从而帝之，是使三晋(韩、赵、魏)之大臣，不如邹、鲁之仆妾(指邹鲁两个小国的臣子)也。

“且秦无已(贪心没有止境)而帝(称帝)，则且变易诸侯之大臣，彼将夺其所谓不肖(不贤的人)，而予(给)其所谓贤；夺其所憎(厌)，而与其所爱。彼又将使其子女谗(蝉 chán，说别人的坏话)妾为诸侯妃姬，处梁之宫，梁王安得晏然(平安无事)而已乎？而将军又何以得故宠(保牢梁王的

旧宠)乎?”

于是辛垣衍起，再拜谢(道歉)曰：“始以先生为庸人(普通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为天下之士也！吾请去，不敢复言帝秦。”

秦将闻之，为却(退)军五十里。适会魏公子无忌(魏安釐王之弟。即信陵君)夺晋鄙(魏国大将)军以救赵击秦，秦军引(撤退)而去。

于是平原君欲封鲁仲连。鲁仲连辞让者三，终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hān，酒喝得很畅快)，起前，以千金为鲁连寿(以千金之礼为鲁仲连祝福)。鲁连笑曰：“所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也。即(如果)有所取者，是商贾(古 gǔ，行商坐贾)之人也，仲连不忍为也。”遂辞平原君而去，终身不复见(现)。

【译文】

秦军围困赵都邯郸，魏安釐王派将军晋鄙领兵救赵，由于害怕秦军，魏军在汤阴屯兵不进。魏王派客卿辛垣衍将军潜入邯郸，通过平原君转达赵王说：“秦军之所以紧紧围困邯郸，是因为先前跟齐闵王争强，互争帝号；后来秦王无奈放弃西帝的称号，是因为齐王除去东帝称号的缘故。如今齐国更加削弱

了，天下唯独秦国最强。这次，倒不是一定要夺取邯郸这座城池，他出兵的目的不在于求个帝号罢了。赵国果能派一个使节去尊秦昭王为帝，秦王一定很高兴，从而把军队撤退。”平原君犹豫不决。

这时，鲁仲连正在赵国作客，碰上秦军围困邯郸，听说魏将叫赵尊秦为帝，就去见平原君，问道：“事情怎么样了？”平原君说：“我还敢说话么？赵国上百万的军队在国外覆没了，现在秦兵又深入国境包围邯郸，无法使他们退兵。魏王派客将军辛垣衍来，要我们尊秦为帝，现在他就在这里。我哪里还敢说话！”

鲁仲连说：“早先，我以为你是个贤公子，现在我才发觉你并非贤公子。梁客辛垣衍在哪儿？让我替你责备他一顿，使他回去。”平原君说：“让我去请他来见见先生吧。”

平原君就去见辛垣衍，说：“齐国有位鲁仲连先生，正好在这里，我想介绍他跟将军见见面。”辛垣衍说：“我听说鲁仲连先生是齐国的高士；我辛垣衍是人臣，奉命出使，专职在身，我不愿跟鲁仲连先生见面。”平原君说：“我已经把您在这儿的事跟他说过啦。”辛垣衍只好答应了。

鲁仲连见了辛垣衍，口也不开。辛垣衍说道：“我看留在这座围城中的人，都是要向平原君讨点好处的。现在我打量先生的模样，并不象是要向平原君讨点什么好处的呀，为什么老是呆在这里不走

呢？”

鲁仲连说：“世人一般认为鲍焦不是从容地死去的，他们的看法不对。现在一般没有见识的人，才仅仅替个人打算。秦国原是个不讲礼义、穷兵黩武的国家，用诈术来对待读书人，把百姓当俘虏看待。如果他毫无顾忌地做皇帝，统治天下，那末我鲁仲连只有跳东海自杀了，我是决不愿做秦的百姓的！我之所以来见将军，是想对赵国出点力啊！”

辛垣衍说：“先生怎样出力帮助它呢？”

鲁仲连说：“我要叫魏、燕两国出力帮助它。齐楚两国已经帮赵了。”

辛垣衍说：“燕么，我可以请它跟着赵国。至于魏，我就是魏人呀，先生怎么能叫魏国来帮助赵国呢？”

鲁仲连说：“因为魏没有看到秦称帝后的害处啊，如果见到了这个害处，那一定会助赵的。”

辛垣衍问道：“秦国称帝会有什么害处呢？”

鲁仲连说：“从前齐威王曾经行过仁义，倡导天下诸侯去朝见周天子。那时周室既贫又弱，诸侯都不去朝见他了，只有齐王单独去。过了一年多，周烈王死了，诸侯都去吊丧，齐国去得慢了点儿。周室大臣非常生气，在给齐国的讣告里说：‘天崩地裂，新天子罢朝守丧，而东方藩属田嬰齐却胆敢迟到，该斩！’齐威王看到讣告怒不可遏，骂道：‘呸！你娘原是个丫头呀！’终于成为天下笑柄。周天子活着的时候，

齐威王独自去朝见，周天子死了，就破口大骂，这实在是由于忍受不了天子的苛求啊。既然尊为天子，这也是理所当然，毫不足怪。”

辛垣衍说：“先生您没见过仆人吗？十个仆人听从一个主人，难道是力气比不过、才智及不上吗？怕他呀！”

鲁仲连说：“对。魏对秦好比仆人对主子么？”

辛垣衍说：“是。”

鲁仲连说：“好，我就叫秦王把魏王煮成肉酱！”

辛垣衍听了很不高兴，说道：“咳，先生说的话也太过分了！你又怎能叫秦王把魏王煮成肉酱呢？”

鲁仲连说：“当然能，你听我讲。从前，鬼侯、鄂侯和文王是商纣的三公。鬼侯有个女儿很漂亮，献给纣王，纣王却嫌她丑，一气之下，就把鬼侯剁成肉糜。鄂侯忙去辩护，话说得激烈些，鄂侯就被杀了，晒成干肉。文王听到，叹了口气，就被抓进牖里的监牢里，关了一百天，纣王准备杀了他。为什么彼此同样具有称帝的条件，其中却有人终于落到做肉糜、肉干的下场呢？”

“齐闵王要到鲁国去，夷维子拿着马鞭跟从着他。夷维子问鲁国人说：‘你们准备怎样款待我们的国君呢？’鲁国人说：‘我们准备用牛、羊、猪各十头来款待你们国君。’夷维子说：‘你们这样接待我们国君，是哪来的礼节呀？我们那位国君，是天子呀！天子出来视察，诸侯都得让出正殿，自己住在殿外，交出钥

匙，还得象仆人一样，撩起衣襟，端着几案，站在堂下，侍候天子用膳，等天子用膳完毕，才告退下去，自己听政办公！’鲁国人一听，锁上城门，终于不让他们一行入境。齐闵王进不成鲁国，于是准备到薛国去，路过邹国。这时邹国国君新死，齐闵王想去吊丧。夷维子对邹国新君说：‘天子来吊丧，主人一定要把灵柩移转个方向，坐南朝北，好让天子南面致吊礼。’邹国的群臣说：‘一定要这样做，我们就自刎而死，决不受辱！’因此齐闵王也不敢进邹。邹国和鲁国的臣子们，活着的时候，轮不到在天子跟前当差；死后也不能按照隆重的仪式盛殓。然而闵王想叫他们用对待天子的礼节来侍奉自己，当然也办不到。如今秦是个战车万辆的大国，魏也是，彼此同样称王，仅仅看见秦国打了一次胜仗，就想尊秦为帝，这样看来，韩、赵、魏的大臣们，还比不上邹、鲁的仆妾哩！

“再说秦的贪心没有止境，如果真的称帝了，就要变动诸侯的大臣，他将撤换他认为不行的人，而提拔他认为能干的人；处罚他所厌恶的人，而赏赐他喜爱的人。他还要把自己的女儿和那些说别人坏话的女人，嫁给诸侯做妃嫔。这种人一入梁王宫里，梁王还能泰然自若吗？就是你将军又怎能保持旧日宠幸呢？”

于是辛垣衍就站起来拜谢道：“起先以为先生是个庸人，今天我才知道先生真是天下少见的高士！请允许告辞，不敢再提尊秦为帝的事情了。”

秦国将领知道这件事后，就退兵五十里。恰巧魏公子无忌夺了晋鄙的兵权，统率大军来救赵击秦，秦军就撤退了。

于是平原君决定封赏鲁仲连。鲁仲连再三辞谢，说什么也不肯接受。平原君设宴款待。酒喝得酣畅了，平原君走近鲁仲连跟前，奉上千金致谢，为他祝福。鲁仲连笑道：“作为‘天下之士’可贵的地方，就在于他们乐于替人排难解纷，而不取任何报酬。如果受了什么报酬的话，那就跟商人一样了。我鲁仲连可不愿意做这样的人！”他向平原君告辞离赵，从此再不露面。

触谿说赵太后

本文选自《赵策四》“赵太后新用事”篇。

触谿，《史记》作触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战国策》也作触龙。看来今本《战国策》“谿”字，很可能是“龙言”二字直书连写之误。

所载本事发生在赵孝成王元年（前 265）。这时，赵国幼主初立，太后摄政，政局动荡，强秦乘机进攻赵国。赵国不得已请教于齐。但齐却提出以太后爱子长安君为质的条件。太后溺爱长安君，拒不接受。大臣们纷纷进谏，事情闹僵了。触谿看准了这一点，从日常生活琐事谈起，设法先把紧张的气氛缓和下来。然后谈到自己的儿子，却又不触及长安君；谈到长安君，又不触及当前的现实问题，引起了赵太后的兴趣，创造了继续谈下去的条件。于是把话头转移到怎样爱子女，以及怎样才是真正爱子女的问题，把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结合起来，明确指出“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禄”的危害性，很快把矛盾的焦点突出了，从而因势利导，促使赵太后醒悟，终于答应让长安君“质于齐”，解除了赵国的危机，稳定了赵国的局势。

【原文】

赵太后（赵惠文王后，孝成王母）新用事（刚执政），秦急攻之。赵氏求救于齐，齐曰：“必以长安君（赵太后幼子的封号）为质（作人身抵押，叫做“质子”），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强（抢 qiǎng）谏（竭力劝告），太后明谓（明确地告诉）左右（身边执事者）：“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老妇（赵太后自称）必睡其面。”

左师（官名）触齋（哲 zhé，赵臣）愿见太后。太后盛气（气冲冲地）而揖之（接见他）。入而徐趋，至而自谢（告罪），曰：“老臣病足（脚有毛病），曾（乃）不能疾（快）走。不得见久矣，窃（私）自恕，而恐太后玉体之有所郄（细 xì，不舒服）也，故愿望见太后。”太后曰：“老妇恃（士 shì，靠）辇（捻 niǎn，人推挽的车）而行。”曰：“日（每天）食饮得无（该不会）衰（减少）乎？”曰：“恃粥耳！”曰：“老臣今者（近来）殊（很）不欲食（不想吃东西），乃自强步（勉强走走），日三四里，少（稍稍）益（添）膏（同“嗜”）食，和于身（使身体舒适）也。”曰：“老妇不能。”太后之色（神色。指怒色）少解（略为缓和了些）。

左师公（即触齋。“公”是尊称）曰：“老臣贱息（子）舒祺，最少，不肖（不成器），面臣衰（垂老），窃爱怜之，愿令得（能）补黑衣之数（补上一名侍卫）以

卫王宫。没死（即“昧死”，冒犯死罪）以闻（禀告）！”太后曰：“敬诺（遵办）！年几何（几岁）矣？”对曰：“十五岁矣。虽少，愿及（趁）未填沟壑（贺hè，指尚未死亡）而托之。”太后曰：“丈夫（男子）亦爱怜其少子乎？”对曰：“甚于妇人。”太后笑曰：“妇人异甚（特别厉害）！”对曰：“老臣窃以为媼（袄ǎo，老太太）之爱燕后（赵太后的女儿，嫁给燕王）贤于（胜过）长安君。”曰：“君（您）过（错了）矣！不若（比不上）长安君之甚。”左师公曰：“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脚跟），为之泣，念悲其远也，亦哀之矣！已行（走了以后），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同“返”。古时诸侯的女儿嫁给别国，只有被废弃或亡国才被送回）！’岂非计久长、有子孙相继为王也哉？”太后曰：“然。”

左师公曰：“今三世（三代，指赵武灵王、赵惠文王、赵孝成王）以前，至于赵之为赵（追算到韩赵魏三家分晋以后的第一代赵王成侯），赵主之子孙侯（封侯）者，其继（他们承袭爵位的后代）有在者乎？”曰：“无有。”曰：“微独（不但）赵，诸侯（其他国家）有在者乎？”曰：“老妇不闻也。”“此其近者祸及身，远者及其子孙，岂人主（国君）之子孙，则（即）必不善哉？位尊而无功，奉（同“俸”。俸禄）厚而无劳

(劳绩)，而挟(拥有)重器(金银宝贝)多也。今媼尊长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鱼 yú，肥美)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趁现在)令有功于国，一旦(有朝一日)山陵崩(指赵太后去世)，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老臣以媼为长安君计短(失算)也，故以为其爱不若燕后。”太后曰：“诺！恣(字 zì，听任)君之所使之(支使他)。”

于是为长安君约车(备车)百乘，质于齐。齐兵乃出。

【译文】

赵太后刚执政，秦国加紧攻赵。赵向齐讨救兵。齐王说：“一定要用长安君做质子，我们才出兵。”赵太后不肯。大臣们竭力劝说。太后公开对左右说：“谁再提起让长安君去作质子的，我一定唾他的脸！”

左师触奢请求一见太后。太后气冲冲地等着他。他上殿小跑了几步，到太后跟前谢罪道：“老臣的脚有毛病，走不快，失礼了。好久没来问候太后了，我还自己原谅自己哩。可是又担心太后玉体不舒适，所以特来朝见问安。”

太后道：“我是靠车子才能行动的啊！”触奢问道：“每天的饮食定量没有减少吧？”太后说：“只喝点儿稀粥罢了。”

触奢说：“老臣近来胃口也不好，却还是支撑着

散散步，每天走上那么三、四里路，稍为增加点胃口。这样对健康有好处。”太后道：“我可做不到哩。”这时，太后的怒气稍微消了些。

触奢说道：“老臣有个孩子叫舒祺，排行最小，不成材。而臣年已垂老，总是宠爱他。求您让他补上一名侍卫来保卫王宫吧。因此冒死来向太后禀告。”太后说：“遵办。他几岁了？”触奢答道：“十五岁，年纪虽小，老臣巴望趁着自己没死时，把他拜托给太后。”太后道：“男子汉也宠爱自己的小儿子吗？”触奢答道：“比女人家还厉害。”太后笑道：“女人家格外宠爱小儿子！”触奢回答道：“老臣私自认为太后疼爱燕后胜过长安君多啦。”太后道：“你错了，我疼爱她，哪里比得上疼爱长安君啊。”左师公说：“父母疼爱子女，要替他们作长远打算。您老人家送燕后出嫁的时候，大家看见您甚至抚摸着她的全身哭个不休，因为她嫁得太远而感到悲伤，真够心疼的！燕后走了以后，你并不是不想念她啊，每当祭祀，总要替她祝福、祈祷；千万不要让她返国呀！这还不是替她作长远打算，希望她有子子孙孙不断承继王位吗？”太后道：“是的。”

左师公说：“从现在起，算到三代以前，甚至算到赵氏开始建国的时候，赵王的子孙能够累代封侯、至今不绝的还有吗？”太后道：“没有了。”触奢又问道：“不光是赵国，就是别国诸侯的子孙，后代继续不断封侯的还有吗？”太后道：“我不曾听说。”触奢道：“这

些人呀，近一些的呢，是自身遭到不幸；远一些的呢，还要累及子孙，难道是由于这些封了侯的子孙本身个个不行吗？只是因为他们的地位虽高，却没有建立过什么功勋，俸禄虽多，却没有过什么劳绩，而且还拥有大量的金银财宝。如今太后抬高长安君的地位，给他肥沃的封地，赏赐很多财宝，而不让他及时为国立功，一旦太后去世，长安君怎能在赵国站得住脚呀！我以为太后替长安君打算得不够长远，所以说您疼爱他还比不上疼爱燕后！”太后说道：“哦！那就听凭你安排吧。”

于是替长安君准备了一百辆车子，送到齐国去作人质。齐国就出兵来救赵。

田需贵于魏王

本文选自《魏策二》“田需贵于魏王”篇。

这篇文章通过魏相田需生前死后的两个场面，生动描写了惠子和苏代的识见才能，语言奇妙，结构别致。

惠子用种树和拔树的浅显事例，劝诫为魏王所重用的田需一定要注意“贵勿骄”，要诚恳地对待左右的人。

田需死后，苏代用现实的利害关系说服魏王让太子做了宰相，满足了昭鱼的希望，显示出他的辩才。

【原文】

田需贵(重用)于魏王。惠子(惠施)曰：“于必善(亲善)左右。今夫(扶乇,现在说到)杨，横树(种、插)之则生，倒树之则生，折而树之则又生。然使十人树杨，一人拔之，则无生(活)杨矣。故以十人之众，树易生之物，然而不胜一人者，何也？树之难，而去之易也。今子虽自树(立足)于王(得到魏王的器重)，而欲去(排挤)于者众，则子必危矣！”

田需死。昭鱼(楚相)谓苏代曰：“田需死，吾恐张仪、薛公、犀首(公孙衍之号)之有一人相魏者。”

代曰：“然则相者以谁，而君便(方便，有利)之也？”

昭鱼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

代曰：“请为君北(北行)见梁王(即魏王)，必相之矣。”

昭鱼曰：“奈何！”

代曰：“君(你，指昭鱼)其为(暂且作为)梁王，代请说君。”

昭鱼曰：“奈何！”

对曰：“代也从楚来。昭鱼甚忧。代曰：‘君(指昭鱼)何忧？’曰：‘田需死，吾恐张仪、薛公、犀首有一人相魏者。’代曰：‘勿忧也。梁王，长主(贤君)也，必不相张仪；张仪相魏，必右(佑，助)秦而左(疏)魏。薛公相魏，必右齐而左魏。犀首相魏，必右韩而左魏。梁王，长主也，必不使相也。’代曰：‘莫如太子之自相。是三人皆以太子为非固(久)相也，皆将务以其国(者秦、齐、韩)事魏，而欲(希求)丞相之玺(喜xi，印)，以魏之强，而持三(三个)万乘之国辅(助)之，魏必安矣。故曰，不如太子之自相也。’”

遂北见梁王，以此语告之，太子果自相。

【译文】

田需得到魏王的重用。惠子对田需说：“你一定要好好看待左右的人呀。就以杨枝为例，横插，它能活；倒插，它能活；折断了插，它也能活。可是十人种树，只消一人来拔，那就没有一棵活得了。用十个人的力量，种植容易生长的树木，却轻易败于一人之手，这是什么缘故呢？栽种难，而拔掉它容易啊。如今你虽然得到魏王的重用，但是要排挤你的人多，你就危险了！”

田需死了。昭鱼对苏代说：“田需死了，我耽心张仪、薛公、犀首三个人中，会有一个出来做魏相的。”

苏代说：“那末谁当魏相对你有利呢？”

昭鱼说：“我希望太子自己当宰相。”

苏代说：“我愿为你北行向魏王建议，他一定会让太子自己做宰相的。”

昭鱼说：“怎么说呢？”

苏代说：“你暂时充当一下魏王吧，让我对你说说看。”

昭鱼说：“怎说呢？”

苏代说：“我从楚国来，见到昭鱼非常忧愁。我就问：‘你愁什么呀？’昭鱼说：‘田需死了，我耽心张仪、薛公、犀首三个人中会有一个出来做魏相的。’我就

说：‘不要愁。梁王是个贤君，一定不会叫张仪做宰相的。张仪为相，一定帮秦；薛公为相，一定帮齐；犀首为相，一定帮韩；而都不利于魏。梁王是贤君，必然不会叫他们做宰相的。’我说：‘不如让太子自己来做宰相好。因为他们都以为太子不会长期当宰相，为了争取总有那么一天自己能够取得相印，他们一定会促使各自依恃的国家来支持魏国，凭魏国的强大，又有三个万乘之国来辅助，魏国一定安全了，因此说：不如让太子自己来做宰相好。’”

于是，苏代就到北方去见魏王，把这番话对魏王讲了，果然，太子自己做了宰相。

三人成虎

本文选自《魏策二》“庞葱与太子质于邯郸”篇。

当庞葱告诫魏王不要听信谗言时，魏王表示自己能够明断真伪，似乎很有信心。可是，他一转身便又听信了谗言。可见，人言可畏，三人成虎。当谣言四起时，要能透过假象，明辨是非，确是不容易的。

但是，只要我们真正做到听其言，而观其行，什么问题都认真地想一想，查一查，就不难去伪存真，弄清真实情况，使谎言不攻自破。

【原文】

庞葱与太子_(魏太子)质_(抵押)于邯郸，谓魏王_(魏惠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

王曰：“否。”

“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

王曰：“寡人疑之矣。”

“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

王曰：“寡人信之矣。”

庞葱曰：“夫_(扶fú)市之无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郸去_(距离)大梁_(魏国首都，今河南省开封市)也远于市，而议臣者过于三人矣。

愿王察之矣！”

王曰：“寡人自为知（自己会鉴别）。”

于是辞行，而谗言先至。后太子罢质，果不得见。

【译文】

庞葱要陪魏太子到赵国邯郸去做质子，对魏王说：“现在有一个人来报，街上出现了老虎，大王相信么？”

魏王说：“不相信。”

庞葱说：“有两个人来报街上出现了老虎，大王相信吗？”

魏王说：“我有点儿怀疑了。”

庞葱说：“有三个人来报呢？”

魏王说：“我相信了！”

庞葱说道：“街上没有老虎，那是自明之理，可是一而再、再而三都是那么说，就象真的有老虎了。现在邯郸距离大梁，比上街要远得多，而谈论我的又不止三人，希望大王能够明察才好哩！”

魏王说：“我自己会鉴别的。”

于是庞葱辞别魏王走了。诽谤他的话马上传到魏王那里。后来太子不作人质，回到本国，庞葱跟着回国，魏王果然不再召见他。

唐雎说信陵君

本文选自《魏策四》“信陵君杀晋鄙”篇。

公元前二五七年，秦围赵都邯郸，魏派将军晋鄙率领军队前往营救。晋鄙畏秦，屯兵不进。平原君使人求救于魏公子信陵君。信陵君接受侯嬴的意见，窃得兵符，使朱亥椎杀晋鄙，夺军救赵击秦，秦军这才撤退。赵王亲到郊外迎接信陵君。在这样的情况下，唐雎及时建议信陵君居功勿骄。这是很明智的。

【原文】

信陵君杀晋鄙，救邯郸（含丹 hán dān），破秦人，存赵国。赵王自郊迎。

唐雎（居jū，魏人）谓信陵君曰：“臣闻之曰：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

信陵君曰：“何谓也？”

对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也，不可得而知（不应让人知道）也。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于人也，不可不忘也。今君杀晋鄙，救邯郸，破秦人，存赵国，此大德也；今赵王自郊迎，卒（促cù，同“猝”）然见赵王，

臣愿君之忘之也！”

信陵君曰：“无忌（信陵君的名字）谨受教。”

【译文】

信陵君杀了晋鄙，救了邯郸，打败了秦兵，保存了赵国。赵王亲自到城外去迎接信陵君。

唐雎对信陵君说道：“我听到有人这样说过：世界上的事情，有不可以知道的，有不可以不知道的；有不可以忘却的，有不可以不忘却的。”

信陵君说道：“这话怎么讲呢？”

唐雎回答说：“人家厌恶我，是不可以不知道的；我厌恶人家，却不可以让人家得知；人家有恩惠给我，是不可以忘却的；我有好处给人家呢，就不可以不忘却了。你如今杀了晋鄙，救了邯郸，打败了秦兵，保存了赵国，这是莫大的功劳啊；现在赵王亲自到郊外来迎接你。仓促中见到赵王，希望你忘掉自己的功劳。”

信陵君说道：“无忌完全接受您的指教。”

南辕北辙

本文选自《魏策四》“魏王欲攻邯郸”篇。

季梁为了劝阻魏王伐赵，巧妙地用这个寓言讽刺了魏王。他说自己碰见那么一个蠢人，倚仗自己雄厚的物力和人力，不顾客观实际，任意妄行，说向南去，却偏往北走，方向错了，赶路的劲头越大，离开目的地就越远，最后必然大失所望。

【原文】

魏王（魏安釐王）欲攻邯郸（含丹 hán dān）。季梁（魏臣）闻之，中道（半路）而反，衣焦（折皱）不申（伸），头尘不去，往见王曰：“今（这次）者臣（季梁自称）来，见人于太行（太行山道），方（正在）北面（朝北）而持（驾着）其驾（马车），告臣曰：‘我欲之（到）楚（在魏国的南边）。’”

“臣曰：‘君之楚，将（欲，打算）奚（西 xi）为（为什么）北面？’”

“曰：‘吾马良。’”

“臣曰：‘马虽良，此非楚之路也。’”

“曰：‘吾用（资财，盘费）多。’”

“臣曰：‘用虽多，此非楚之路也。’”



“你要到楚国去，怎么往北走？”

“曰：‘吾御者（驾车的人）善（本领好）。’”

“此数者（几样）愈善，而离楚愈远耳。”

“今王动（每、常）欲成霸王（王霸之业），举（与前一句“动”字同义）欲信于天下；恃王（魏王）国之
大，兵之精锐，而攻邯鄲以广地（扩充地盘）尊名（抬高威望），王之动（行动）愈数（朔 shuò，频），而离
王（王霸）愈远耳，犹（好比）至楚而北行也。”

【译文】

魏王要出兵攻打邯鄲，魏臣季梁听到这个消息，马上从半路上赶回来，衣服打皱，也来不及整一整；风尘满面，也来不及洗一洗，就赶去见魏王说：“我今天回来的时候，在太行山路上碰见一个人，正朝北驾着车，对我说：‘我要到楚国去。’”

“我问道：‘你要到楚国去，怎么往北走？’”

“那人说：‘我的马好！’”

“我说：‘不管你马多好，但这不是通往楚国去的路。’”

“那人说：‘我的盘费足！’”

“我说：‘不管你盘费多足，这不是通往楚国去的路。’”

“那人说：‘我的车夫是个好把式！’”

“谁都清楚，这些条件越好，离开楚国就越远了。”

“现在大王经常想建立王霸之业，取信于天下。”

可是大王却仗着国土广大，兵士精锐，去攻打邯郸，用来扩展疆域，提高威望。这样，大王的行动越频繁，距离建立王霸之业的目标就越远，这跟到楚国去，却偏要驱车向北走，有什么两样呀！”

缩高义抗信陵君

本文选自《魏策四》“魏攻管而不下”篇。

本篇记录了安陵君、缩高这两位力持大义、不畏强暴的历史人物的片段事迹。对比之下，他们显然比信陵君高尚得多。但在缩高被逼死之后，信陵君终于认识到自己的过错，责备了自己。如果没有这一节的交代，那信陵君就不成其为鼎鼎大名的战国“四公子”之一了。所以说，安陵君、缩高不畏强暴的高风亮节固然值得传诵千古，信陵君知过必改的风格也不无可取之处。

舜

【原文】

魏攻管（原是韩国的城邑，当时被秦国占领）而不下（降）。安陵（魏国的附庸小国）人缩高，其子为管守（守将）。信陵君使人谓安陵君曰：“君其遣缩高，吾将仕（任）之（指缩高）以五大夫（官爵之一，“大夫”中的最高级），使为持节（符节，使者执它表示身分）尉（武官名。“持节尉”也可作“尉持节”，表示待遇级别）。”

安陵君曰：“安陵，小国也，不能必使其民，使者自往请。”使（派人）道（引导）使者至缩高所（住处），复（照说一遍）信陵君之命。

缩高曰：“君之幸_(光临)高也，将使高攻管也。夫_(扶)以父攻子守，人大笑也。是臣而下，是倍_(背叛)主_(秦王)也。父教子倍，亦非君之所喜也。敢再拜辞_(谢绝)。”

使者以报信陵君，信陵君大怒，遣大使_(高级人员充使者)之安陵，曰：“安陵之地，亦犹魏_(同魏本土一样)也。今吾攻管而不下，则秦兵及我，社稷必危矣！愿君之生束_(活捉)缩高而致之。若君弗致也，无忌将发十万之师，以造_(到，临)安陵之城。”

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_(赵成侯，安陵君与赵同姓)，受诏_(命)襄主_(赵襄子)以守_(掌管)此地也，手受大府_(王府)之宪_(法令)。宪之上篇曰：‘子弑_(下杀上)父，臣弑君，有常_(常刑)不赦。国虽大赦，降城亡子不得与焉。’今缩高谨解大位，以全父子之义，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负襄主诏，而废大府之宪也，虽死终不敢行！”

缩高闻之曰：“信陵君为人悍而自用_(强悍而专断)也。此辞反_(这话报告到他那里)，必为国祸。吾已_(同“以”)全己，无违人臣之义_(不事二君之理)矣，岂可使吾君有魏患也！”乃之使者之舍，刎颈而死。

信陵君闻缩高死，服缟素_(丧服)辟舍_{(离王}

宫避居侧屋)，使(派)使者谢安陵君曰：“无忌(信陵君的名字)，小人也，困于思虑，失言于君(对您说了错话)，敢再拜(两拜致敬)释罪(恕罪)。”

【译文】

魏国出兵攻打管邑，却打不下来。安陵人缩高的儿子担任当地守将。信陵君派人去对安陵君说：

“请你把缩高叫来，我打算封他为‘五大夫’，任命他为‘持节尉’。”

安陵君说：“安陵是个小国，国君不能强使他的百姓听从命令，还是使者自己去请吧。”于是派人领使者到了缩高寓所。使者向缩高传达了信陵君的意旨。

郭

缩高听了，说：“承您光临，是想叫我去攻打管邑啊。派父亲攻打儿子防地，必然使天下人笑话。如果儿子因为我而放弃城守，他就背叛了秦王。父亲叫儿子背叛，也不是信陵君所喜欢的吧。向您致敬，谨谢不敏。”

使者把这一席话报告信陵君。信陵君大怒，派了高级使者去对安陵君说：“安陵这个地方，就跟魏本土一样。如今我打管邑，攻不下来，秦军就会来侵魏，这一来，魏就危险了。希望你把缩高绑送到我这里来。如果你不送来，我就派十万大军直达安陵！”

安陵君回答道：“先君成侯，遵照襄主诏旨掌管

安陵，这是根据御颁的国法规定的。国法上篇写道，‘儿子杀死父亲，臣子杀死国君，要处死刑，决不宽贷；就是国家大赦，对献城降敌而逃亡的人，也不在赦免之列。’现在缩高谢绝你给他的高位，以全父子大义，而你却说一定要把缩高活捉送上！这是迫使我违背襄主的诏旨，而废弃王府的法令，我就是死，也不能照办！”

缩高得知这个消息，说道：“信陵君为人强悍而专断，想怎么干就会怎么干的。这话一报告到他那里，一定会使我国遭殃。我为了保全自己的人格，不致丧失做臣子的大义，怎么能让我君遭受魏国迫害呢！”于是他就到那个高级使者跟前刎颈自杀。

信陵君听说缩高死了，服丧移居，派遣使者向安陵君谢罪说：“我是个小人，被私心杂念困扰，对您说错了话，特向您道歉，请求恕罪！”

唐雎不辱使命

本文选自《魏策四》“秦王使人谓安陵君”篇。

这个故事生动地叙述了唐雎不为威武所屈，竭力维护尊严，出色地完成外交使命的经过。唐雎是安陵这个仅有五十里土地的弱小国家的使者，在骄横的秦王面前，敢于坚持正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揭露了侵略者狡诈凶险的实质，迫使对方不得不暂时作出让步，表现了不畏强暴的英雄气概。

不过，唐雎所列举的三名刺客，从他们的所作所为来看，是并不足取的。还有，对于“彗星冲击月亮”，“白虹穿过太阳”，以及“苍鹰在殿上扑击”等“天人感应”的说法，也是要注意分析的。

【原文】

秦王（嬴政，就是后来的秦始皇）使人谓安陵君（魏襄王弟）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交换）安陵（属于魏，在今河南省鄆陵县西北），安陵君其（副词，表示希望）许寡人？”安陵君曰：“大王加惠（好处），以大易小，甚善；虽然（虽然如此，表示转折），受地于先王，愿终守之，弗敢易。”秦王不说（同

“悦”。安陵君因使唐雎使于秦。

秦王谓唐雎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听寡人，何也？且秦灭韩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因为）君为长者（性情谨厚的人），故不错（同“措”）意（放在心上）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请广（扩大）于君，而君逆（违拗）寡人者，轻（轻视）寡人与（同“欤”、吗）？”

唐雎对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于先王而守之，虽千里不敢易也，岂直（岂但）五百里哉？”

秦王怫（弗 fú）然（愤怒的样子）怒，谓唐雎曰：“公（古时对人的尊称）尝闻天子之怒乎？”

唐雎对曰：“臣未尝闻也。”

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

唐雎曰：“大王尝闻布衣（平民，指“士”）之怒乎？”

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脱帽）徒跣（险 xiǎn，空手赤脚），以头抢（腔 qiāng，碰，撞）地耳！”

唐雎曰：“此庸夫（平常人）之怒也，非士（智勇兼备，高于常人）之怒也。夫专诸（春秋时期吴国人）之刺王僚（吴公子光叫专诸将短剑藏在鱼腹内，乘献上时抽出来刺杀吴王僚）也，彗星（俗名“扫帚星”）袭（冲击）月；聂政（战国时期齐国人）之刺韩傀（龟 guī，又叫侠



唐睢说完，拔出宝剑，跃起身来。

累，韩烈侯叔，任相国)也，白虹贯(穿过)日；要(腰 yāo)离(春秋时吴国勇士)之刺庆忌(吴王僚的儿子)也，苍(深灰色)鹰击于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怀怒未发，休祲(象征吉凶的预兆)降于天(从天降下)，与臣而将四矣。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指秦王和唐雎自己)，流血五步，天下缟素(穿白色丧服)，今日是也！”挺剑而起。

秦王色挠(屈服)，长跪(古人席地而坐，坐时两膝着地，臀部紧靠脚跟。跪时耸起身来，看去比坐着长一些)而谢(道歉)之曰：“先生坐！何至于此！寡人喻(明白)矣，夫(扶)韩、魏灭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只是因为)有先生也！”

【译文】

秦王派人去告诉安陵君说：“我愿意用五百里的土地来换安陵，你能答应我么？”安陵君说：“承蒙大王照顾，用大的来换小的，真是好极了！不过，我们的土地是祖先传下来的，我愿意永远保住它，不敢调换。”秦王听了很不高兴。安陵君就派唐雎出使到秦国去。

秦王对唐雎说：“我用五百里的地方来换安陵，安陵君却不听从我，这是什么道理？况且秦国已经灭掉韩国、魏国，安陵君只有五十里地方偏偏能够存

在，是因为他是个性情谨厚的人，所以没有把他放在心上。如今我用十倍的土地来扩大安陵君的地盘，他却违抗我，这不是轻视我么？”

唐雎回答说：“不，不是这样。安陵君从祖先那里继承的土地，要永远保住它，即使拿一千里也是不敢调换，何况只是五百里呢！”

秦王听了发起怒来，对唐雎说道：“你可曾听说过天子发怒么？”

唐雎回答说：“我没有听说过。”

秦王说：“天子一发怒，会使百万尸首横地，鲜血流淌千里！”

唐雎说：“大王可曾听说过布衣之士发怒的么？”

秦王说：“布衣之士发起怒来，也不过是扔掉帽子，空手赤脚，用脑袋撞地罢了！”

唐雎说：“这是平常人的发怒，不是士人的发怒。从前，专诸替吴公子行刺吴王僚的时候，彗星冲击月亮；聂政为严仲子杀韩傀的时候，白虹穿过太阳；刺客要离刺杀吴王僚的儿子庆忌的时候，苍鹰在殿上扑击。这三位都是布衣之士，他们的满腔怒气还未迸发，上天就降示预兆。现在，加上我，将要变成四个人了。如果布衣之士非要发怒不可，倒在地上的尸体虽只两个，流血不过五步，可是天下的人都要穿上丧服。现在是时候了！”唐雎说完，拔出宝剑，跃起身来。

秦王吓得变了脸色，耸身长跪，向唐雎道歉，说：

“先生请坐！怎么会弄到这个地步！我明白了：韩魏两国所以灭亡，而安陵只有五十里还能存在，就因为有你在啊！”

燕昭王求贤

本文选自《燕策一》“燕昭王收破燕后即位”篇。

昭王的父亲燕王哙把王位传给他的宰相子之。子之做了三年国王，燕国大乱，百姓怨恨，齐国乘机进攻燕国，燕国大败，子之被杀。过了两年，燕国人民立公子平为国王，就是燕昭王。

燕昭王决心罗致人才，改革政治，复兴国家。郭隗(伟 wěi)以“千金买骨”的故事，深入浅出地说明了国君知人善任的重要和招纳贤才的方法，比喻巧妙动听，态度诚恳亲切。昭王采纳了郭隗的意见，因而使得乐毅、邹衍、剧辛等各方面人材不远千里来为燕服务，终于达到了振兴国家、报仇雪耻的目的。

【原文】

燕昭王收(收拾)破(残破的)燕(在今河北省北部和辽宁省西端)后即位(继承王位)，卑身(屈己)厚币(重礼)，以招贤者，欲将报仇。故往见郭隗先生。曰：“齐因孤(国君自称)国之乱而袭破燕。孤极知(深知)燕小，力不足以报(报仇)。然得贤士与(参预)共国(同理国事)，以雪先王(指燕王哙)之耻，孤之愿也。敢问(请问)以国报仇者奈何？”

郭隗先生对曰：“帝者（开创帝业的人）与师（能为师者）处（在一起），王者（建立王业的人）与友处，霸者（完成霸业的人）与臣处，亡国（亡国之君）与役（奴才）处。拙指（司“屈旨”，曲意顺从）而事（侍奉）之（贤者），北面（尊者面向南，事之者向北）而受学，则百（百倍于）己者至；先趋（小跑。古时过尊者前必趋）而后息，先问而后嘿（同“默”），则十（十倍于）己者至；人趋己趋，则若（似）己者至；冯（同“凭”。依靠）几（桌子）据（执）杖，眄（面miàn）视（斜视）指使（用手指点），则厮役（仆役）之人至；若恣睢（资虽 zì suī。怒目而视）奋击，咆（hǒu，司“吼”）藉（践踏）叱咄（斥多 chī duò，呵斥），则徒隶（衙门差役）之人至矣。此古服道（礼贤下士）致士（招致能人）之法（标准）也。王诚博选国中之贤者，而朝（潮 cháo，拜见）其门下，天下闻王朝其贤臣，天下之士必趋于燕矣。”

昭王曰：“寡人将谁朝（朝谁）而可（合适）？”

郭隗先生曰：“臣闻古之君人（为人之君），有以千金求千里马者，三年不能得。涓（娟 juān）人（即“中涓”，侍臣）言于君曰：‘请求之（指千里马）。’君遣（派）之（指侍臣），三月得千里马；马已死，买其首五百金，反以报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活的）马，安事（怎能以）死马而捐（舍弃）五百金！’涓人对曰：‘死马且买之五百金，况生



“千里马很快就会送上门来了！”

马乎？天下必以王为能市(买)马，马今至矣！’于是不能(足)期(基 jī)年(一周年)，千里之马至者三。今王诚欲致士，先从隗始；隗且见事(相奉事)，况贤于隗者乎？岂远千里哉(难道会以千里为远而不来么)！”

于是昭王为隗筑宫(这里指屋舍)而师(尊之为师)之(指郭隗)。乐毅(中山国灵寿人，魏名将乐羊的后代)自魏往，邹衍(掩 yǎn。齐人，战国时有名的阴阳家)自齐往，剧辛(燕将，原为赵人)自赵往；士争凑(集合)燕。

燕王吊(哀吊)死问(关怀)生，与百姓同其甘苦。二十八年，国殷富，士卒乐(lè)佚(同“逸”)轻战(以作战为轻松)。于是遂(就)以乐毅为上将军，与秦、楚、三晋合谋(共商)以伐齐。齐兵败，闵王出走于外(国外)。燕兵独追北(“追奔逐北”，追逐残兵败将。北，意为向后退)，入至临淄(资 zī。齐国都，故址在今山东省淄博市东北旧临淄县)，尽取齐宝，烧其宫室宗庙；齐城之不下(未被攻破)者，唯独莒(举 jǔ，在今山东省莒县一带)、即墨(在今山东省平度县东南)。

【译文】

燕昭王收拾了燕国残破的局面，然后登基即位。

他谦恭下士，重金礼聘，延请能人高才，准备报仇雪耻。于是他特地去请教郭隗先生，说：“齐趁我国内乱攻破我们。我很清楚，燕国地方小，人力弱，谈不上报仇。然而，请到能人共理国事，以雪父王之耻，我的愿望在此！请问报仇该怎么办？”

郭隗先生听了回答说：“开创帝业的人常与师长共处，建立王业的人常与良友相处，完成霸业的人常与贤臣相处，而亡国之君就只会跟奴才们混在一起。若能放下架子，尊能人贤者为师，恭恭敬敬地向他们学习，那么，才干胜过自己百倍的人就会到来；若能以礼事人，虚心受教，那么，才干胜过自己十倍的人就会到来；如果别人怎样做，也跟着怎样做，那么，才能跟自己差不多的人就会到来；如果凭几执杖，横眼斜视，指手划脚，那么，只有奴才们才会到来；如果瞪起眼睛，晃着拳头，暴跳胡闹，对人斥责，那么，来到的就限于一些当惯差役、听惯使唤的人了。这些都是礼贤下士和招致能人所应注意选取的标准。大王果能广选国内的贤才，上门致敬，天下听说大王礼敬贤才，各处人才，就肯定会争先恐后集中到燕国来了。”

昭王说：“我现在该向谁礼敬才行？”

郭隗先生道：“我听说古代有个国君，花千金购求千里马。三年没买到。这时官中有个侍臣对国君说：‘请让我去买吧。’国君就派他去。找了三个月，果然找到一匹千里马；可是那匹马已经死了。侍臣

就用五百两黄金买下了那匹马的头，回来报告君王。国君大发雷霆，说：“我要的是活马，死马有什么用？白白地丢了五百两黄金！”那个侍臣说：“一匹死马还用五百两金子买来，何况活马呢！人们必定认为大王确实不惜重金购买良马，千里马很快就会送上门来了。”不到一年，果然送来了三匹千里马。现在大王真要招致人才，就从我开始吧。象我这样的人还能受到您的重用，何况比我更有才干的呢？哪怕千里之外，他们也会来的！”

于是昭王就专为郭隗筑宫，尊他为师。消息传开，乐毅从魏国来了，邹衍从齐国来了，剧辛从赵国来了，贤才能人都争先恐后地涌向燕国。

燕昭王吊死问生，和老百姓同甘共苦。这样经过二十八年，燕国富强了，士兵们心情愉快，乐于为国一战。于是昭王就拜乐毅为上将军，和秦、楚、韩、赵、魏五国共同商讨攻打齐国。齐国军队大败，齐闵王逃离都城。燕军追击败兵，势如破竹，一直攻占齐都临淄，把齐国的财宝统统搬回，把宫殿宗庙烧了。齐国的城池只剩莒和即墨两座未被攻下。

鹬蚌相争

本文选自《燕策二》“赵且伐燕”篇。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比喻双方相持不下，结果两败俱伤，让第三者得利。苏代借用这个民间流传的寓言，来说明赵如攻燕，赵、燕两国军事力量都会削弱，那么“坐收渔利”的强秦就很容易灭掉这两个国家。形势是明摆着的，比喻又极浅显生动，赵惠文王觉得苏代说得很有道理，于是停止攻燕。

【原文】

赵且（将要）伐燕，苏代为燕谓惠王（赵惠文王，名何）曰：“今者臣来，过易水（在今河北省易县），蚌方（正在）出曝（pù，晒太阳），而鹬（玉 yù，水鸟）啄其肉，蚌合而拊（钱 qián，同“拊”）其喙（汇 huī，鸟嘴）。鹬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谓鹬曰：‘今日不出（不让鹬嘴拔出去），明日不出，即有死鹬。’两者不肯相舍（放），渔者得而并擒之。”

“今赵且伐燕，燕赵久相支（对峙），以弊（困）大众，臣恐强秦为之渔父也。故愿（请）王熟计（慎重考虑）之也。”

惠王曰：“善！”乃止。

【译文】

赵国将进攻燕国，苏代为燕劝告赵惠文王说：

“这次我来，经过易水，看见一只河蚌正在晒太阳，鹬来啄它肉吃，河蚌马上闭拢，夹住鹬的嘴。鹬说：‘今天不下雨，明天不下雨，就有死蚌啦！’河蚌也回答道：‘今天不放你，明天不放你，就有死鹬啦！’彼此相持，互不甘休。渔夫走来，正好把它们双双捉住。

“目前赵国打算攻打燕国，燕、赵两国老是争持不休，老百姓筋疲力尽，我耽心强大的秦国就要成为不劳而获的渔翁了，因此请大王考虑考虑！”

赵惠文王说：“对！”就不攻燕了。

荆轲刺秦王

本文选自《燕策三》“燕太子丹质于秦亡归”篇。

“荆轲刺秦王”是一个著名的历史故事。

故事先写太子丹、鞠武、田光，次写荆轲、樊於期，末写秦武阳、高渐离，很象是一篇合传。然而作者巧妙地用荆轲把他们“贯串”起来，通过人物的对话和议论，真实地展示这许多人物的内心活动，从他们的具体活动和相互关系中，生动地体现出荆轲的勇敢、真诚、刚毅、沉着的性格特征，深刻反映了燕秦两国矛盾斗争的尖锐化和反抗强秦斗争的复杂性。在这场斗争中，荆轲壮烈地牺牲了，田光、樊於期、高渐离以至秦武阳等人，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作者用艺术手法成功地处理了这一重大事件的错综复杂的情节，精心地制造了一个接一个的高潮，把这些历史人物描写得栩栩如生。特别是绘声绘色地描写了荆轲刺秦王的紧张激烈场面，从而使荆轲的形象跃然纸上。

故事还从另一角度揭示了这么一个问题：秦国虐待作为人质的燕太子丹，残酷杀戮樊於期的父母宗族；特别是秦军滥施武力，任意欺凌其他国家的种种行为，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对于那些抵抗强秦，进行自保的人和事，则给予一定的同情。正因为

这样，“荆轲刺秦王”这一故事才能够流传下来。但是，对秦王采取暗杀等恐怖手段，不能不说是一种愚蠢而又危险的行径，无论如何不会因此而改变历史发展的趋势。太子丹错误地将燕国的命运完全寄托在荆轲一人身上，诱使荆轲充当牺牲品；而荆轲却乐于效法古人，铤而走险，终于丧命，这是历史的悲剧。其实，荆轲即使能杀死秦王，又怎能迫使秦国退还侵占各国的土地，从而挽救大势已去、行将灭亡的六国呢？

【原文】

燕太子丹质_(作人质)于秦，亡_(逃)归。见秦且_(将)灭六国，兵以_(已)临_(逼近)易水_(在今河北易县)，恐其祸至，太子丹患_(忧虑)之，谓其太傅_(辅导太子的官)鞠武曰：“燕秦不两立，愿太傅幸_(含希望的口气)而图之！”武对曰：“秦地遍天下，威胁韩、魏、赵氏，则易水以北，未有所定_(存亡难料)也，奈何以见陵_(受欺侮。陵，通“凌”)之怨，欲批_(触动)逆鳞_(旧说龙颈下有鳞倒生，碰着它就要伤人。这里指秦国)哉！”太子曰：“然则何由_(怎么办)？”太傅曰：“请入_(指太傅回去)图之。”

居之有间_(过了一些时候)，樊将军_(秦将樊於期)亡秦之燕，太子容_(接纳)之。太傅鞠武谏曰：“不可！夫_(扶fú)秦王之暴，而积怨于燕，足为

寒心。又况闻樊将军之在乎？是以（这是）委（丢弃）肉当饿虎之蹊（山路），祸必不振（不可挽救）矣。虽有管、晏（管仲、晏婴，春秋时齐国贤相），不能为之谋也。愿太子急遣樊将军入匈奴（北部的外族）以灭口（杜绝别人的借口）。请西约三晋，南连齐、楚，北讲（讲和，结交）于单于（单 chán）于（匈奴最高首领的称号），然后乃可图也。”太子丹曰：“太傅之计，旷日弥久（空废时日，拖延很久），心惛（昏 hūn）然（形容思想混乱），恐不能须臾（一会儿）。且非独于此也。夫樊将军困穷于天下，归身（托命）于丹，丹终不迫于强秦，而弃所哀怜之交（友人）置之匈奴。是丹命固卒（身死）之时也！愿太傅更虑之。”鞠武曰：“燕有田光先生者，其智深而虑沉（深远），可与之谋也。”太子曰：“愿因太傅交于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诺（儒 nuò，答应声）。”

出见田光，道（传达）太子愿图国事于先生。田光曰：“敬奉教（受命）。”乃造（往）焉。

太子跪而逢迎，却行（往后退着走）为导，跪而拂（擦拭）席。田先生坐定，左右无人，太子避席而请曰：“燕、秦不两立，愿先生留意（出主意）也。”田光曰：“臣闻骐驎（都是良马的别名）盛壮之时，一日而驰千里，至其衰也，弩马（劣马）先之

(超过它)。今太子闻光壮盛之时，不知吾精(精力)已消亡矣。虽然，光不敢以乏(耽误)国事也。所善(交好)荆轲，可使也。”太子曰：“愿因先生得交于荆轲，可乎？”田光曰：“敬诺。”即起，趋(快步)出。太子送之至门，戒(提醒)曰：“丹所报(告诉)，先生所言者，国之大事也，愿先生勿泄也！”田光俯而笑曰：“诺。”

俛(旅¹⁰)行(弯腰屈背地走去)见荆轲，曰：“光与子相善，燕国莫不知。今太子闻光壮盛之时，不知吾形(状貌)已不逮(及)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两立，愿先生留意也。’光窃(私自，暗中)不自外(不把自己当作外人)，言(介绍)足下(古代下称上或同辈相称的敬辞)于太子，愿足下过(访)太子于宫。”荆轲曰：“谨奉教。”田光曰：“光闻长者(品德高尚的人)之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约(戒)光曰：‘所言者，国之大事也，愿先生勿泄也。’是太子疑光也。夫为行(行为)使人疑之，非节侠士(讲究气节的义士)也。”欲自杀以激(激励)荆轲，曰：“愿足下急过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遂自刭(井 jǐng，割颈自杀)而死。

轲见太子，言田光已死，明不言也。太子再拜而跪，膝行(跪着起步)流涕(泪)。有顷(一会儿)而后言曰：“丹所请田先生无(不要)言者，欲

以成大事之谋，今田先生以死明不泄言，岂丹之心哉！”

荆轲坐定，太子避席顿首（叩头）曰：“田先生不知丹不肖（不贤），使得至前（让先生屈驾光临），愿有所道（开导），此天所以哀（怜）燕而不弃其孤（后代）也。今秦有贪饕（滔 tāo，贪食）之心，而欲（欲望）不足也。非尽天下之地，臣（臣服）海内之王者，其意不贍（饱，足）。今秦已虏（俘获）韩王，尽纳（接收）其地，又举兵伐楚，北临赵。王翦（秦将）将数十万之众临漳（漳水）、鄄（在今河南省临漳县西），而李信出太原（赵地，在今山西省太原北面）、云中（在今山西省大同西北）。赵不能支（抵抗）秦，必入臣，则祸至燕。燕小弱，数（朔 shuò，屡次）困（疲）于兵，今计（估计）举国（全国）不足以当秦。诸侯服秦，莫敢合从（合纵）。丹之私计（私下打算），愚以为诚得（果能得到）天下之勇士使于秦，窥以重利（用重利引诱），秦王贪其贄（至，重礼），必得所愿矣。诚得劫（要挟，胁迫）秦王，使悉反（全部归还）诸侯之地，若曹沫之与齐桓公（“与”通“于”。曹沫用短剑胁迫齐桓公退还鲁国的地方），则大善矣。脱（或许）不可，因而刺杀之。彼大将擅兵（掌握重兵）于外，而有大乱，则君臣相疑。以其间（离间）诸侯，诸侯得合从，其偿（实现）破秦必矣。此丹之

上愿(大愿),而不知所以委命(托付),唯荆卿留意焉。”

久之,荆轲曰:“此国之大事也,臣弩下(才能低劣),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顿首,固请无让(推却)。然后许诺。

于是尊荆轲为上卿(享受优越待遇的高级客卿),舍(住)上舍(上等宾馆)。太子日日造问(上门问候),供太牢,具异物(珍品),间进(不时致送)车骑美女,恣(满足)荆轲所欲,以顺适其意。

久之,荆卿未有行意。秦将王翦破赵,虏赵王(名迁),尽收其地,进兵北略(掠)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惧,乃请荆卿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则虽欲长侍足下,岂可得哉!”荆卿曰:“微(无,没有)太子言,臣愿得谒(报告)之。今行而无信(取信于人的条件),则秦未可亲(亲近,接近)也。夫樊将军,秦王购之(悬赏缉拿)金千斤,邑万家(万户之邑一个)。诚能得樊将军首,与督亢(在今河北省涿县、定兴、新城、固安一带)之地图献秦王,秦王必说(同“悦”)见臣,臣乃得有以报太子。”太子曰:“樊将军以穷困来归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伤长者之意,愿足下更虑之。”

荆轲知太子不忍,乃遂(于是就)私(暗中)见樊於期曰:“秦之遇(对待)将军,可谓深(苛刻)

矣！父母宗族皆为戮没（杀害或充当官府的奴婢），今闻购将军之首，金千斤，邑万家，将奈何？”樊将军仰天太息（长叹）流涕曰：“吾每念常痛于骨髓，顾（但）计不知所出耳！”轲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国之患，而报将军之仇者，何如？”樊於期乃前曰：“为之奈何？”荆轲曰：“愿得将军之首献秦，秦王必喜而善见（亲自接见）臣，臣左手把（拉住）其袖，而右手搃（振 zhèn，刺）其胸，然则将军之仇报，而燕国见陵之耻除矣！将军岂有意乎？”樊於期偏袒（褪衣露出一臂）扼腕（掐住腕部，表示悲愤）而进曰：“此臣日夜切齿腐心（伤心）也，乃今得闻教。”遂自刎。

太子闻之，驰往，伏尸而哭，极哀。既已，无可奈何，乃遂收盛樊於期之首，函封（装匣密封）之。

于是，太子预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赵人徐夫人（姓徐名夫人）之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药淬（翠 cuì， 锻）之，以试人，血濡（如 rú）缕（沾湿一线），人无不立死者。乃为装（置办行装）遣荆轲。

燕国有勇士秦武阳，年十三，杀人，人不敢与忤视（逆视，表示反抗）。乃令秦武阳为副（副使）。荆轲有所待，欲与俱。其人居远未来，而为留待（稍等）。顷之（过了几天），未发。太子迟

之(嫌他迟迟不出发),疑其改悔,乃复请之曰:“日以尽矣(日子不多了),荆卿岂无意哉?丹请先遣秦武阳。”荆轲怒,叱太子曰:“今日往而不反(只是去拚死)者,竖子(愚蠢的人)也!今提一匕首入不测之强秦,仆(古代男子自我谦称)所以留者,待吾客与俱(同道)。今太子迟之,请辞决矣!”遂发。

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祭祀路神。引申为饯行)取道(上路)。高渐离击筑(竹zhú,弦乐器),荆轲和而歌,为变徵(纸zhǐ)之声(徵声的变音,很凄厉),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风萧萧(风声,草木摇落声)兮(西xī,相当于“啊”)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chēn)目(睁大眼睛),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遂就车而去,终已不顾(始终连头也不回)。

既至秦,持千金之资币物,厚遗(畏wèi,赠子)秦王宠臣中庶子(宫中官名)蒙嘉。嘉为先言于秦王曰:“燕王诚振(同“震”)怖(十分恐惧)大王之威,不敢兴兵以逆(反抗)军吏,愿举国为内臣(朝臣,属官),比诸侯(附属国)之列,给(供,完成)贡职(进贡任务)如郡县,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庙。恐惧不敢自陈,谨斩樊於期头,及献燕之督亢之

地图，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派遣使者）以闻（上报）大王。唯大王命之（绝对听从大王的命令。唯，独）。”

秦王闻之，大喜。乃朝服，设九宾（百官会集的大典），见燕使者咸阳宫（秦宫名。咸阳，秦京城，在今陕西省长安西北）。

荆轲奉樊於期头函，而秦武阳奉地图匣，以次进。至陛（币 bì，宫殿台阶），秦武阳色变振恐，群臣怪之。荆轲顾笑武阳（回头对秦武阳笑笑），前为谢（替秦武阳谢罪）曰：“北蛮夷（北方落后民族）之鄙人（鄙俗的人），未尝见天子，故振慑（吓得发抖）。愿大王少（稍）假借（宽恕）之，使得毕使（完成使命）于前。”秦王谓轲曰：“起取武阳所持图。”轲既取图奉之，秦王发（打开）图，图穷而匕首见（现）。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 揕（振 zhèn，刺）之。未至身，秦王惊，自引（退，却）而起，袖绝（断）；拔剑，剑长，操（执）其室（剑鞘）。时惶急，剑坚（梗住），故不可立拔。荆轲逐秦王，秦王环柱而走。群臣惊愕，卒（同“猝”）起不意，尽失其度（常态）。而秦法（法令）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武器）；诸郎中（警卫宫廷的武官）执兵，皆陈（排列）殿下，非有诏不得上。方急时，不及召下兵（殿下卫兵），以故荆轲逐秦王，

而卒惶急无以击轲，而乃以手共搏(击)之。是时侍医(御医)夏无且(主 zhǔ)，以其所奉(捧)药囊提(投掷)轲。秦王方环柱走，卒惶急不知所为，左右乃曰：“王负剑(将剑推到背后往上抽出)！”王负剑，遂拔以击荆轲，断其股。荆轲废(残)，乃引其匕首以提秦王，不中，中柱。秦王复击轲，轲被八创。轲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两脚伸直坐在地上，形如畚箕)以骂曰：“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活逼)之，必得约契(凭据)以报太子也。”左右既前斩荆轲，秦王目眩良久。

既而论功赏群臣及当坐(该受处罚)者，各有差(分别等级)；而赐夏无且黄金二百镒，曰：“无且爱我，乃以药囊提荆轲也。”

于是，秦大怒燕，益发兵诣(意 yì 到)赵，诏王翦军以伐燕。十月而拔燕蓟(计 ji)城(在今北京城西南角)。燕王喜、太子丹等皆率其精兵东保于辽东。秦将李信追击燕王，王急，用代王嘉(秦灭赵，赵国臣子立赵公子嘉于代，称代王)计，杀太子丹，欲(将)献之秦。秦复进兵攻之，五岁而卒灭燕，而虏燕王喜。秦兼天下。

其后，荆轲客高渐离以击筑见秦皇帝(已经统一，改号“皇帝”)，而以筑击秦皇帝，为燕报仇，不中而死。

【译文】

在秦国做人质的燕国太子丹，逃了回来。他看到秦国将要并吞六国，军队已经逼近易水，怕大祸临头，心里很忧愁，便对太傅鞠武说：“燕秦势不两立，希望先生千万给想个办法！”鞠武回答说：“秦国到处扩展地盘，用武力威胁韩、魏、赵诸国，易水北面的地方，都很难保得住。岂能因为怨恨秦国对你的欺侮，就去触犯它呢！”太子说：“那末该怎么办呢？”太傅说：“让我回去再考虑考虑吧。”

过了一些时候，樊将军从秦国逃亡到燕国，太子丹接纳了他。太傅鞠武劝告太子说：“这样做不好！秦王这样暴虐，一直跟燕国有仇恨，这已经够叫人害怕的了，更不要说知道樊将军在这里呢。这好象把肉丢在饿虎所经过的路上，灾难就不可挽救了。即使有管仲和晏子这样有才能的人，也拿不出好办法来。希望太子赶快打发樊将军到匈奴去，好杜绝人家的借口。请西面结交韩、赵、魏，南面联合齐国、楚国，北面同匈奴国王讲和，然后就可想办法对付了。”太子丹说：“先生的计策，得花费很长时日，我心里烦闷纷乱得很，恐怕一刻也等不及了。再说，事情还不只是这一件。樊将军处境困难，无处安身，投奔到我这里来，我无论如何不能因为强暴的秦国所迫，就抛弃我所同情的朋友，把他送到匈奴去。这正是我拚命的时候了，希望先生再想想看。”鞠武说：“燕国

有个叫田光先生的人，见识精到，思虑深远，可以去同他商量。”太子说：“我想通过您跟田先生交往，可以吗？”鞠武说：“一定照办。”

鞠武出来会见田光，告知太子要同他商量国家大事。田光说：“遵命。”于是就到太子那里去。

太子跪着上前迎接，侧着身子缓步给他引路，跪下来替他掸座位。田光坐定了，两边没有人，太子就离开自己的座位向田光请教道：“燕秦两国势不两立，希望先生给想个计策。”田光说：“我听说过，好马在年轻力壮的时候，一天能跑一千里路；等到它衰老了，劣马也能跑在它的前头。现在太子听说的是我年富力强时候的情形，而不知道我的精力已经消耗光了。虽然这样，我不敢因此耽误国家大事。我的好友荆轲，是可以完成这个使命的。”太子说：“我希望通过先生能够跟荆轲交往，可以吗？”田光说：“一定照办。”当即立起，走了出去。太子送他到门口，郑重地叮嘱说：“我刚才所告诉的，你所讲的，都是国家大事啊，希望先生不要泄漏出去！”田光低着头笑了笑，说：“知道了。”

田光弯腰屈背地去见荆轲，说道：“我和你要好，燕国没有一个不知道的。现在太子只知道我年轻力壮时候的情形，不知道我的身体已经不及从前了。荣幸地蒙他指示我说：‘燕秦两国势不两立，希望先生给出个主意。’我不敢把自己当作外人，已经把你介绍给太子了，希望你进宫去见太子。”荆轲说：

“遵命。”田光说：“我知道一个品德高尚的人的所作所为，不会使人怀疑的。现在太子郑重地叮嘱我说：‘我们所说的是国家大事，希望先生不要泄漏出去！’这是太子在怀疑我了。一个人的行为引起别人的怀疑，就不是有骨气、讲侠义的人。”他想用自杀来激励荆轲，说：“希望你马上去见太子，说我已经死了，表明我不会把国家大事泄漏出去。”说完就割颈自杀了。

于是荆轲去见太子，说田光已经死了，表明他没有把话说出去。太子拜了两拜，流着眼泪，跪着向前。过了一会儿，然后说道：“我所以请求田先生不要把话说出去，是想把这件大事办成功；现在田先生用死来表明没有把话说出去，难道是我的本意么？”

荆轲坐定了，太子离开座位，叩头说道：“田先生不知道我是个没有才能的人，今天屈驾光临，愿意对我进行开导，这是老天爷怜悯燕国，不抛弃他的子孙啊。现在秦国非常贪得无厌，不把天下的土地并吞，使各国的君王向他称臣，他是不会罢手的。秦国已经俘虏了韩王，把他的土地都占领了；又派兵去打南面的楚国，进攻北面的赵国。王翦率领了几十万大军，逼近漳水、邺地一带，而李信又出兵太原、云中，赵国不能抵抗秦国，一定会投降。赵国一投降，大祸就降到燕国来了。燕国很弱小，屡次被战争拖得很苦，估计现在即使动员全国的力量，也抵挡不了秦国。各国都屈服于秦国，不敢采取‘合纵’的政策。我私下打算，如果能够得到天下的勇士，出使到秦国

去，用重利去引诱他们，秦王贪图厚礼，一定能够实现我们的愿望。如果能够当面要挟秦王，迫使他全部退回从各国侵占去的土地，象曹沫在会盟时胁迫齐桓公退回所占的鲁国领土那样，那就太好了！如果他不答应，就把他杀掉。他们的大将掌握着重兵都在国外，国内大乱了起来，上下就会互相猜疑。我们乘机离间各国，各国联合起来抗秦，就一定能够打败秦国。这是我最大的愿望，但不知道把这个使命托付给谁，只希望你给想想办法看。”

过了好久，荆轲才说道：“这是国家大事，我的才能低劣，恐怕不能胜任。”太子走向前去叩着头，坚决请他不要推辞。荆轲这才答应。

于是，太子把荆轲作为享受优越待遇的高级客卿来看待，安排他住在上等宾馆里，每天都上门去问候，供给高贵的饮食品，备办珍奇的东西，隔些日子就送上车马和美女，尽量满足荆轲的欲望，好使他称心如意。

日子久了，荆轲还没有动身的意思。这时秦国大将王翦已经攻破赵国，俘虏了赵王，把他的领土都占领了，还进兵北面，并吞土地，一直推进到燕国南部地界。太子丹非常害怕，就向荆轲请求说：“秦国军队早晚要渡过易水来了，我虽然想长久侍候你，可是哪里办得到啊！”荆轲说道：“即使您不提起这件事，我也正想来向您报告。现在我动身到秦国去，如果不带着可以使人信任的东西，那末秦王还是接近

不了的。樊将军这个人啊，秦王为了缉拿他，愿意出一千斤黄金和一万户封地的赏格。如果能够得到樊将军的头和燕国督亢的地图，献给秦王，秦王一定会高兴地接见我，这样我就有报答太子的机会了。”太子说道：“樊将军因为走投无路才来投奔我的，我不忍心因为自己的事情，使一位可尊敬的人伤心，请你另想别的办法吧。”

荆轲知道太子心有不忍，于是单独去见樊於期，对他说道：“秦国对待将军，真可以说是苛刻残酷啦！你的父母和宗族都被杀掉，有的成了奴婢，现在听说要用一千斤黄金和一万户封地来购买将军的头，怎么办好呢？”樊将军仰头叹了一口气，流着眼泪说道：“我每次想起这件事情，真是痛恨到极点，只是想不出报仇的办法啊！”荆轲说道：“现在我有一句话，可以解救燕国的患难，又可以替将军报仇，你看怎么样？”

樊於期走近一步，说道：“你想出什么好计策啊！”荆轲说：“我想得到将军的头，献给秦国去，秦王一定很高兴，会亲自接见我；那时我左手拉住他的袖子，顺手用匕首猛刺他的胸膛。这样，将军的仇可以报了，燕国遭侵略受欺凌的耻辱也就洗雪了。将军可有让我这样做的意思么？”樊於期褪下一边的衣服，露出臂膀，用另一只手握着手腕，走近一步，激动地说：“对于秦王的暴行，我日夜切齿痛恨，今天总算得到了你的指教！”说完就自杀了。

太子听到这个消息，马上赶了去，伏在樊於期的尸体上痛哭，非常伤心。但是事情已无法挽回了，于是就把樊於期的头装在一个匣子里封好。

太子丹已经预先在各地访求最锋利的匕首，终于访到赵国有个叫徐夫人的人有一把匕首，于是不惜百金重价将它买了来，并叫工匠用毒药进行煮锻。经过试验，人只要一碰着刀锋，流出一丝儿血，没有不马上死亡的。这时候就派人置办行装，打算送荆轲动身。

燕国有一个勇士叫做秦武阳，十三岁，杀过人，没人敢碰他。太子丹就派他做荆轲的副手。荆轲要等一个人，想同他一起去。那人住得远，还没有来，因此要稍等一下。过了几天，还未动身。太子嫌他拖延时日，怀疑他反悔了，就再去告诉他说：“日子不多了，您难道不打算去了？让我先派秦武阳去吧。”荆轲听了很生气，大声地对太子说：“光是去拚死，完不成使命，这是愚蠢的人！现在拿了一把匕首，到凶险难料的秦国去，是不行的。我所以暂时住在这里，是要等我的朋友一起去。现在你认为我拖延时间，那就让我告辞吧！”荆轲就此动身了。

太子丹和门客们知道了，都穿了白衣，戴上白帽，给荆轲送行。到了易水边上，行过告别礼，就要出发。这时，高渐离敲着筑，荆轲随着筑声唱起歌来，声调悲壮凄凉，人们听了都感动得掉下了热泪。荆轲又上前唱道：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筑声接着发出慷慨激昂的声调，人们听了都感到非常激动，连头发都竖了起来。于是荆轲就上车走了，始终连头也不回。

荆轲到了秦国以后，拿了价值一千斤黄金的厚礼，特地送给秦王的宠臣中庶子蒙嘉。蒙嘉替他先在秦王面前说道：“燕王确实被大王的威势所震动，十分害怕，不敢出兵抵抗秦国大军，情愿全国投降，做大王的臣子，跟别的国家一起，按照郡县的规定纳税当差，只求保全祖先宗庙的祭祀。他心里很害怕，不敢当面向大王陈述，因而斩了樊於期的头，并献上燕国督亢的地图，慎重地将这些东西封在匣中，亲自拜送庭前，让使者来向大王报告。现在听候大王吩咐。”

秦王听了非常高兴，就穿了上朝的衣服，用邦交上最隆重的仪式，在咸阳宫里接见燕国的使臣。

荆轲捧着装樊於期头的匣子，秦武阳捧着装地图的匣子，按照次序前进。走到宫殿台阶上，秦武阳由于害怕，脸色突变，浑身发抖，一班臣子都奇怪起来。荆轲回头对秦武阳笑笑，上前替他谢罪说：“北方荒僻地区没有见过世面的人，从来没有看到过天子，所以吓得发抖。请求大王稍微原谅他一下，让他能够在大王面前完成使命。”

秦王对荆轲说道：“去把秦武阳的地图拿过来。”

荆轲拿过地图，把它献上，秦王把卷着的地图渐渐展开，当地图完全展开时，暗藏其中的匕首暴露了出来。荆轲立即用左手抓住秦王的衣袖，右手握住匕首往他刺去。眼看匕首将要落到身上，秦王大吃一惊，抽身直跳起来，袖子给扯断了。秦王动手去拔剑，由于剑太长，只抓住剑鞘。这时候，心慌意乱，剑又套得很紧，一下子拔不出来。荆轲追赶着秦王，秦王绕着柱子逃跑。官员们都惊慌万状，因为事情发生得很突然，意想不到，大家都乱了套。按照秦国的法令，臣子们在殿上事奉的时候，不准携带任何武器；拿着武器警卫宫廷的武官们，都排列在殿下，没有皇帝的命令，不得上殿。在这紧急的时候，秦王来不及下命令召集下面带武器的警卫人员，因此荆轲才能追赶秦王。大臣们惊慌失措，没有东西可以击刺荆轲，只好用手跟他搏斗。这时，随从的御医夏无且用他捧着的药袋，向荆轲掷去。秦王正环绕着柱子逃跑，由于心里很惊慌，急得不知怎么才好，两旁的人喊道：“大王快把剑推后一把！”秦王听了把剑往后一推，就拔出剑来，向荆轲砍去，一下砍断了他的大腿。荆轲残废了，不能行动，就举起匕首投击秦王，没有击中，掷在铜柱上。秦王又用剑砍荆轲，荆轲被砍伤八处。荆轲自己知道使命完不成了，靠着柱子大笑起来，然后两脚伸开象畚箕一样坐在地上，大骂道：“事情没有成功，是因为我想把你捉住，逼你订立退还侵占土地的盟约，拿来回报我们的太子

啊！”两旁的人立即跑上去把荆轲杀死，秦王眼花了好久。

事后评定功劳，赏赐有功的官员以及犯法该受处罚的人，都根据情况，分别对待。秦王赐给夏无且黄金二百五十斤，说道：“无且爱护我，所以用药袋投击荆轲啊。”

这样一来，秦国对燕国更加恼怒，于是增派军队到赵国去，命令王翦带兵去讨伐燕国。经过十个月，攻下了燕国的都城蓟城。燕王喜和太子丹等都率领精兵到东面去保卫辽东。秦国大将李信追赶攻打燕王，燕王急了，就采用代王嘉的计策，把太子丹杀了，要把他献给秦国。秦王仍旧派兵攻打燕国，过了五年，终于消灭了燕国，把燕王喜俘虏了去。秦王并吞了各国。

后来，荆轲的朋友高渐离，利用击筑的机会接近秦始皇，用筑投击秦始皇，替燕国报仇，没有打中，自己也因此身亡。

墨子救宋

本文选自《宋策》“公输般为楚设机”篇。

墨子，名翟，鲁国人（一说宋国人），是战国初期的大思想家，“墨家”的创始人。今存《墨子》一书，为墨子的门徒所编，是代表墨子和后期墨家思想的。墨子从小生产者的利益出发，认为只要有贤能就应当举用；原来富贵的，无贤无能，就得降为贫贱。提倡“兼爱”，反对宿命论。对于那些侵略别国的战争，他表示痛恨。他是实干家，比较接近人民。他当过木匠，造过车子和守城器械，传说他还会做木制的飞鸟，其技术与当时有名的巧匠公输般（也称鲁班、鲁般或公输子）齐名。

墨子劝止公输般为楚国制造云梯攻宋一事说明，在那战争频仍、民生困苦的岁月里，他不仅从理论上宣传“非攻”，而且从实际行动方面表现出来。这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

【原文】

公输（复姓）般为楚设机（设计制造各种器械），将以攻宋。墨子闻之，百舍（三十里为一舍）重革（脚底走得结起厚茧），往见公输般，谓之曰：“吾自

宋闻子，吾欲藉(借)子杀王(指宋王)。”

公输般曰：“吾义固(必)不杀王！”

墨子曰：“闻公为云梯(高梯，攻城器械)，将以攻宋。宋何罪之有？义不杀王而攻国，是不杀少而杀众。敢问攻宋何义也？”

公输般服焉，请见之王(楚王)。

墨子见楚王曰：“今有人于此，舍(弃)其文轩(华丽的车子)，邻有弊舆(同“敝”)舆(破车)，而欲窃之；舍其锦绣，邻有短褐(树 shù)褐(粗布短袄)，而欲窃之；舍其梁肉(精美的饭菜)，邻有糟糠，而欲窃之。此为何若人(什么样的人)也？”

王曰：“必为有窃疾(偷窃病)矣！”

墨子曰：“荆(楚国)之地方五千里，宋之地方五百里，此犹文轩之与弊舆也。荆有云梦(大泽名)，犀(西 xī，犀牛)兕(四 sì，兽名)麋鹿盈(充满)之，江(长江)汉(汉水)鱼鼈鼉(元 yuán，大头鼈)鼉(驼 tuó，鳄鱼的一种，俗称“猪婆龙”)为天下饶(高产)。宋所谓无雉(野鸡)兔鮒鱼者也。此犹梁肉与糟糠也。荆有长松、文梓、(纹理致密的梓树)、榿(piān，黄榿木)、楠、豫章(樟木)。宋无长木。此犹锦绣之与短褐也。臣以王吏之攻宋，为与此同类也。”

王曰：“善哉！请(愿)无攻宋。”

【译文】

公输般为楚国制造军用器械，将要去攻打宋国。墨子听到了，走了几千里路，脚底跑起了老茧，赶去见公输般，对他说道：“我在宋国就听到你的大名，很想仰仗大力把宋王杀掉。”

公输般说：“我是讲道义的，决不杀国君！”

墨子说道：“听说你在制造云梯，将要去攻打宋国。宋国有什么罪呀？你讲道义，不杀国君，却去攻人之国，这是不杀少而杀多呀！请问你攻打宋国是什么道理？”

公输般被说服了，于是邀请他跟楚王相见。

墨子见了楚王，说道：“现在有这么一个人，不坐自己的华丽马车，而想偷邻居的破烂车子；不穿自己的锦绣衣裳，而想偷邻居的粗布短袄；不吃自己的精美膳食，而想偷邻居的糠饼。这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楚王说：“那准是犯偷窃病的。”

墨子道：“楚国方圆五千里，宋国只有五百里，就象华丽的车子同破车一样。楚国有云梦这样的好地方，犀、兕、麋、鹿之类珍贵动物，到处都是；长江、汉水的鱼、鳖、鼃、鼉一类水产，天下最多。宋国连雉、兔、鲫鱼都不产，这就象精致的饭菜同糠饼一样。楚国森林面积广大，有长松、文梓、榿、楠、豫章等名贵木材，宋国不产任何一种较好的木材，这就象锦绣衣裳同粗布短袄一样。我以为大王的臣下要攻打宋

国，跟那些犯‘偷窃病’的人正是一类啊。”

楚王说：“说得好！我不打宋国了。”

卫人迎新妇

本文选自《卫策》“卫人迎新妇”篇。

这是个饶有兴味的小故事。新娘子说的一些话，句句是对的，但夫家的人却笑她。因为按照旧俗，新娘子初入门，是不好随便开口的。其实，新来乍到的人，对周围环境往往有一种新鲜感觉，能够提出一些中肯的意见。新娘子既入夫家，时时处处关心家里的事情，表现出当家作主的负责精神，这原是很可宝贵的，但她反而遭人取笑，可见要破除旧习俗是并不那么容易的。

从另外一个角度还可得到这样的启发：说话要注意适当的时机和场合，才能取得好的效果。

【原文】

卫人迎新妇。妇上车，问：“驂马（帮套的马，即车辕左右两旁的两匹马），谁马也？”御（赶车的）曰：“借之。”新妇谓仆曰：“拊（抚，爱）驂，无答（痴 chī，鞭打）服（车辕正中出力的两匹马）。”

车至门，扶（搀扶下车），教送母（伴娘）：“灭灶，将失火。”

入室见白，曰：“徙之牖（友 yǒu，窗）下，妨往



“把它搬到窗下去，摆在这儿会妨碍来往走路！”

来者。”

主人笑之。

此三言者，皆要（重要，切要）言也，然而不免为笑（为人所笑）者，蚤（同“早”）晚之时失也。

【译文】

卫国有个新媳妇。那新娘子上了车，就问赶车的：“这两匹帮套的马是谁的呀？”赶车的答道：“借来的。”新娘子听了，吩咐说：“要好好照料这两匹借来的马，也不要随便鞭打中间自家的马！”

车子到了夫家门口，她刚被搀扶下车，就告诉伴娘说：“去把灶膛里的火熄灭掉，不然要失火的呀！”

当她走进院子时，看到路口摆着一只石臼，便说：“把它搬到窗下去，摆在这儿会妨碍来往走路！”

夫家的人听了，都不禁失笑。

其实，新娘子说的三句话都是要紧话。人们之所以取笑她，是因为当时还不是她说这样的话的时候呀。

